中國地學會

地學雜誌

第十二年 第五期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再版

投稿簡章

(一)本社以研究地學為宗旨素取學術公開態度如海內外同志惠寄宏文巨製不論為會員與非會員一律歡迎

(二)本雜誌重要門類如論叢雜俎(內稿外稿)說郛等欄皆可投稿者有對於地理[illegible]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暨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程記海記風土記等以及國內遊歷之地及南洋羣島地理上之實地調查均所歡迎

(三)來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加以批評均可或筆記名人關於論地學之演等文體不拘惟須記載確實明暢通達過於粗濫及冗泛者不錄

(四)來稿望繕寫清楚標點明白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並寄原文或詳示原著人姓名及原書題目篇頁以便核對

(五)來稿登載者由本社酌其價值酌予報酬(現金或本雜誌)其例如左

甲撰稿每篇在五千字以上者贈現洋五元至十元一萬字以上照加譯稿以千字計算每千字贈現洋一元至二元

乙無論撰稿譯稿本社認為無酬現金之必要者均酌贈雜誌

(六)登載之稿應酬現金或本雜誌若干期均由本社酌定惟一經登錄版權即歸本社所有若著作人欲保留版權者須預先聲明另議酬報至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七)來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行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欲退還原稿者請於寄稿時預告

(八)來稿請逕寄北平北海拆城中國地學會稿件部收

(九)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illegible]）[illegible]

（八）[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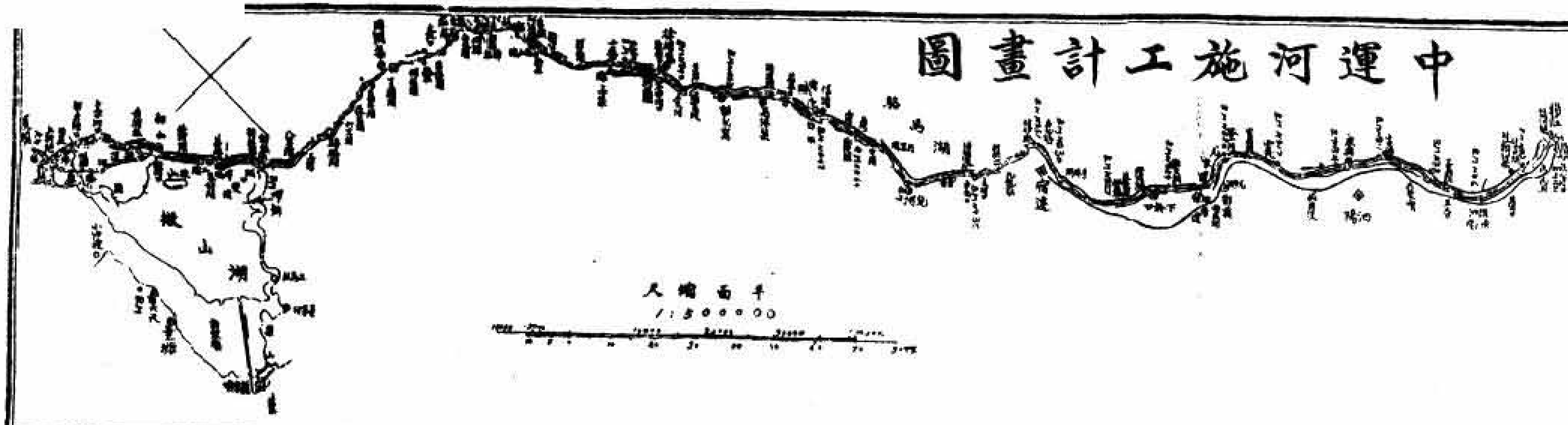
第十二年第五期地學雜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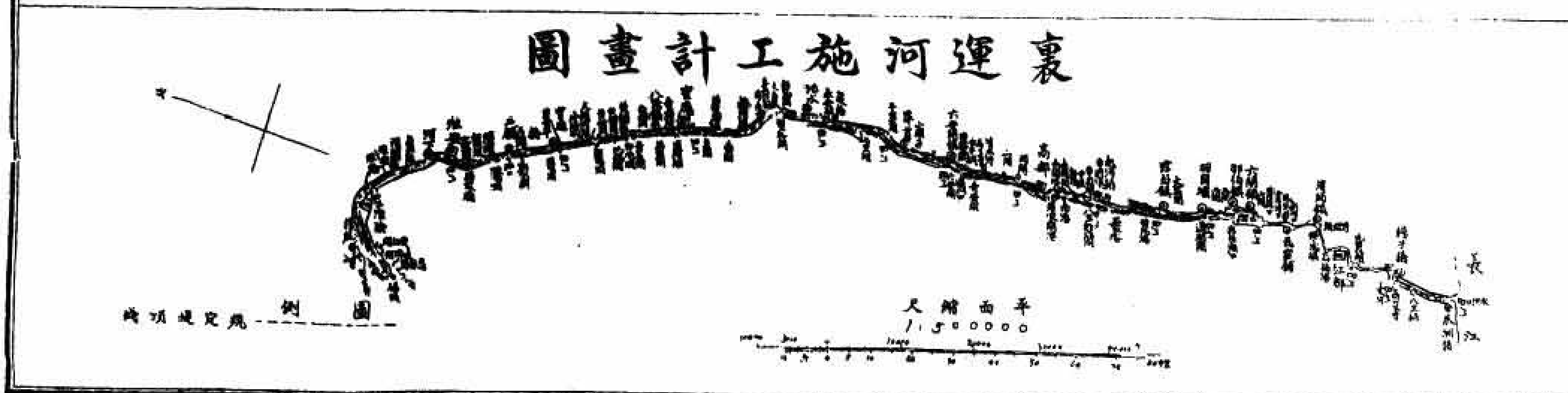
圖蹟
中裏運河施工計畫圖
論叢
地震之研究(續) 存吾
雜俎
(內編)
黃河記略 王炳煥
隴蘇長途記 高文蔚
隴右紀行 石光煥
潮汕通訊 抱一
旅行採集記(續) 鍾觀光
(外編)
探檢南美洲開透大瀑布羅拉麥高原記 半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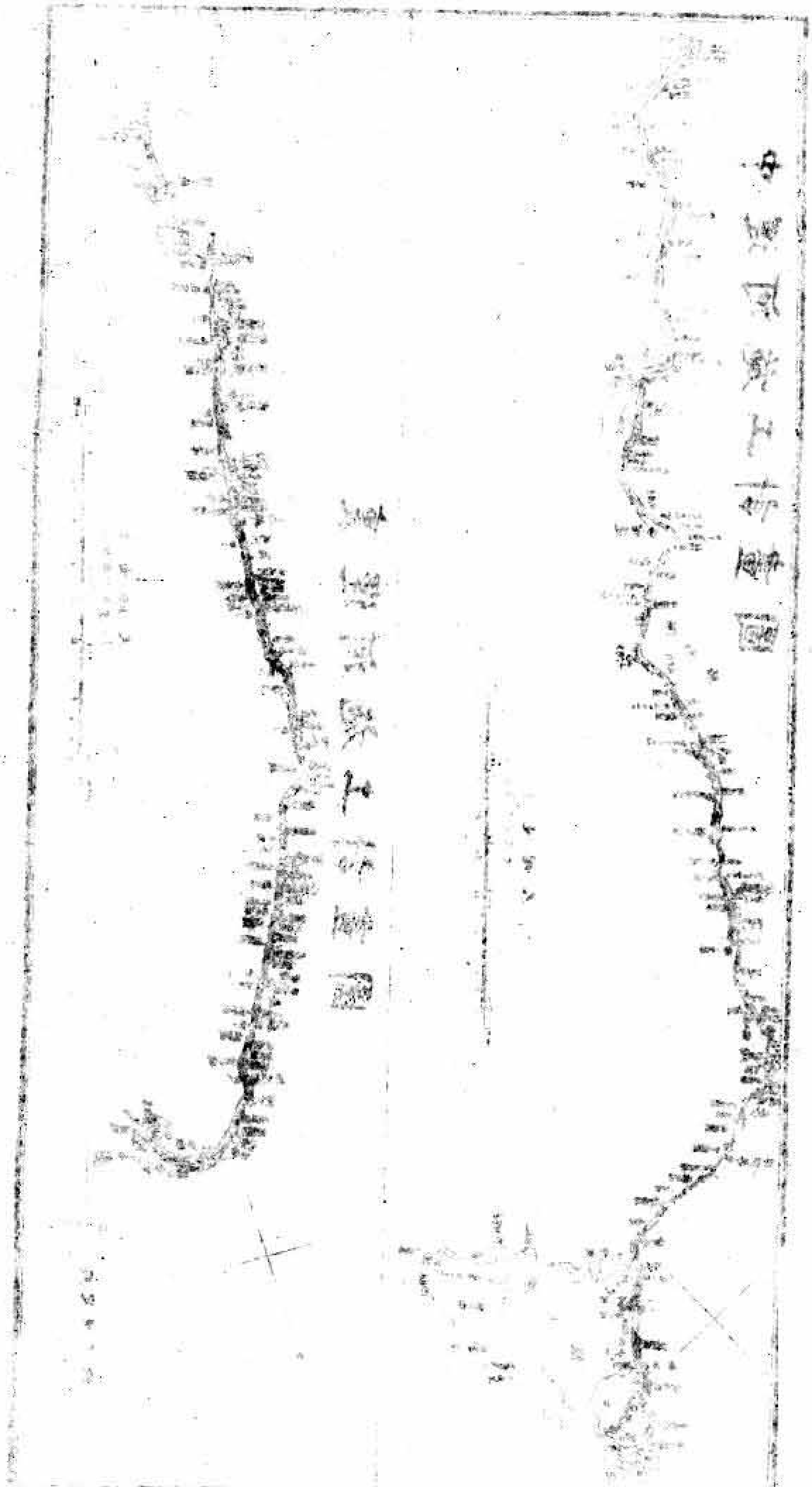
峇眼亞比利芭蚶遊記 海澄山人
何牙利戰後之新形勢 王迺漢
雅浦島之概狀 節錄
歐遊小記 熊遂
非洲大陸一夕談 寒煙

說郛

江北匪患之與交通答客問 固生
江北運河施工之計畫 節錄
京西翠眉山溫泉療養院記序附溫泉小記 林傳甲
蒙疆戰事談 姜梅塢
印度通訊 許丹
錫蘭島詳誌 雷伯倫
大人國小人國長人國皆在今美洲說 丁錫田
本會紀事


中運河施工計畫圖
駱馬湖
微山湖
平面縮尺
1:500000


裏運河施工計畫圖
平面縮尺
1:500000
圖例
規定堤頂綫



論叢

▲地震之研究

地震之科學的解釋與念四史五行志中之地震觀—

存吾

三　念四史五行志中所載地震述要

念四史有五行志者、計十三家。即1漢書五行志 2後漢書五行志 3晉書五行志 4宋書五行志 5南齊書五行志 6隋書五行志 7新唐書五行志 8舊唐書五行志 9舊五代史五行志 10宋史五行志 11金史五行志 12元史五行志 13明史五行志是也。地震在五行志中、屬於「土」之一部。而附會人事者、則謂地震之發生、非姦人弄政、即外寇來侵。其詳將於下概評中專述之。茲畧舉五行志所載地震概況、以作「統計的觀察」之根據、敘述之法、略分四部。1時代述一代記地震年月之起訖、在民國紀元前若干年。2地震次數統計一代之地震、共若干次、就中大地震有幾、餘震若干。3地震災況述因地震所生之災況如何。損失之程度如何。4畧舉當時、記載地震之態度而加以簡單之批評。

1　漢書五行志　共五卷。班固作。原書爲前漢書卷二十七上、二十七中之上、二十

七中之下、二十七下之上、二十七下之下、五卷。地震見卷二十七下之上中。

時代 約始於民國紀元前二千六百九十一年、止於民國紀元前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即始於周幽王二年、訖於漢成帝河平三年。約計七百五十三年。吾國歷史上之紀年、漢以前異說紛紜、難以憑信。雖周代共和以後之紀年、視共和以前之紀年、較爲確實、而亦彼此異說、言人人殊。茲依商務印書館之世界大事年表、參照陳伯弢先生所著紀年編以爲準則、間有所得、則據原書而糾正之。愚見於吾國歷史上之紀年、主張用民國紀元前若干年。而不主單用西歷。所以便國人研究本國歷史之易於瞭然也。

次數 地震次數只有十三次。屬於周代者六、屬於漢代者七。大地震三次、大地震後、餘震兩次。

災況 民國紀元前二一〇四年、1漢惠帝二年正月隴西（甘肅蘭山道治今狄道縣）地震。壓死四百餘家。二〇九七年——高后二年——武都（甘肅渭川道治今成縣西八十里）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迺止。一九八二年——

宣帝本始四年—地震、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而連續地震見於一九三七年—成帝河平三年—者、積二十一日凡一百二十四動。

概評 漢書記地震十二次、無一不稱引災異家言、如劉向、京房、董仲舒、輩之議論、以附會時政。而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下引伯陽甫之言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且為後代解釋地震發生者之根據。其附會之最可笑者、既以地震為政亂之預兆、同時。又以地震為政變之結果。如魯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君。吳敗中國殺二君』昭公之逐在二十四年、吳所敗者為楚國。無論平庸無為之昭公。迫於世卿之積威、而出奔、於自然界之變動—地震—不生關係。而春秋以楚為蠻夷、吳且為太伯之後。又安得以吳敗中國、致招地震為說耶？附會之無理、識見之陋劣、無大於是。雖然災異之學、為漢代之『時代思潮』其勢力之盛、足以左右當時之人心。歷史者、記時代之現狀者也。班固生當其時、對地震解釋、既無人持他種真確之見解、

亦祇有據實直書之而已矣。故曰：『劉向以爲金木水火沴土，』『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明史五行志有言：『孔子作春秋，紀異而說不書。彼劉董諸儒之學，頗近於術數機祥，本無足術。班氏創立此志，不得不詳其學之本源。而歷代之史，往往取前人數見之說，備列簡端，揆之義法，未知所處。』……則班氏非信災異之學者，觀於此當益信然也。

1 後漢書五行志 梁剡令劉昭補並注。共六卷。分五行一、五行二、五行三、五行四、五行五、五行六。（後漢書卷二十三卷至二十八）每卷之首、皆標舉細目，而地震詳見五行四之篇首。

時代 起自民國紀元前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止於民國紀元前一千七百十八年，計一百四十八年。即自光武建武二十二年起，至獻帝興平元年止。

次數 五十七次。就中大地震六次。又以一千八百零五年至一千七百八十六年間爲最多，計十九年間地震二十三次。（詳後表。）

災況 爲害最烈者，或地裂，壓殺人。（一八六六年南陽等地）或地圻裂，涌水，敗

壞城郭室屋壓殺人。（一七九三京都等地）或自秋至明年春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郭官寺民舍皆頓懸易處。（一七三二酒泉表氏）其地點多在河南•西部、甘肅•陝西一帶。

概評 後漢書補五行志解釋地震之見解、與漢書五行志畧同。謂地震與時政有關、多引緯書與災異家之言作附會之根據。計五十七次中、注明與時政有關係者十九次。或謂爲外患之預兆。（如建武二十二年地震、下云其後武谿蠻反、和帝永元五年隴西地震、何奴單于於除鞬叛。九年地震、羌犯塞、順帝永和三年地震、西羌入金城塞、爲涼州害。建康元年地震。獲羌校尉趙沖爲叛胡所殺之類。）或謂爲宦官宮人之亂政。（如和帝永元七年地震、鄭衆蔡倫用權、安帝建光元年地震、阿母聖及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專權之類。）或謂爲女主外戚之專權。（如和帝永元四年地震、竇太后及兄竇憲專權、安帝延光四年地震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用事之類）或謂罷免正人。（如安帝延光三年地震、以讒免楊震廢太子之類。）東漢宦官外戚、互相傾害、已成爲『此起彼伏』『彼伏此起』

之狀態。而宦官外戚爭權亂政之結果、當然爲交結宮女、排斥正人、與自然異之變動何與？在今日觀之、實無一駁之價值、惟同爲地震、後漢書與前漢書之附會時政、截然不同、則頗有注意之價值也。又後漢書五行志、爲梁劉昭補作、去前漢稍遠、附會時政之程度亦較輕、不如前漢書之偏信災異、於此亦可證『記事與時代之關係』。

3 晉書五行志　分上中下三卷、——自晉書卷二十七至卷二十九、——地震詳見下卷中。

時代　起民國紀元前一六八八年、止一四九八年、即起自吳孫權黃武四年、止晉義熙十年、計一百九十年。

次數　地震次數共八十次、大地震計十二次。

災況　地震最烈者、有聲如雷、屋瓦震落、雞雉鳴响、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湖瀆溢、水涌、城倒之類、皆爲籠統之撮要、而非詳細之記述。豈以交通不便、未能調查遂淡然以概括之辭記之耶。

概評　晉書成書在後、故於地震自義熙八年以前、全抄沈約宋書原文。其記地震附會時事者三十。於外寇爲亂、女生外戚專政外、又增添貴族亂政、（如八王之亂）權臣專權、（如桓溫專政）帝崩、廢太子、連歲兵役、叛臣、（如義熙五年地震明年盧循下之類）等而宦官宮人作亂、無一及之。蓋晉代遭時喪亂、有兵役叛臣而無宮人宦官之作亂、故附會者遂亦置彼而就此也。

4 宋書五行志　共五卷。原書自卷三十起。至卷三十四止。標目爲五行一、五行二、五行三、五行四、五行五。而地震居五行五中之一部。

時代　起民國紀元前一六八八年、止紀元前一四三五年。卽起吳孫權黃武四年、止宋廢帝元徽五年、計二百五十三年。見於宋代者、自宋文帝元嘉七年至元徽五年、計四十八年。

次數　共計九十七次。宋代四十八年、中約十次。

災況　見於宋代者、此十次之中、於大明六年、——民國紀元前一四五〇年、——爲烈。原文云『有聲自河北來、魯郡山搖地動、彭城（今銅山縣）女牆四百八十

丈墜落、室屋傾倒。兗州（今滋陽縣）地裂泉涌、二年不已。』其他有聲如雷者兩次。於此偶然之記載、亦可窺見當時災況之一斑矣。

概評 沈休文宋書各志中、記事立言多承陳壽三國志。蓋於紹前史之遺緒、保存自三國至宋代之典章也。故記地震雖歷二百五十三年、而宋代尚不及五分之一。晉書後成、其所記全抄自宋書。義熙八年以前之原文、與宋書相同、僅於晉武帝太始五年地震下『刪去叛虜寇秦涼、刺史胡烈、蘇愉並爲所害』一句而已。至其記載地震之態度、附會時政之淺陋、已於晉書下畧言之、不贅。

5 南齊書五行志　一卷。原書南齊書卷十九。

時代 起於民國紀元前一四一七年、止於一四一三年。即自明帝建武二年、至東昏侯永元元年。共五年。

次數 共三次。

災況 志文僅言某年某月地震。三次之中、兩次爲連震。(1)永元元年七月、地震、日夜十八震。(2)九月十九日地五震。未言被災情形。

概評 南齊書本陋略、而志又無足取。地震記載僅寥寥四十餘字、其簡略卽可想見。文從省略而亦未附會時政、可謂災異之學、歷久漸弊、至南齊時已漸有不能引人注意之趨勢矣。

6 隋書五行志 分上下兩卷。志第十七。原書卷二十二及卷二十三。地震標目爲『木金水火沴土』六字、在卷二十三之末、

時代 所載地震時日起自民國紀元前一四〇六年、止一三一〇年。卽自梁武帝天監五年、至隋文帝仁壽二年。共九十六年。隋代只二十二年。

次數 共十八次。隋代自開皇十四年、至仁壽二年、九年中只有兩次。

災況 爲害之烈者、只有一次。『後周建德二年、涼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此十八次中一次大地震、又爲涼州、亦陝甘多大地震之一例。

概評 隋書五行志序有云：『…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頗附六經、有足觀者。…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蓋深表同情於漢代災異學說者。其於每次地震

之下、皆附會時政時事、有自來矣。即此十八次地震中、除一二條以外、多未記地震災況、且多祇記地震二字、下即附會時事。亦可知其目光所注、在示警時事、而不在地震災況之若何也。

7 唐書舊唐書五行志　唐書五行志三卷。舊唐書五行志一卷。唐書載地震於第二卷中、(原書卷三十五)而舊唐書則載於第一卷之首。

時代　唐書起民國紀元前一二九三年、止一〇一六年。即自高祖武德二年、至昭宗乾寧二年。共二百七十七年。舊唐書起民國紀元前一二七四年、止一〇六三年。即自太宗貞觀十二年、至宣宗大中三年。共二百十一年。較新書短六十六年。

次數　新書記地震數目爲七十二次。舊書四十次。比較少三十二次。

災況　舊書五行志、記大地震八次、新書大地震十五次。舊書所記大地震之區域爲叢州、(今四川西昌縣)松州、(今四川松潘縣)秦州(今甘肅秦安縣)京師、(今陝西長安縣)金州、(今陝西安康縣)房州(今湖北房縣)河中、(今山西永濟縣)嶲州、(今四川西昌縣)振武、(今綏遠歸綏縣)天德、(今綏遠歸綏以東)

靈武、(今甘肅靈武縣)鹽州、(今陝西平樂縣)夏州。(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新書除上各地外、又有汾州、(今山西汾陽縣)絳州、(今山西新絳縣)并州、(今山西太原縣)酒泉、(今甘肅酒泉縣)晉州、(今山西臨汾縣)雄州、(今甘肅靈武縣西南)其災情最重者、為『山摧、壅汴水噴流。』『有聲如雷、壞廬舍壓殺人。』『隱隱有聲、折而復合、經時不止。』『壓死四千餘人。壞城壁、地裂涌水出、』『草樹皆搖、晝夜八十震。』『地陷三十里。屋瓦皆墜、戶扇有聲。』『地裂泉涌、泥出青色。』此集其著者言耳。其分別敘述、當另詳後表中。

概評

上列諸家五行志、記事格式、為分行記載、舊唐書新唐書以下、除金史外皆為連類記載。每一卷為一篇、此見於表面者也。其記事之眼光、舊書附會時事、與上舉各書相同。而新書則顯然持反對態度。其解釋五行之見解、視晉書隋書舊唐書宋書等為優。且間有明達之言。非一意步武前人者可比。其詳將於下章再述之。茲先畧舉一二、以見其概。其言曰: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自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然有時於推之而不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耶？……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而後世猶爲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唐書五行志序文。

此種解釋、與劉向、董仲舒輩之言、截然不同。故其記地震也、著其事實而削其『事應』在五行志中爲另開一嶄新之面目。而地震與各種自然界變動之見於念四史者、始少有研究之價值、而非專利用自然界之變動、以文飾迂說。故自唐書而後、地震之記載漸有統計價值之可言。而五行志中天變地異之議論紛紜、始足爲吾儕研究歷史上自然界變動之材料、而有以推想當時自然界現象與人類生活關係之概情。念四史五行志之價值其在此乎？惟當時科學未明、雖有人爲知災異之說之不當、而仍未能究知自然界之真象。唐書雖宣言不及『事應』、而高宗永徽元年、晉州地數震、下亦云『帝始封晉王、初即位、而地震、天下

將山帝而動搖之象也』。蓋亦未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爲古說所囿、而未能超然振拔耳。此蓋爲『時代』所限制也歟?

舊五代史五行志　五行志一卷。原書卷一百四十一。其編輯之法曰:『今故按五代之簡編、記五行之災沴、追爲此志以示將來。其於京房之舊說、劉向之緒言、則前史叙之詳矣。此不復引以爲證焉。』足徵洪範五行傳之言、各書反復稱引、在當時已爲庸碌之史官所厭惡。物極則反、後此唐書(成書在舊五代史後)金史、宋史、明史之戒附會而詳記事實、蓋亦有必然之趨勢矣。

時代　起民國紀元前九百八十八年、止九百五十九年。卽自後唐同光二年、至周廣德三年。共二十九年。

次數　凡八次大地震四次。

災況　大地震四次、均未言災況。只有『周廣德三年、魏(今直隸大名縣)邢(今直隸邢台縣)洺(今直隸永年縣)等州地震數日、凡十餘度、魏州尤甚。』餘僅言某地大地震、或某地地震若干次、度其勢當亦必有毀房屋、壓傷人之情形也。

概評　舊五代史本殘缺不完、又時值喪亂、故所記地震甚少。然廖廖短篇中、於長興二年太原地震二十餘次下、又詳引唐左補闕李詳之疏、張行成之奏言等、託古諷諫。(李詳之疏、詳見舊唐書五行志中) 於此一斑、亦可推想舊五代史五行志作者之態度之學識矣。

9　宋史五行志　分水上、水下、火上、火下、木、金、土、七篇。地震居土之中。

時代　起民國紀元前九百四十七年、(乾德二年) 止紀元前六百四十一年、(咸淳七年) 計三百零九年。

次數　共九十九次。大地震二十次。

災況　敘述地震區域災情狀況尚詳。當詳載後表中。

概評　地震雖云九十餘次、而缺略尚多。如志中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下云:『自後有司方競言祥瑞、郡國地震、多抑而不奏。故政和(徽宗)七年下詔曰:『熙河、環慶涇原路、地震經旬、城砦關堡、城壁樓櫓、官私廬舍、並皆摧塌。居民壓死傷甚衆。而有司不以聞、其遺官視之。』地震至驚動道君皇帝、於歌舞昇平中下詔

追問、可證宋史五行志記載不完、遺漏必多。

10 金史五行志　一卷。原書卷二十三。

時代　起民國紀元前七百七十五年、止六百八十五年。即自天會十五年、至哀宗正大四年。計九十年。

次數　共十五次。就中有可引人注意者一事。即金史五行志所記九十年中、地震之次數、與地點時日、比較宋史、有同有不同。同者有天會十五年、（民國紀元前七七五年）與宋紹興七年、同時均有地震之類是。其不同者如宋乾道四年、（七四四年）大地震、有聲如雷、屋瓦皆落。而同時爲金大定八年、反無地震之類是。當時宋金之國都、一在臨安、一在開封、邊境交錯、相距甚邇、而大地震當非僅限於一域者、隻字不載、可證其必有缺漏矣。

災況　災況稍著者、有以下數則。（1）『大定五年、京師地震、有聲自西北來。殷殷如雷、地生白毛』（2）『二十年（七三二年）京師地震、生黑白毛。』（3）『大安元年（七〇三年）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地震、有聲自西北來、戊戌夜又震、自此時

復震動浮山縣（今甘肅甘涼道境肅州府境）尤劇。城廓民居圮者十七八，死者凡二三千人。』(4)大安二年（七〇一年）『地大震、有聲殷殷然。六月七月至九月晦、其震不一。』5興定三年（六九三）『陝右黑風晝起，有聲如雷、頃之地大震。平涼（今甘肅平涼縣）鎮戎（甘肅鎮戎縣）德順尤甚。廬舍傾壓死者以萬計、雜畜倍之。』就此數者觀之、地震慘狀亦可概見。而大地震亦以陝甘爲最烈。正隆五年（七五二年）河東陝西地震、鎮戎德順等軍大風、壞廬舍、民多壓死。海陵問司天馬貴中等曰：『何爲地震？』貴中等曰：『伏陽逼陰所致。』又問『震而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以震。風爲號令、人君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云云。則又兼及解釋地震之問題、而當時君若臣對地震之態度、亦可見矣。

概評•

前史五行志之記地震也、皆於五行中『土』下、另一段述之。或以爲天災奇變、列於卷首。獨金史則否。記載體例、以編年爲主、每年分記災異於其下。其記事宗旨約如下述諸語。其言曰：『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野之說。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乃棄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於五常五

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爲例云。』宗旨雖未盡純、而對於五行附會之說、已公然持懷疑態度。經此一變、五行志之記載、雖漸脫『被災異學者利用』之樊籬、而漸有記載事實、足資後人研究之價值矣。

11 元史五行志　分爲志第三上、志第三下、兩卷。全書爲卷五十、卷五十一。

時代　明修元史、草率從事、二次始成。第一次在洪武二年、第二次在洪武三年。第一次成書時、於元順帝以後事蹟、多付闕如。嗣獲得順帝實錄即繼續重修。故五行志所載各種災異、雖兩次敍述。而年代相接、職此故也。1見於第五十卷中者、起於民國紀元前六百二十八年、訖五七九年。計四十九年。即自至元廿一年、至至順四年。（元統元年。）2見於卷五十一者起民國紀元前五七九年、止五四四年。即自元統元年至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計三十五年。共計八十四年。

次數　卷五十計五十三次。卷五十一、計五十九次。共一百一十二次。

災況　敍述尚詳。五十卷中所記大地震七次、五十一卷中大地震十次。

概評　元史五行志分兩段敘述、當時以急於蕆功、撰述急促、重出缺畧、不勝枚舉。此篇旣係兩次分作、而合成一志時、並未連接爲一。僅依續上例、重作一篇以附於上篇之後而已。遂致所記之事同、標目分類同、而不相銜接、各自成篇、其草率不亦甚耶？至記事宗旨、與金史大致相同。

12 **明史五行志**　五行志自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分爲五行一、五行二、五行三三卷。五行一專言關於『水』之災異、五行二言『火』『木』之災異。五行三言『金』『土』之災異、而地震卽附於『土』之中。

時代　起民國紀元前五百四十一年、止二百六十九年。卽自洪武四年、至崇禎十六年。共二百七十二年。

次數　共計三百零四次。大地震三十九次。地震爲災狀況、在念四史內比較尙爲完備。而連震餘震亦多。

概評　明史五行志記地震之事較詳、其各地被害狀況、亦擇要而存。不附會時政、只列舉災況、實統計歷史上旱乾水溢、怪事奇聞之好資料也。關於一般社會上

之奇事異聞、歷史家多不注意而不知以中國之大歷年之久奇聞正多而奇聞怪事亦社會情狀之一也。不當以奇聞而特別注意、又豈可以其爲奇聞而棄而不書？五行志記地震、凶年、大風、淫雨、爲研究本國地文學社會變遷史之好材料。而記蜚蛇、怪蟲、物類變異、亦可供博物學之參考、實不僅便後學之取材、念四史體裁偉大、無所不包、無事不記、亦史學界最完備之史書最奇特之記載也。倘能於分科專史之外、取念四史中正史之體例、略爲變更、不僅保存一時代之事實、實足以舉示前時代所有之現象於後人。明史五行志既不附會時政、且較各代詳實、殆所謂庸中佼佼者歟？

以上合計所載地震、自民國紀元前二千六百九十一年、—周幽二年—至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九年、共二千四百二十二年。地震共八百四十八次。而念四史五行志十三家中、所記之年月時期、則爲二千二百五十年。自西周至西漢、記載闕略、不可憑信。夫欲知西周迄春秋時政治學術之變遷、尚無可依之書籍、況五行志之以天變地異爲無爲之附會乎？然即以此闕略不全者言之、二千二百五十年中、地震達八百四十八次矣。以八百四十八

除二千二百五十、則平均每不足二年中、必有地震一次。此概括各代言之也。若僅就明史而論、二百七十二年中、地震三百零四次、計每八年約有地震九次。二百七十二年中、大地震三十九次、則每六年餘、必有大地震一次。夫歷史記事之詳畧、以時代之遠近爲比例。古籍年遠而難信、新書時近而易徵、考地震之見於吾國者、明史之記載、當較漢書等爲可信、可斷言也。今明史之記載已如此矣、則地震在吾國爲數之多、概可想見。而況官書以地震爲災異、只憑舊檔、不重調查、且亦無調查之可言、蒐集傳說、摭抄官報之多所遺漏耶？執此一談、則地震在吾國其影響於吾國人生活者、究何如？而頑可「人云亦云」信吾國爲『非地震區域』、任禍患之紛至沓來、坐委之天命、而毫不加一注意耶？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思患之貴預防也。思患預防、則禍患雖至、亦不能爲大害。於能防患之人。國人苟知地震在歷史上非罕見之事實、則利用經驗、以免除災患發生時之災害、非他人任矣。有識之士、觀於此篇、當亦知所先務、而思有以圖將來之綢繆也。

（未完）

▲▲▲雜俎內編

黃海紀略

王炳煥

我國位在東亞。瀕海而居。在山東東南江蘇之東者名黃海。我蘇省正瀕黃海。南部大江橫貫。水直東趨。北部則淤黃河在焉。黃流久已北徙。輪舟不便行駛。故商務不興。海防亦不注重。淤黃出海之口。淺灘最險。舟人呼為閻王弇。南北帆船往來。遠人不識灘道。遇風落灘。無不敗者。其沿岸舟行分南北二道。由淤黃出口。折而西北行。約十六七里為二汊口。（口寬約三丈）小舟遇風者。每藉此以下碇。又西北行約三十五六里為喻家套口。（口寬約十二三丈、）水勢頗寬。泊舟良便。匪徒被官軍追捕。陸地無可托足。往往刧獲海舟。（俗名拿船）倚此與二汊口為巢窟。故水上巡防隊。宜駐兵淤黃口。而游弋二汊與套子兩口。庶匪徒不至由海道逃逸。又西北行約六十里為灌河口。（口寬約百二三十丈）水勢寬深。輪舟可駛開。山如拳。在其口外。口外向南有沙一條。鉅岸十餘里。潮涸或碍舟行。蓋、至、此、口。已、越、漣、水、而、至、灌、雲、界、上。又西北行約六十里為埒子口。（口寬二三十丈）又西北行約六十里為門由口。（即臨游門口寬約二十里）東連西連兩島。對立海中。在雲台之北。又繞門山西

行約五十餘里爲臨洪口。(口寬六七十丈)又直北行約三十餘里爲溝口。(口寬二丈餘)蓋已入贛、榆、境矣。由溝口轉而直北。略偏東向。約三十餘里爲朱門口。(即朱蓬口)又東北行約九十餘里爲安東衛。(潞水口)已至江、蘇、與山東分界之處。又東北行約十餘里爲山嵐頭。山勢凸出海岸。又東北行約五六十里爲濤雒。又東北行約六七十里爲石臼所。又東北行約二十里爲王家灘。又東北行約七八十里爲陳家晴。又東北行約四五十里爲曹家溜。又東北行約四五十里爲靈山衛。又東北行約八十餘里爲青島膠州海灣。天然形勢。乃泊舟良港。海軍根據地無逾於此。惜歸日本之手。未知返璧何時。由青島東北行約五六十里爲沙子口。又東北行約三十餘里爲勞山。又北行偏東約百四五十里爲大小橋。又北行偏東約八九十里爲萊陽。其外海中有田橫島。又行偏北東約五十餘里爲海陽城。又轉而直東行約百六七十里爲羽山。(或曰乳山)東又行約七八十里。則到成山角矣。

由淤黃口南行約八十里爲雙洋口。又南行約八十里爲射湖口。水、略、寬、深。可、行、小、輪。其、南、已、至鹽、阜、分界處。又南行約四十里爲新陽口。又南行約四十里爲鬭龍口。由門龍對開而東。有東沙焉。潮落舟不得行。潮滿時、水深約丈餘。沙長二百餘里。其勢爲東北西南斜亘。西

南端連岸。岸上地名北檻。（檻去聲）東北端抵坎頭。（海水陡深之處）距岸約二百餘里（東沙中間有深槽一道、名曰陳門、截東沙爲兩段、槽寬十餘里、長八十餘里、往來舟行其中、）又南行越深槽（陳倫炯所謂沙行）兩條。（一爲小北槽、緊逼東沙、水深約四五丈、沙二三十里、一爲陳家塢、在小北槽之南、水深約五六丈、寬四十餘里、）約八九十里有毛竹沙。潮滿時水深約丈五尺。沙寬二三十里。長百餘里。其勢東西橫亘。東端至坎頭。西端約六十餘里至岸。又南越深槽一條。（名曰五港槽、水深五丈餘、寬三十餘里、在毛竹蔣家二沙之間、）約三四十里有蔣家沙。潮滿時水深丈餘。沙寬十餘里。長百五十里。其勢東西橫亘。東端至坎頭。西端至岸。岸上地名南檻。由此南行。近岸之處越深槽二條。（一爲黃沙洋、寬八九里、水深約六丈、一爲東陵港、寬百餘里、水深六丈餘、在黃沙洋之南、）約二百餘里有陳家沙。潮滿時水深丈餘。沙寬約七八里。長百餘里。其勢橫亘。東端畧偏南至坎頭。西端畧偏北至岸。岸上地名呂四。已至南通縣境。又南越深槽一條。（名呂四槽、寬四五十里、水深約五丈、）約五十餘里有五南沙。潮滿時水深丈七八尺。沙寬二三里。長二三十里。其勢東西橫亘。東端距坎頭約八九十里。西端至岸。岸上地名北匯。（昔日爲口岸、海舟出入、今已

淤塞爲陸、）又東南行至中匯口。（口寬約四五十里、）又折而西南行約三十餘里。過崇明而至南匯口。其南岸有燈塔。在常山之上。以便昏夜舟行出入。此航路大畧。得諸舟人鄭某口述者也。

試進言物產

一、魚。　大江淤黃兩口之東。距岸或二百餘里或不及二百里。至坎頭之深水。南北長八九百里。此一區中。爲蘇浙魯三省沿海漁人下網之處。頻年穀雨節後。爲粢魚行將卵育之期。大江淡水東流。與大海之鹹水攙合。粢魚樂在此中。雌雄相逐。恒來不失期。舟人及期而往。爭先恐後。列檣若林。緊網以待。取黃花魚者。自穀雨始。泊舟海中。（俗名登桁）兩信（潮最大時曰信）取之。頭信（十二日起至二十一日止、）取於東沙之南。二信（二十八日起至初四五日止、）取於蔣家沙之南。（上月初三下月十八爲潮水滿足之期、望潮一信較朔潮一信多二日、可以取魚、）遙網取者。不論潮信。由淤黃口南至蔣家沙。東開約二百餘里外。至坎頭之深水中。（俗名東洋取）期約二十餘日截止。魚爲鱗子馬膏。小滿時取黃花魚及遙網船合併一處。在東沙蔣家沙之間。（俗名南洋取）取至夏至而止。所取爲粢魚。

（俗名鰣子魚）小舟不敢下深水者。在門山之東。距岸不遠。（俗名西洋取）遙網取之魚。爲嘉雞馬齊。取黃花魚之後。往羽山十島之東。所取之魚爲青鱗。已去高麗不遠矣。此一期中。漁舟至桑。得魚之舟。（俗名拖槳）亦逢年爲。然而大海之中。風濤極險。前舟或覆。後舟仍進。利所在也。

二、鹽。　淤黃口南北兩岸。海灘斥鹵。因是產鹽。南岸淤黃嚨鹽之場（陳雲閣所辦者）經光復兵亂。已爲土豪毀拆無遺。鮑家墊一帶。及贛邑而南。濱海之區。俱可煎鹽。（地面有鹽質、以草灰鋪其上、待鹽質入灰中、以水浸成滷煎之、）北岸淤尖。直至灌河口兩岸。俱已築場曬鹽。（大源裕通慶日新等）其他產鹽之地甚夥。若埒子口。若淸口。若朱門。若曹家溜。若大小橋。若紅門。若萊陽。若馬河澗。若海陽城。若羽山皆然。是黃海之濱。俱爲鹽田。南則煎。北則曬。蓋南因大江淡水羼入。使鹽質成分減輕所致。在昔煮海爲鹽之法。自宿沙創始。管子繼之。今人築場置池。以日光蒸曬。利用天然之力。智略又勝於古矣。

沿海居民對於黃海往往發生無稽之說。是不可不研究而剖辨之也。

一、海浪騰聲。　有風時聲響無論已。無風時亦往往發響成聲。其聲由南而北。則知天將晴。

由北而南。則知天將雨。(以淤黃口分南北)或云響沙。(張誠響沙人皆以為潮聲非也)未得實驗。不敢臆斷也。

一、為海市幻影　天氣晴朗之時。或南或北。(以淤黃口分南北)空中往往呈樓閣狀態。土人謂為龍宮。發見時海生必有風浪。誕語可笑。蓋空氣有淡濃。(冷熱不均所致)凸凹之界。返光折影。岸上房屋。如在鏡中。影遂現於空際。古所謂海市蜃樓也。(蒙古大漠中沙市亦如此)空氣既有凹凸。則有一番變動。風浪之興所自來也。

一、大魚落灘　鯨魚年久。必有死期。死鯨隨潮上灘。沿海口岸。率多有之。土人無識。妄取地支命名。(如子年鼠魚丑年牛魚之類)且謂閏月之年。海中必送魚。(謂大魚犯罪龍王於閏月之年戮之)尤可笑也。(人見送魚則以閏月牽合。不閏月之送魚、姑置勿論)鯨長或數丈。或十餘丈不等。腥臭之氣。令人掩鼻。而瓜分其肉者。動集數百人。土人智識短小。不知油與鬚可為製造品。惟分食其肉而已。

潮流之順逆

潮水漲落。舟人名之曰信。由二十八日起信。至初三日而極。(名曰大信)過初三日漸次日

小。(名曰跌水)至初七八爲最小。即上弦時也。小而復回。自十二三日起信。至十八日而極。(名曰大信)過十八日漸次日小。(名曰跌水)至二十二三。爲最小。即下弦時也。在蔣家沙之南者。潮起則由南而北。潮落則由北而南。在蔣家沙之北者。潮起則由北而南。潮落則由南而北。一潮起落。二水分流。蔣家沙橫亙其中。宛如界線。意殆日本橫斜於太平洋中。潮漲之水。分二而進。潮落之水。分二而退。而其黃海之潮。應彼二水之進退以爲漲落。故有此對流乎。

海岸之變遷

大江黃河之水東趨。挾沙淤墊成田。故江口有海門崇明之新地。黃河口亦有小大白港新溢之田。乃黃流北徙。而江則猶是。故江灘日見其長。河灘日見其削。近年以來。灌河口外。沿岸亦新長一沙。惟淤黃口外之海灘。日見虧削。不勝滄桑之感。在昔淤灘遠出。幾及百里。迄今風濤衝嚙。崩坍殊甚。彌望盡屬汪洋。凡遇一二日之風潮。必有丈餘銷蝕。約計一歲之中。銷蝕每數十丈。水年尤甚。其田偶經潮溢。沃壤頓成不毛。然歷數年雨水洗刷。又可植穀者。以密邇海濱。鹹水損田易雨水去滷亦易故也。岸上居民對此深抱隱憂近多有徙家他去

者。（下略）

隴蘇長途記

高文蔚

自隴徂蘇。水陸五千餘里。需時五週有奇。加以度關越嶺。重重險阻。行旅之客。未嘗不視為畏途也。余於甲寅由甘肅來學南通師範。同學多以途中情況相問。雖一一口述。終不能畢形顛末。茲由篋中檢得途中日記一冊。撮其大要。爰名隴蘇長途記。割而出之。與同志諸君共博一粲。

某月日。出蘭州。此吾第二次之東行也。（余曾肄業武昌陸軍中校因病回籍嗣以地方教育不興始改就師範）蘭。州。為。古。金。城。郡。北。有。黃。河。之。險。南。有。蘭。山。之。固。雄。關。西。峙。石。峽。東。蔽。西。塞。為。內。西。北。重。要。地。也。惜。乎。茫。山。潑。漿。風。氣。綱。塞。漢。回。雜。處。教。育。不。興。不。能。不。為。桑。梓。有。所。慨。焉。東發安定門。友人數輩。載酒東郊。各來餞別。致勉辭。余一一酬答。東出東關鎮。兩、山、如、抱。夾、河、如、帶。重、巒、迴、坂。綏、轡、徐、行。又東至金縣界。川、勢、東、開。山、形、北、折。遠而望之。鳥鼠山隱隱綠綠於雲霧之間矣。時氣炎苦渴。數十里。不見茶肆。就瓜田買瓜食之。至晚腹鳴如釜。忽憶母叮囑途中少食瓜果之言。瓜之為物。誠不可食也。登東道嶺。培塿起伏。迤邐百里。蓋、鳥、鼠、之、別、支、也。童山不毛。飛沙撲面。嶺間旅

舍數家苦生活全仰給於旅人至安定連中忽斷塹然爲百里平原之地城扼三川之交四通八達。用武之地也。清左文襄平回匪時。屯大軍轄重於此。進剿狄河。甲寅白匪敗於此。故末西犯蘭州。登青嵐山。大風簸揚。鳴震山谷。黑雲出岫。飛布半空。予度必有大雨。催御人策蹇急行。及嶺。大雨如注。溝澗成渠。此去旅舍尙窎遠。附近有山居茅屋數椽。叩門而入。幸主人亦不甚拒。依簷前避之。歷兩時之久。雨不少息。主人延之入座。出楊芋享客。楊芋者。甘人所呼。即馬鈴薯之別稱也。雨息。日暮即此宿焉。翌日。下山。遇廢車三輛。半委泥中。數御人以繩曳之。猶不能出。近問之。係遭山水衝沒之災者。予一時悸不自定。不暇念人之顛連。而先思昨日遇雨之危險矣。東至會寧。一溪橫道。沙泥泥流。淺深險易。無由探測。御人裹足。不敢越雷池一步。相望久之。來者漸衆。有大胆者。跨健馬。探險水。深僅沒馬腹。始相率而過。東經秦家驛、界石堡、高家堡。幾百里內。土邱攢簇。溝澗縱橫。焦土鹹水。滿目荒涼。居民積羊糞而炊。儲雨水而飲。食料亦無長物。率多漿水麵。漿水麵者。此間農人普通之食物也。此外頗多雜子。價亦廉、東經新家山。六盤山突然迴面。別有一區域矣。回視隴西諸山。煙嵐渺渺、殆與天色不能辨認。至靜寧。阡陌相連。桑麻成陰。城內市廛繁盛。人煙稠密。爲隴東第一殷實

之地。而回教盛行。多操皮毛爲業。閉戶自封。不知教育爲何物。良可慨焉。東北抵六盤山麓。仰視峻嶺支雲。怪石隱道。行人攀緣。勢若登天。凡貨車至此。必結夥停車。以他車馬駕於一車。重重接套。如古之戎車然。一夫坐車上。搖鞭大喝、左右二人鞭之。車轔轔。馬蕭蕭。一鼓而上。一車既登。再駕他車。亦如之。馬有疲瘦者。往往死轅下。交通不便。而運轉之難。至於如是。無惑乎甘肅貨價之貴也。余所乘者、幸車輕馬健。不借他車之力。亦可上行。突來兵士二人。索吾乘馬。余問胡爲而然者。彼不答。竟索馬以去。御人謂必爲官車拉差者。亦匆匆隨去。余無可如何。祇聽之而已。又見數兵亦索去他車之馬數匹、移時。御人回言。隴東護軍使之餉車。因度山而搜拉行人之馬也。噫、民出餉以養兵。兵以防衞也。而今殃及路人。行類刼盜。有兵如此。不如其無。既登山之巔。舉首遠眺、衆山起伏、恰似水面之縐紋。蔚北臯河朔諸地。歷歷可數。下瞰羊腸旋軌。幷若一線。時清風習習。覺呼吸微塞。人云高山多烟瘴。豈其然乎。蓋地高氣疎。而肺量不調耳。下山至瓦亭峽。爲通固原寧夏之孔道。東至三關口。山雄水秀。處處幽勝。惟溪流峻急。危石嶙峋、行者視爲畏途。關外有六郎廟。六郎夏人所稱也。本爲宋將。(編者按六郎卽宋楊延昭)相傳屯兵於此以備夏人、廟左有董公碑、公諱福祥。淸同治光

緒朝兩平回難。戰功卓著。自此而東。平川極目。村落相望。綠楊夾道。行列甚整。參天蔽日。可使行人樂而忘倦。經安國鎮南。有崆峒山焉。危峯䧢起。林箐幽邃。所稱黃帝洞秦皇茶皆隱於山烟擁護之中。無從指數。東至平涼。即漢之安定郡也。東臨秦川。北控河朔。隴東第一重鎮也。清時置提督。今有護軍使駐之。城內商業亦盛。而東關車店之盛。尤爲全城冠。北關有隴東中學校。余往參觀。見兵士守門。氣象大異。詢之土人。知學校解散。而改爲軍營矣。人民自治力薄弱。聽人宰割。痛哉。由平涼東行。坦道蕩蕩。桃棗成林。婦孺擔筐盛果實。就道旁售之。鮮嫩奪目。行人爭取。余以畏腹痛。決意不食。至涇川。陝甘接壤之地也。城臨涇汭。與王母山對峙。山間樓閣點綴。蓋王母廟也。城東有鹽釐總局。盤查頗嚴。同行之車。概被搜索。惟至余車而免之。查者默語余曰。客吾同鄉也。速前行。此人操蘭州語。知爲蘭州人也。何處認識。不能記憶。上涇川坂。高原萬頃。菽粱綺錯。但聞雞鳴犬吠之聲。而不見村落。蓋土人皆穴居也。有依厂而居者。形若蜂房。有鑿土洞而居者。中開天井。四圍穿室。由他處引梯道出地面上。儼若隧道。余本習見。恬不爲怪。若使南人過此。必疑爲有巢氏以上之民矣。至長武。入陝西境矣。城東有染店橋。橫跨深澗。險阻東西。辛亥甘督長庚兵敗秦軍於此。斬首盈壑。至今

猶有餘腥。東七十餘里。源頭立絕。涇水橫流。順流而行。柿林迷道。垂實拂車。石闕轉處。重樓高張。顏曰大佛寺。中坐塑佛。指大如梁。左有站佛。高可丈許。僅及坐佛之腰。莊嚴燦爛。不知竭吾民幾多脂膏而成也。至邠州。市廛荒涼。車馬岑寂。想周太王之遺風。不禁有今昔之感焉。東南經永壽。倚山爲城。生意冷落。東南繞乾州。至醴泉。平原無際。古陵交錯。御人謂某爲漢高祖墓。某爲唐太宗墓。某爲武氏則天墓。武氏墓前有一大石。石下源泉混混。御人指泉而涉及猥褻之辭。是耶否耶。無所取證。而善惡之在人心。愈久而愈著。有如是之甚乎。途中推車頗多。一行輒以百數。狹路相逢。馬車反爲讓道。余怪而問之。鄉人謂推車。孔聖人所乘也。故尊讓之。此野人之語也。固不足爲輕重。其崇拜聖人之誠心。信仰道德之厚意。於此可見一斑矣。東經咸陽。終南山自西徂東。橫亘萬里。蒼翠迷離。變化不窮。渭水來自鳳翔。洋洋東流。行人呼渡。應接不暇。何處阿房遺址。未得而見也。渡渭五十里。至長安城。位秦川之中。東有函關。西有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故曰關中也。負山帶河。沃野千里。歷周秦漢唐九百七十餘年。而爲帝王都者。良有以也。街衢開敞。商貨雲集。南北橋口。學校林立。惜余匆促東行。未能一一參觀耳。東至壩上。石橋橫臥。長可數十丈。兩岸垂柳。嫋嫋映水。爲徘徊橋上

者久之。又東至臨潼。城南臨潼山麓。有溫泉焉。泉有內外之別。外泉任行人雜浴。鄙猥不堪余給門者銅鈔幾枚。就內泉浴之。水深三尺。輪廣四丈。底鋪平石。四圍磚砌。爲一天然之試驗游泳池也。惜在重巖怪石之下。日與牧豎樵叟爲伍。若移於學校附近。其有益於教育上之進行也。豈可限量哉。東經灞門坂。赤水鎮。渭南。華州等地。山烟送靑。水泉繞綠。畦塍繡錯。風日淸麗。車馬絡繹不絕。冠蓋往來相望。酒家茶肆。在在皆是。絕不似隴途之風況矣。至華陰縣。蓋地以華山得名也。前過此際。白雲封頂。未嘗見其全面。幸是日夕陽朗照。山形畢露。即登縣之萬壽閣而望之。三峯迎面。危側如劍。峻秀如蓮。落雁瀑布。映照夕陽。明滅隱顯。畧可識認。至山間之樓閣古蹟。非目光所能及也。東至潼關。據山爲城。臨河爲池。大有一夫當關。萬人趦趄之狀。車入關門。稅卡差役。攔道稽查。余告以未帶貨物。搜索益苛。忽來一兵。盛氣排解。該役始退。余以兵爲義人也。揖手申謝。兵云。誼關同鄉。自應幫忙。始悟兵北京人。余入陝境以來。學操京語。故彼誤認余爲同鄉。自此以東。爲河南境。山益險。路益狹。車不方軌。馬不並騎。時而取道懸崖。河流足下。不敢下視。時而行經深谷。兩壁如削。靑天如帶。馬車至此。必一人步前喊唷。蓋使來車聞聲而避立於壁隙也。若兩車相遇。終日不能行矣。出函谷

經靈寶至陝州。河中萬錦灘底柱山。雄視中流。人謂河有人門神門鬼門之險。即此處也。經張茅硤石一帶。山迴水轉。小路分歧。匪徒出沒。不時刼人。行人至此。皆有戒心。至觀音堂。汽笛嗚嗚。煤煙繚繞。海蘭鐵路之建築。至於此矣。舍馬車而乘汽車。自此爲始。遂購洛潼車票。行抵洛陽。憶兩都賦道洛陽之盛心悅欲往。而征塵促人不能逗留一日。又購汴洛車票。逾洛陽經虎牢至於鄭州。虎牢者武姜請封叔段之制也。鄭州者即鄭國之舊壤也。古爲兵家所爭之地。今爲京漢海蘭兩路之交點。一變而爲商人雲集之所矣。又購京漢車票轉而南行。經許州郾城汝寧信陽。許州者即春秋之許國也。扼汝洛淮穎之交。信陽者南朝之司州也。爲河南極南之地。車行甚速。地方之情狀。居民之作業。皆爲過眼雲煙。不能一一記數。南望大別山由遠而近。勢如飛來。倏見蒼松修竹。旋轉大地。瞬息間車已行於深山之中矣。入武勝。隧道黑暗如夜。伸手不見。坐客中有燃燈者。既出隧道。回視隧口。狀如城門。少選闊野天垂。水陸交錯。儼然如雲夢之氣象矣。車停漢口。投宿客棧。棧夥招待。備極殷勤。余竊德之。一人來問曰。客非往上海者乎。余答然。又謂敝棧代售輪票。即此購之。爲客覓一穩安之輪。又一人以輪票定價表來示余。問折算幾何。答以無折算之例。辨口極狡猾。余知余不能操

南音。而人將以北方人欺我矣。遂厲色拒之。翌日。整裝搭輪。自行購票。乃七折也。爲時尚早。散步江干日人租界。新築馬路。歷至德法俄英各界。樓閣壯麗。街衢清潔。轉望武昌。黃鶴晴川。遺跡猶在。蛇山盤踞。高出城外。此非辛亥年民軍所佔以攻督署者乎。已而夕陽在山。旋來艙寓。汽笛一聲。輪已東駛矣。坐客喧譁。不克安眠。乃步外間眺。數點燈光。熒熒相照。何處爲洪楊以鐵鎖斷江之地。苦不得一指示之人。翌日。泊九江。携筐盛瓷器者。率來艙中。向坐客出售。余購茶杯數只。忽憶廬山風景之盛。甲於天下。出而望之。雲烟瀰漫。未見真面。即倚欄領略水國風光。輪已開駛。浩浩焉。茫茫焉。含虛混碧。水天一色。心理感想。翻然又是一現象矣。忽中流孤峯陡峙。湖水分流。得無爲小姑山乎。詢之同坐。果真不誤。尋將日暮。安慶及東西梁山之形勢。皆未得見。翌日至南京。爲六朝勝地。古蹟必多。所謂龍盤虎踞。氣象尤雄。欲一出遊。而輪行在即。不能如願以償。心實耿耿焉。過鎮江。日又入暮。不惟不見江運之交會如何。即所稱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以及圌山君山黃山諸要山。皆於夢中過之矣。行抵南通師校。爲九月三日。

隴右記行

石光煥

去夏既畢南通師範業。奉校命偕季君強成作隴右行。應狄校聘也。地經五省。遠達四千餘里。時逾一月有半。見聞所及。輒筆之冊。頃復董理舊稿。成隴右記行。蓋輶軒之志。亦聊誌鴻泥之跡云爾。

自南通至河南觀音堂。水有輪舟。陸有汽車。行駛迅速。故不三日而至。隴海路亦暫以此爲終止點焉。易騾車西行。其値每輛六十四元。車棚極小。寬約二尺。高倍之。深與高埒。內僅容二人。且須前後坐。棚作穹狀。一經起行。卽搖曳不已。頭與棚相觸。如振鈴。時大雨。輪陷石罅中。竭四騾五人之力拽之。方得出。騾以車重路滑。蹣跚不能進。或伏泥中。良久不起。起而車翻者再。輒下車步行。以免倒懸。而亂石如臥羊。泥水瀰漫。途爲之失。行數里。足陷入石罅中。良久不得出。強力拔之。鞋未起。棄之。以襪行。時陰風怒號。衣盡濕。齒戰不止。寒透肌骨。十餘里無人烟。惟見大氣濛濛。青山隱隱而已。時天已黑。鼓餘勇而進。見一土屋。所謂峽石鎭者是也。喜出望外。乃借値而寄宿焉。煤烟滿室。居少頃。如遇綠气。窒息不可耐。乃覓以被服。黎明卽起。出室外稍爽。適雨猶未止。傍午放晴。乃起行。晚抵張茅。寓店中。(北人謂寓處曰店)適邂逅自陝西來者。年約六旬。張其姓。湖北人。云係任事陝省督署而因事還里者。詢余所

自來。並南方近況。余具以告。且謂華陰險惡。爲刀匪隱匿之所。每日起行須遲。休息須早。否則有他虞。余甚感之。

自峽石而張茅而磁鍾而陝縣而橋頭溝而靈寶而函谷關而稠桑而閿鄉而盤豆而閿底而至金陡關綿亘二百里皆行土谷中蓋崤函也。崤山綿峙洛甯縣北。西北接陝縣東接澠池。可三十五里。東段長坂高懸。澗深阜峻。是謂東崤。西段石板欹斜。延長十二里許。是謂西崤。函谷關有二一爲漢關在新安縣東北余所經者乃秦關也。去靈寶僅數里。巍峯插天。懸崖壁立。中露一綫。如行井底。車不能方軌。馬不能並行。前有來車。輒高喊勿驟。否則二車對向。欲前不能。一夫。當關。萬夫。莫入。誠爲。兵家。必爭。之區也。

潼關面東。前橫一溪。流甚湍急。騾車度之。水及騾腹。車夫叫囂不已、蓋示騾左右疾徐之語勢也。其語調甚怪。自乘騾後。即生活於騾矢馬涵之中。故其聲調之用意。亦已明瞭。惟至度河時。聲愈高。而調益怪。余驚幾墮水。抵岸心始安。關跨二峯之間。高約三丈有奇。寬半之。門甚隘。僅容一馬。關西面額書金陵關三字。關城高踞。雉堞蜿蜒。而道路之隘。較之函谷。殆尤過之。里許。有小市鎮焉。鳴雞報午。遂憩於店中。倚裝作家書以報潼關之勝。五里許。抵西關

門。警兵盤查。示以護照。給以名刺。乃放行。磚石平鋪。石門矗立。秦豫之險。無過此矣。

西嶽。去華陰縣南十二里。自麓達巔四十八里。仰視峯巒爭簇如筍。俯視壑谷幽邃深翳。水經注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洵非紿語。尚書舜典八月西巡狩至西岳。禹貢西傾朱圉鳥鼠至于泰華。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皆指此。其數峯羅列望若蓮華者。乃蓮華峯也。東去泰華八十餘里曰少華。蓋華山之較小者。然峯勢相連。屛巒聳峙。風景之勝。亦不在諸山下。據土人云。蓮華為峯之最高者。而碧雲乃洞之最大者。中心乃谷之最深者也。山巔高出海面可四千二百尺云。

臨潼縣南里許有驪山焉。蓋古驪戎聚居處也。秦始皇據其地。發徒七十餘萬。穿治為陵。唐開元十一年。置溫泉宮焉。天寶六年。更名華清宮。又為殿於山腹。蓋長生殿也。騷人墨客輻輳於此。驪山與華清宮遂益知名焉。其地有東西繡嶺。植林木花卉如錦繡。故名。今望其形勢。猶蓊鬱。作當年勝概。惜時已傍晚。未能飽領勝境。據土人云。嶺上有朝元閣。吹笛走馬諸樓。故址猶存。今皆蒿榛滿目。金樓玉瓦。不可復問矣。流覽之餘。不勝今昔之感。因訪泉而浴焉。其值人各二百文。浴室十餘。散列山腰。因其天然位置。而築室以為浴所。余所浴之室。門

一。而內區爲二。池深及胸。長寬各五尺。溫度約在攝氏六十度左右。富硫黃質。殆硫質泉歟。浴罷。司浴者爲余言此係貴妃池。蓋唐楊貴妃所浴處云。

去長安二十里許。橋於灞水上。者即古之灞橋也。唐人以送別者多於此。故亦謂之銷魂橋。長約六十餘丈。寬四丈許。橋端各有門。高約三丈。門之陽陰皆有額。北端門陽有灞橋二字。係升允筆。餘以車行速。未及見。甚憾。橋頭商人蝟集。以食物爲多。概係麵作品。橋身係木製。柱則以石製之。河身甚淺。橋尙穩固。風景佳勝。亦巨觀也。

余慕長安之勝久矣。惜未一見。今竟來此。何幸如之。然以天雨。未能飽饜宿願。甚恨。惟去城數里時。遙見城堞巍峨。隱見於秦嶺之陰。想見古代帝王之遺風。入東郭門。經炮坊街。路尙不隘。寬約六丈。市樓錯立。惜多閉置。商業猶難言也。入長樂門。東洋車亦夥。衢亦廣。長驅西行。寓一小店。跼蹐斗室中。以天雨。無意出遊。故於古蹟未一問津。翌日上午十句鐘起行。

出長安安定門西郭門二十里許。抵渭水。有板船。其形式與南方迥異。狀若矩形盒。寬約二丈。長倍之。鋪以木板。車騾登其上。船尾置楫五。每楫以四五人司之。另楫師三四。赤體入水。以索繫船。牽以行。歘呼震天。約半句鐘抵彼岸。候船者涉水中。負旅客登岸。給銅元兩枚。歡

然去。三里許即抵咸陽。以行程忽促。故所謂文王陵武王陵周公墓者皆未問津。由永壽西行。天際雨勢如傾盆。道途之泥濘。較諸觀音堂殆尤甚焉。騾馬疲。車夫亦憊。而前去村集尚遠。進退維谷。勢若狼狽。忽見茅舍數椽。乃一農家。求宿焉。已有旅客藉地臥。無寸地可容。衣履盡濕。艱困萬狀。時車已入一窯室中。同行者新自北京各學校畢業旋里諸少年。皆跣足行數里。投宿於窶人家。強成強宿於農家。余坐睡車中。寒氣刺骨不可支。益以騾馬臥地爬搔。屨觸車輪。耳際如聞鳴炮。竟夜不成寐。雨益急。風益狂。因自念曰烈風雷雨弗迷。余甚學舜。蓋亦聊以自慰耳。達旦。強成抱被來。余曰安乎。強成默不語。良久告以狀。而交相慰焉。多遲雨稍止。同行者亦來。遂行。

邠州。蓋太王徙治也。萬山叢薄。城堞崢嶸。極目遠眺。肅然起敬。太王遺風。猶得其髣髴。城西三里。叢林成陰。農人歌唱。豳風景物。依然如繪。不禁低徊留之不能去。

東去大佛寺數里。有花果山焉。鑿山爲窯。門如峰衙。玲瓏綺麗。饒有奇趣。有亭翼然。梯雲以升。遠視之甚險。土人云係孫悟空生長處。

大佛寺去邠州三十里。蓋小鎮也。以有大佛寺。故名。寺甚高二丈許。上築樓五層。負山而市。

遠視之。與南通狼山觀音巖相彷彿。緣梯而升。抵最上層。中間門一。入門驀見一人面。隱現於烟火之中。諦視之。全身亦一窟案。有碑一。讀之悉係唐貞觀時所建。佛身八丈五尺。不媿大佛矣。旁侍佛三四。似文殊之流。面蝙蝠鳥雀。羣巢於其巔。尤以大佛爲最。人至輒嘹唳弗已。

窰店乃秦隴分界處也西行三十里抵涇川北控蕭關爲隴東門戶。城西汭河岸回山巔。有西王母廟。相傳乃西王母降生處。周穆王駕八駿會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亦即此山。土人負以度汭水。磚蹊以登。池位廟之正殿前。形方。深莫測。廣約八尺。袤如之。清泉聲滴滴可耳。偶像一。即西王母。前殿壁間嵌以石碑。誌八景之勝。曰回山曉鐘。曰涇水秋風。曰泗干晚度。曰共池澗碧。曰百泉漱玉。曰高峯春雨。曰瑤池夜月。曰古柏垂青是也。聯有列砌赴巖泉。看瑤池悠悠。洞開仙座。披襟升碧磴。想蟠桃個個。果爲誰從。及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之句。

去平凉十餘里。經一山峽。澗畔峭壁。危峯矗立。高可數十丈。不敢逼視。石際鐫有峭壁奔流山水清音八字。體頗遒勁。惜下欵未能辨出。龜碑鏴峙。有董少保故里五字。係清光緒三十四年王學伊題。按此地似一名勝。所謂彈箏峽者非歟。姑存以俟攷。

秦省棉亦多。惟其產量則遠遜南中。農家犂田。或以騾馬各一。或以二騾。或以牛騾各一。或以二牛。或以牛馬各一。或以二馬駢列。合牽一犂。與南中一牛獨耕者異。隴省亦然。

沿途小學校。間於城市中見之。門額以校名。多係縣知事所題。且有虎頭牌。標有學校重地閒人莫入等字樣。欲以參觀名義。一探究竟。扣門數四。迄無應者。由偏門入。則群兒橫處。或蹲於地。或坐土階。置書於階膝而讀之。其書多為四書。詢其教師所在。皆不知對。入室觀之。仍係私塾遺習。甚矣學校之難也。

去平涼西二十里許。巍然崩岩鶴立雞群者。六盤山也。取徑荒澗。投足石上。滑欲墜。履為之穿焉。抵麓。怪石如林。馬為之辟易。捫蘿猱升。路迷莫知所向。少選。遇同行者攀緣於懸崖峭壁間。余趑趄不敢進。乃躑躅荊棘叢中。藉探勝境。忽見茅屋數椽。隱現峯際。乃以為標準而上。至則人家三五。自成市集。強成等已先我至。因購餅以果腹。仰視山顛。騾車七八。盤旋蛇行石罅中。時上時下。經盤道六重。始達。余箱篋稍重。車莫能勝。乃雇人負以行。余尾其後。當盤道僅三之一。足已憊不可支。休至再。下臨深壑。諦視崖壁深莫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山石犖确。行徑僅尺許。少不慎。粉骨深谷中矣。及顛。憩於飯肆。肆主湖南人。引為同鄉招待備

至。徘徊峯巒間。衆山羅列。如萬馬之奔騰。氣象之雄。足篤倒水鄉人矣。遂直馳而下。天忽雪。寒不可支。賈餘勇步十餘里抵隆德。

去蘭州東五里。遙見翠色濯濯。樹影重重。精神爲之一振。經營盤。穿古塡。入東門。下騾車。改乘轎車。濺行遷寓轅門西之集成旅館。盥漱易服。偕强成遊市間。南大街多書肆。轅門前多衣舖。商業尙不落寞。返寓。張支二君來迎。邀移榻正本書社。正本書社乃狄道諸君集資合辦。牛厚澤先生主其事。備承優遇。甚感。師範附屬教員徐君傑如（承業）過訪。翌日承楊君雨民、張君灌芹之介紹。見省署教育科長王任之先生（天柱隴西）并蒙紹介參觀各學校。周君藻春（炳章湖南）長師範。水君楚琴（梓臯蘭）長中校。田君太瑛長女師範。學風勤樸。秩序井然。而中學爲尤最。水君邀往演講。固辭不獲。因以平日自習上之經驗。聊爲敘述。至高談闊論。余媿未能。

正本書社室間楣額爲耐煩二字。跋云。遇事一煩。心頭火灼。言既招尤。事亦差錯。耐之一字。萬金良藥。任彼紛來。吾神自若。和氣怡顏。人喜我樂。些些工夫。百事可作。係劉曉嵐（爾炘光緒時翰林院編修）先生手筆。字固遒勁。語亦動人。適足以藥吾病。亟錄之以銘座右。翌

日晉謁先生於潛園。園故先生所手創。飛樓傑閣。風景可人。欣逢聲欬。談吐瀟洒。超然於塵埃之外。有自得之意。彼熙熙攘攘之爭權奪利者流。見先生能不愧殺。

黃河鐵橋。長七十丈。寬二丈二尺。材料費十六萬。雜費十四萬。共庫平銀三十萬。清光緒三十三年動工。宣統元年告竣。陝甘總督升允總其事。美德各一人為工程師。昔本二十四舟相連。鋪以木板。以為津梁。每際寒冬水冰。輒捨舟從冰上行。今則以鐵為之。材料皆購自外國。柱四以磚石為之。此橋為通甘涼伊犂之孔道。當逼城根。去北門約二十丈。

狄道。去省垣二百一十里。為臨洮重鎮。有兵駐焉。師範校位城東岳麓山腰。前明楊椒山先生超然書院故址也。山峯四。校位四峯中之北峯。二峯間通以橋。曰鎖峯橋。內浮圖一高五丈有奇。身傾西北向。走其下者莫敢逼視。父老云傾斜已久。不知始於何時。相傳為老子升天之所。故四峯中之南峯有老君廟。西北向。直面太極山。山成陰陽太極圖故名。

附行程表

民國六年九月一日晚由豐利首途　二日抵石港市　四日抵南通　九日乘大德輪船抵上海　十四日乘滬寧及津浦車至銅山縣　十五日乘隴海車西行　十六日至河南

郊縣　十七日由澠池縣西行至觀音堂鎮　十八日由觀音堂改乘騾車至峽石鎮　十九日至張茅鎮　二十日經磁鍾驛陝縣至橋頭溝鎮　二十二日到靈寶縣　二十三日抵盤豆鎮　二十四過潼關抵華陰縣　二十五日經華縣至赤水鎮　二十六日到臨潼縣　二十七日至西安　二十八日度渭水抵咸陽　二十九日經店張驛至醴泉縣　三十日經馮市驛至監軍鎮　十月一日經永壽縣夜宿窯穴中　二日至太峪鎮　三日經邠州至大佛寺　四日經亭口鎮至長武縣　五日經窯店（秦隴分界處）及高鎮至涇川縣　六日度涇水經王村鎮抵白水　八日至平凉縣　十一日經蒿店至瓦亭鎮　十二日過六盤山至隆德縣　十三日經神林舖至靜寧縣　十四日經高家街抵青家驛　十五日經翟家所抵會寧縣　十六日經西鞏驛登青平山宿山嶺青嵐驛　十七日經十八舖抵稱鈎堡　十八日經甘草鎮抵夏管營　十九日抵蘭州　二十五日由蘭垣赴狄道二十六日過關山　二十七日抵新添鋪　二十八日到狄道師範校

●潮汕通訊

抱一

吾國沿海七省。北起安東大連。南訖香港澳門。其間重要商埠。皆爲記者足跡所及。獨未嘗

至汕頭。此行從香港乘輪船往。一宿而達。其地位於韓江之下游。以淸咸豐八年天津條約闢爲通商口岸。有英美日本各國領事而無租界。全市人口。不下五六十萬。潮梅各屬豐美之土產。皆於是輸出。潮海關在焉。土產大宗。輸往何地。則南洋羣島是也。而以暹羅及新嘉坡爲尤夥。其種類則農產若菜蔬豆類番薯之屬。果品若柑若橘若洋桃（古名萇楚）若蔗若荸薺若茘支若香蕉若柚若龍眼若波羅蜜若香櫞。不下數十種。其味甘而濃。其臭香而烈。蓋氣候與地質使然也。水產若魚蝦蟶蛤之屬。人工品若布以供南洋土人製衣之需。若麻布若草蓆。土法以蔗製糖。村落間隨處皆有。亦爲一大宗。人民之往南洋經商或作工者。子身而往。滿載而歸。自南洋藉私家信局寄回之銀。經汕頭一埠者。歲達五千萬元。

自汕頭北至潮州七十里有鐵路。蘇門答臘富商張氏所倡築。路線短。營業未甚發達。自汕頭東至澄海三十里。有輕便鐵路。其車轎式藤製。二人並坐者。爲特別車。竹製四人背坐者。爲普通車。定價有差。以一夫自後推之。猛推若干步。躍立車沿。順勢自行。其速如飛。車資公司得其七。車夫得其三。頗寓合作精神。開辦五年。大獲其利。

汕頭、市道路分兩種。舊式者雖不甚寬闊。尙在廈門上。新式者在沿海一帶。前潮梅鎮守使

劉志陸所創。其寬闊。全市尚無摩托車。最近某當道新購一輛以歸。其普通之交通器。僅有俗所謂東洋車者。亦無馬車及人力單輪車。劉志陸在日。提倡海岸築隄。工事過鉅。未觀厥成。近海關碼頭爲大規模之建築。需銀二百餘萬元。愼昌洋行承辦。有潮梅工藝廠者。聞亦爲劉志陸所倡辦。分磁器科機織科應用化學科。或已開工。或未開工。集欵數十萬元。向所屬各縣各鄉攤派。地方頗多怨言。自政變起。一部分用於兵費。識者尤引爲可惜。

汕頭市學校。除省立甲種商業外。皆係私立。大都藉學費收入。以充經費。一小學生年納學費有多至二三十元者。一小學校學生。有多至三四百人者。可見社會向學之殷。與民力之厚。基督教所立學校。精神尤爲煥發。浸信會所創普益社。建五層高樓於通衢之上。有大講堂。有電影部。有屋頂游戲場。有童子軍部。有體育部。有音樂部。有醫藥部。有婦女部。有書報部。又有男女日學部。夜學部。幼稚園部。包含一切。眞力彌滿。規模閎遠。　渡海而南。連峰鏻起。地名礐石。有學校焉。爲中學、爲小學、爲女學、爲道學。皆美國浸信會所立。學生合計不下千數百人。其地背山面海。巖谷幽邃。樹林蔭翳。夕陽西下。但見靑衣男女。出沒於山坳木末。教師時督學生作工。鑿石成徑。以通往來。平土爲場。以供游戲。有五層石屋。爲學生宿舍。頂

用水泥。全不以木。有天然戲院。四面皆山。中爲廣場。方在經始。十年以來。美人經營此地。已耗金二百餘萬元。實爲絕好修學之所。潮聲與琴調爭高。海色共牆陰一碧。游到此。足以移我情矣。我之游汕頭。爲參觀其新創職業學校。校在汕頭之東。地名碕碌。分金工木工編織工。收高小及初小畢業生。現有學生一百四十人。去年八月開辦。社會間職業學校而心醉。紛紛出入。雖富家翁亦遣其子弟來學。卒以不堪工作。稍稍引去。今存者皆不畏苦矣。金工科現製工具及五金小件等。木工科製家具織機等。編織科製籃提包等。校長林君木卿。不久將造成績品來滬陳列。此校係旅滬潮商郭子彬鄭培之諸君所捐辦。購地建築及工場設備等。共費銀六七萬元。造福地方不淺。

記者欲知潮州一帶內地情形。乃自汕頭坐火車往潮州。轉往樟林澄海。依三角地形繞游一周。增我知識不少。潮海一帶人民分兩大族。曰客家。曰福老。於何分之。於其語言分之。舊嘉應州屬之梅縣、五華、興寧、平遠、蕉嶺。舊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以及福建之永定。共八縣爲一種語言。名其人曰客家。名其言曰客語。與普通話殊近。而其鄰潮安、澄海、饒平、潮陽、惠來、揭陽、普寧等縣。其語言皆與福建漳廈一帶略近。名其人曰福老。地與閩鄰。語與閩合。此

不足異。獨八縣之操普通話。不可不究其來歷。據潮安縣志嘉應州志皆稱老客爲中原衣冠之遺。相傳黃巢作亂。自河南遷此。時閱千年。鄉音無改。土人呼之曰客。余與客家談。乃知彼所讀之字音。與中州異者。卻與蘇松一帶同。如「人」不讀ㄖㄣ而讀ㄏㄣ。「日」不讀日而讀ㄕㄝ。「黃」不讀ㄏㄨㄤ而讀ㄨㄤ。「縣」不讀ㄒㄧㄢ而讀ㄒㄩㄢ。「成」不讀ㄔㄥ而讀ㄕㄥ。「聲」不讀ㄕㄥ而讀ㄕㄧㄤ。皆與蘇松音合。頗疑蘇松人民與客家同出一源。抑或由江南轉徙嶺南。俱未可知也。客家之風俗亦異。吾行潮澄一帶。中年以上之鄉婦皆裹足。狀甚慘。年事稍高。行必以杖。年輕有已放足矣。而自梅縣來之婦女。一致天足。負重行遠。操作同於男子。

潮州城內市廛富麗。其人多聰秀活潑。異於他邑。城東爲韓江。過江山嶺綿延。是爲韓山。亦稱筆架山。山上有韓文公祠。頹垣廢井。滿目荒涼。以潮人之崇拜文公。而何以祠廢不修。問之土人。方知歷年兵禍重疊。筆架山爲伏兵出沒之所。「筆架上伏兵」恰與「書堆裏跑馬」有人以此直譯馳騁文壇者。成一絕對。韓江水闊流急。上有廣濟橋。俗稱湘子橋。其構成甚奇。橋兩端各有十二石墩。自岸斜立。以達江心。墩與墩間架木以上。使相連綴。而江心相距

猶遠。則以船十八艘橫於波面。上舖木板以通人行。俗謂此橋屢建不成。後卒成於韓湘子。志書闢其謬。潮人又謂文公當未貶時。其姪湘已學道有得。一日獻詩兩句於叔。一即「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文公不解。後遭貶自贛冒雪越大庾嶺入粵。過藍關。（在粵北境）方悟前詩成讖遂足成七律。所謂「知汝遠來應有意」即指此此。亦鄉土一種神話。不必有此事實。而尊其叔爺神其姪。士人之心理可見一斑。韓山上有韓山師範學校。北城有金山。上有金山中學。中學校產甚富。有地及屋在汕頭。舊係沙灘。今成大市。潮人謂整理之可値數百萬金。今爲地方有力紳士所經理。僅歲收一二萬元。

潮洲四鄉道路多以三合土砌成。瑩潔整齊。遠望如一匹白練。樟林一村。多自南洋歸國之僑商。擁有家財數十萬數百萬者。不知其數。到處是高堂大廈。畫棟雕牆。蓋以其地民風淳樸。而又山環水抱。盜賊即來。不易逃逸。故一般資本家皆以此爲桃花源。全村人口約三萬餘。而現合十數小學及私塾計之。得學生七百餘人。須十倍其額。或可普及。村間房屋建築雖華美。而光氣不足。街渠積穢。尤未合於衛生。可知教育未昌。即地方安甯實業發達。亦不得享高尚快樂之生活。暹羅僑商陳欣木爲其中資本家之一。新從海外歸。鑒於女子家居

無事。創設明德女子職業學校。復銳意規畫模範村。取名「大同」殆將爲桃花源裏文明始祖矣。

潮汕一帶。興工業有五大優點。原料富而美一也。物價廉二也。人工賤三也。（男傭月三四元女傭一二元）資本充四也。南洋銷路已成習慣。如康莊大道。任人行走。五也。惜地方尚小注意於此。土法製糖不精潔。又不經濟。種蔗不研究。故蔗日瘦削。布廠利厚。尚宜推廣。汕頭罐頭食物廠五家。初本免稅。近政府見其獲利。又欲抽稅。殊非提倡國貨之道。農夫種柑一畝。歲可得三百餘元。雖尚不及新會人橙。然已駭人聽聞矣。

◉旅行採集記（續）

鍾觀光

自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九月十八日　陰　20度　大理

六時起。泄瀉不止。停止飯食。僅調稀粉充饑。八時起補記採品。至下午三時始畢。五時與周君同往務本堂訪鮑君。約明日晨十時偕往師範及中學訪徐鼎盛君。余本擬明日渡洱海往雞足山。而鮑君言此道雖近。但荒僻可慮。不如走上關大道。雖遠而平靜。即上關二十里

外。有雙雲鋪可宿。次日行七十里。即達山麓大王廟也。余以上關距此七十里。復加二十里。則第一天宿站太遠。躊躇未決。歸寓後。適況君來訪。與商此事。則謂出城三十里尚有玩鋪可宿。不必定至上關。則站路勻而易行。較渡海爲便。決從此計。於明日下午起程。

上關方面應注意者如左

地		物
龍王廟（在上關北）	油魚洞	油魚
又西上	三家村	十里香奇樹
第二峽	南波羅村（上關南二里）	蝴蝶泉及樹
又	古佛洞	

夜中仍腹痛。瀉。十一時睡。

明日當離大理。試爲蒼山作結論。此山固極高秀。生物不甚繁富者。非不生也。蓋山勢峻削。支麓殊少。惟絕高處有岡巒迴護。而氣候寒甚。人跡罕至。無廬舍可託。不易採取。自萬尺以

下。斧斤萃之。八千尺以下。則牛馬亦日至焉。皆以郊於大國。故萌蘖甚艱。若以移處鄉邑僻壤。則生物與景觀必為大變。可斷言也。且其中部以下。余之足跡亦猶未能遍陟。故雖不侫所望。而始終未敢輕信焉。

九月十九日　陰20度　大理至江限

七時起。瀟瀟未殆。整理行具。命餘人先行。採集至環橋聚合。而余留待鮑君。十一時。鮑君至。偕往中學訪徐鼎成君。大理中學與師範合在一校。即前所過東門街之師範校舍也。其校長往省未返。代者即為徐君。別有中學部代表周君與博物科教員黃君等數人皆至。款敘頗洽。余詢黃君。滇上書館所編博物教課書。其列舉之標準材料。是否與本地生產物相當。用之有障礙乎。黃君聽余言不明。答言亦未了了。擬俟他日更詢之。又詢徐君以校內標本。則言昨年曾製若干。已送北京教育部。現無存品。余請其留意製作。無負佳山水。而使西人之旅居者專收其美。答言此事誠要。俟先生歸途出此。住校數日。領教一切。十二時辭歸。諸友送至校外。仍殷殷以歸時還居校內為請。余復與鮑君歷訪數街購近視鏡。皆糊模朽敗之物。絕少佳者。索價尤昂。竟不成購。鮑君復送至余寓。為叮囑兜夫及挑夫命其謹事。並言

如至鶴慶而錢不敷用者。可向大街恒昇號舖領取。余謝之而別。一時行。上雞山道。二時三十分。十五里。燒餅舖。少憩。其地有大澗長林。距山海皆近。風景殊勝。三時二十分至蕁橋。小舖二十餘家。寓居仍劣。余以沿途所見植物新異者多。知諸子必有成績。至則羅列所採果有大理方面所未見者。取而記之。至十一時睡。蚊蚤擾擾。徹夜不得安寐。雨聲尤苦。

九月二十日　雨　18度　江隈至大王廟

六時起。泄瀉未瘉。坐俟晴霽。閱霞客游記。八時三十分上程。淒風苦雨。湖山勝處俱埋沒於昏霧中。欲望鷄山。尤無蹤影。衣履沾透。齒震震有聲。想更北而至麗江。寒冷更難禁受矣。而歇站又遠。十一時三十里。周村少憩。市舍多有蕁橋而無歇店。大率此等站店之配置。亦不盡按距離遠近。有設置者即有。無設置者即無也。一時。十里。上關。始因雨緊。本擬至此住宿。既至而雨稍止。遂行。上關堡壘鞏固。形勢尤壯於下關。民居亦盛。惟通路單簡。商旅不聚。故市況甚蕭索耳。其地之花。爲大理四景之一。今忽忽過。未暇觀察。詢前站宿處。俱言在十里外江隈。不知有飛裝舖。由江隈三十里至大王廟。即鷄山北麓也。從其言過關三里許。龍王廟下觀公魚洞。其北有大路直上。爲鄧州道。東轉石橋爲鷄山道。橋曰九孔橋。在洱海盡頭。

頗修潔。至是始見漁舟出沒。帆檣雜施。有河東北來。小而甚駛。色黃濁。河上高柳密簇。從柳陰中望見小村。岡巒秀隱。而雞山猶隱霧中。未知所在。二時三十分。十五里。江尾村。況略如彎橋。客寓僅二家。皆小。余寓福和店。矮室泥垣。連以茅舍。初視似甚僿野。而店婦二三人招接極有禮致。意頗訝之。嗣知其家段姓。本世業儒。子書標。現在大理中學修業。母與婦則經理店業。兼治農田。以供遊學之費。文明之概。有自來矣。入舍亟購木炭。燃之燎衣。濡悶終日。至是始覺舒適。夜八時睡。

九月二十一日　雨　18度　大王廟至雞足山

七時起。雨連綿不已。黃工換標本。余觀書。候至十時。稍殺。上道。過市傍一小橋。東至山麓。又值洱海。有山在南而斜突。截海為二。其停泄於山內者。淺沚澄波。與崖石相吞吐。一石突峙岸傍。土人於其上建高閣。風景尤美。由此直東南行。或依海岸。或傍山麓。適與對岸上關道遙值。七里逾一高嶺。復見山外大海。故知由大理上雞山。以渡海東行為最捷。今繞海北行。又繞海南旋。迂折自倍。皆由地方不靖。耗此日力也。嶺以南皆荒田。四望不見人煙。路又惡甚。迷惑不知所向。仍率東南向盲進。凡二十里不覩一人。而山谷漸邃。不復見海。又十里許。

見岡巒無數。跳躍南趨。林箐既密。田禾亦豐。始見一村婦前行。詢大王廟。尚距四里餘。前有小村。依東北山下。閭首植父子亞魁坊。雖詡其虛榮。無足深省。而荒僻至此。尚有讀書種子。亦以見昔時文化之無遠弗屆矣。過村南行。路復多歧。惟山村較密。詢之得不迷。四時至寓。居處十餘家。倚東山下。別居無店肆。售食甚艱。諸子皆苦行腹餒。購玉蜀黍數枚。煨以充饑。寓人待客極慢。不及江尾遠甚。特房屋較寬展耳。其地亦名羊石澗。有國民學校一所。北至鄧川。西至沙坪各六十里而南上雞山。亦復距六十里之遠。由江尾至此。本僅三十里。然其路宜西南循海岸。今俱出東南山谷中。故道艱且遠。至由北村上雞山。詢大理人。皆言僅一二十里。今乃遠過六十里。此非其計度之疏。實由國俗不好游歷。所言道里率皆得之耳食。信口傳述。易於失實。不能据為典要也。挑夫見此地夫少。要挾不肯上山。明日尚須另覓。十時睡。

羊石澗之田間栽向日葵連畝。又見黃蜀葵之野生。其氣溫亦較大理方面為高。想以山谷迴護之故。若大理之蒼山。支麓短少。風威四封。亦寒冷之一原因也。

九月二十二日 晴 24度 雞足山

六時三十分起。霽色漸放。而路猶濘滏。挑夫因山上鴉片少。無從吸食。多不願去。詭言距山太遠。非一日可達。余意在亟行。不信其言。因令周君與張君同往國民小學其訪教師。請其代雇夫馬。返言由此至最近之張仙殿。亦須六十里。須侵晨往可達。今實不及。因決議留止一日。少頃小學校長唐姓與鄰右一余姓者來訪。坐談甚久。所言皆本地方俗事。至十時。余亟欲採集。因辭二君與黃工張君補兒俱出。循村右山旋行。即昨來之路。因曾見有一長谷。生物甚茂也。而右路乃西北上小山。與昨途不相值。而山土外觀又似荒落。姑上察之。則所生幽異之種。乃多爲岩山方面所未見。喜出望外。遂蹐行而窮索之。至二時許。僅搜其小澗二三曲。而所携夾紙已盡。腹亦奇餓。遂舍之南歸。則君已覓得馱馬二尾。且具晚食。餐後。記載至五時。而昏倦甚。假寐片時。又記至夜中。一時而睡。

九月二十三日　晴　24度　鷄足山

五時四十分起。六時馱馬至。以行李付之。而寓人復以畜馬見貰。余性不習騎。意欲拒之。繼念諸子連日奔走。皆病足痛。以此隸之。亦足以少抒其苦。遂亦貰之。七時半。飯行。由寓左東行。在長谷中陟歷甚久。約十里許。始涉大溪。折而東南行。漸上漸峻。約在陡坂中行二十里。

其路始爽。十一時。在一溪邊少憩食包穀餑餑充饑。自後風景愈麗。每日長林中半里至里餘。輒有一濚泉間之林地。濃陰晝晦。雜卉怒生。有沿途諸大山所未見者。迴顧西北方面高峯屏互。干霄直上。惜多未諳其名。而鷄山本體之巍宏。則轉爲岡巒所掩。不識真面。凡此皆其山後大脉之引度處。而支旄盤護複雜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上蒼也。故論景觀之宏偉。鷄不如蒼。而論產區之淵邃。蒼不及鷄。吾採集以家物多爲適。固不能捨此而取彼也。二時踰一高脊。遂見東南面漸開地局。而路又峻上不降。脊盡則分二歧。一大路東向直上。爲銅佛殿道。一小徑東南循腰坡。則趨張仙殿道。余等期至張仙殿。故折入小徑。亂石犖确。行走甚艱。而異卉之繁。視來途尤有加焉。竊識之以爲翌日搜採地。三時。共六十里。抵寺。周君黃工等在後。竟誤循大道直上。久久方至。令人焦灼。寺僧住持者他出。其徒二三人領至客舍。蓋鷄山游人多。客至無不納者。寺額爲古金欄寺。與俗稱不同。未悉其辨。房舍頗敞。而漏敝特甚。山蔬一二品。亦飽我飢。其高度爲八千七百呎。(攝氏十六度)較蒼山中和寺高七百尺。然去頂似不甚遠。不似彼之猶居下腹也。後倚穹岩。左瞰大溪。並於採集有裨。六時起。記載途中拾品。至十二時睡。行色忽忽。本未多採。然剖視頗費時也。

九月二十四日　晴　24度　雞足山

七時起。飯畢即往左崖採集。其上石降穹隆。高踰百尺。上亙數里。即羅漢壁之首端也。泉消消自石隙下溜。而深澗一道。復由北面高峽流決其根。故水分充足。雜卉怒生。旁有寬路。即上通銅佛殿及金頂寺者。路西有同形石壁對峙。則高林依壁。梢蔭而不見日。實採集之良地。而近在寓旁。出入又便。採至十一時。貯器及夾紙俱盡。歸寺午餐。寺有八十老僧。興趣如少年。願以半日之力。領吾輩尋幽勝。一時許從之出。由左崖小徑。經羅漢壁。作東向行。其尤著之藥材。僧皆識之。一一以告。甚受其益。惜經行之路多在乾岩下。採樵所及。新品較少。不逮上午之豐收矣。採至五時歸寓。記載至夜中二時。僅得其半。

九月二十五日　晴　24度　雞足山

七時起。以夾紙罄盡。囑周若往山下小村曰沙拉街者購之。余以昨課未畢。留寓記載。令黃工補兒先行。將右崖石壁盡力搜取。以竟昨晨未竟之緒。而待余繼至。張生亦留寓作圖。十時。張生圖畢。亦出採集。余獨留寓。至十二時。記猶未畢。而腹餒甚。因寺中素齋。本爲余所喜食。惟入辣茄太多。不堪其虐。今日又添花椒。幾難入口。苦不得飽。寺僧已具飯來速。而諸子

俱尙未歸。待之久久。困乏殊甚。一時許始陸續歸寓。遂共入食。詢張君至銅佛殿。補兒黃工並上至絕頂在金頂寺附近採集。俱言物品不多。未達所望。然余檢視種品。乃俱爲特絕者。雖少而可珍也。飯後。二人出向前日來徑採集。余仍留寓記載。五時二人與周君先後俱歸。復稍有攜帶。惟紙張絕少。不足替換。大礙作業。深爲可慮。余記至晚間七時。舊品始盡。後續記新品。至十一時睡。

周君言今日所經山谷。見野生胡桃無數。採者甚衆。其仁因核堅難取。即取得。亦糜碎。不中食用。故僅作取油之料。余憶徐記曾言核桃油質味最佳。勝於胡麻芸臺諸油遠甚。惟永昌乃多產之。不意此間。亦饒富也。擬購之以遺堂上焉。

九月二十六日　午晴午雨　13度—24度　雞足山

今晨擬遷居大覺寺。而作課未畢。因於四時三十分即起。而氣候寒甚。呼補兒共起燃火。而余燃燈補記採品。八時馱馬已具。記亦粗畢。遂以行李付裝載由黃工補兒押往大覺寺。而余與周君張君往探雞山絕頂。由左崖石徑。透迤上躋。路雖峻而修整。不病也。連日失眠。力乏甚。行數十步。必作少憩。未老而衰。良可慨矣。凡二里許。得迦葉倅者庵。井一泓。方瑩。澄澈

可鏡。又行林影中二里許。至銅佛殿。少坐。由殿右側門出。則危岩屏亘前搖。高嶂俯臨絕壑。而蹊徑寬平。不覺其險。其北則危樓面樹。類多荒廢。惟銅殿仍完好耳。寺後有小徑斜上。徑仄且險。石鍔齒齒。艱於著履。傍有鐵欄貫鏈。援之以升。即有名之猢猻梯也。峻上三里許。得地藏殿。又上一二小室。始見垣牆高築。而金頂寺在焉。是爲雞山絕頂。望蒼山洱海在肩睫間。而麗江雪山。則爲重霧所蔽。不能瞭見。測其高度爲九千八百呎(十二度五)較蒼山響水岩。僅高一百五十呎許。而較礎石廠。則低五百八十尺。有銅殿及銅爐。工施且鉅。向所謂雲日雪海四觀。及多寶樓。則廢圮已久。不可縱跡矣。前所見八十老僧。適在寺中。又領觀捨身岩。寺左出後戶。有寬平大道。直北行可通大理。異卉奇草。離坡披岩間。極耐搜檢。惟氣候高寒。花期較早。多已結實耳。道西轉又臨大壑。一孤岩如象鼻。西突斜墜。而入壑中。即捨身岩。亦曰象鼻岩。一名睹光臺。以壑中放光時。可憑此眺玩之也。頂方二丈許。高嶂圍之。罡風不襲。甚適憩玩。而俯窺其下。則窅深直墜。雖未捨身。亦且魂悸。地面生數種菌。而古樹盤柯間地衣類緣附尤多。有曰樹髮鬆者。即松蘿。辣不可食。曰樹燕窩者可食。如涼菜。其種尤多。亦老僧所述也。卷中黃櫪樹宜改黃殺。

雜俎外編

探檢南美州開透大瀑布羅拉麥高原記

美人淮孩鐵氏原著　半禪移譯

世界上供人作科學考察之地。以南美洲爲最後起。非洲之秘密。一自李溫斯敦 Livingston 與施談萊 Stanley 環游以後。不轉瞬而即盡披露。此二人之事業。至今猶彰彰在前輩之耳目。獨余等姊妹洲之南美。尚如十九世紀之非洲。沿海一帶。與夫境內各要點。誠已建有都市矣。珍貴之鑛產。固已在恩帝士山 Andes 一帶開掘矣。然其叢林草原之所蘊藏。知之者絕鮮。縱有土人。朝夕與之相稔。惜彼不知科學。即識之亦無以表暴於世也。至於輓近。此荒蕪不治之區。始稍稍得科學者之注意。羣起而爭赴研究。是故十九世紀。可云非洲時代。二十世紀。可云南美時代。

余之入英屬幾耶那 Guiana 與巴西北部。殆鮮有人知之內地。而從事於科學上之探檢也。去今已歷多時。所遭猶歷歷在目。當時之目的地凡二。一曰開透 Kaietur 大瀑布。深隱於英屬幾耶那林中。一曰羅拉麥 Ro Raima 高原。聳峙幾耶那。巴西。與樊納茶拉 Vene Zuela 三國界上。尤富於輿趣。不特在地學上可資考證已也。今於詳加記載。勢有所不能。此篇所述。不過一

斑而已。頃即此區區。已覺新鮮而活潑。非尋常游歷可比。誠以此行之可資紀念者。非惟道途遙遠。而經過之艱險困難尤多焉。

余嘗在美國天然史博物館。創設無脊椎動物部。此行趣旨。即在考察生物學上之南美北部。起大西洋西岸。乾羅拉麥高地。蓋自東海岸一帶平原。迤邐而西。凡二百英里。漸進漸升。越幾耶那。與阿美仲 Amazon 河某支流域中高林。林盡。即巴西北部廣漠而乾燥之大艸原。艸原以上。斯爲派加拉麥 Pakarima 山脈。其最高峯。即羅拉麥也。其地殊富於歷史上之地質與動植物。而恩鐵兒 Antille 與此美洲南部諸民族之生活狀態。多源於此。蓋古昔冰川時代之冰山。南浮至此。乃構成一種宜於滋熱區域生活之氣候也。故當時即以羅拉麥一帶地爲終點。

行之先數週、專在小恩鐵兒 Lesser Antille 實地考察。自聖托麥司 St. Thomas 而南。尤注於度米你加。Dominica 度米你加。乃一小島。其風景之優美。逾於各島。同行者爲麥孩南。Roy W. Miner 與呂子。Frank E. Lutz 皆博物館同人也。嗣麥孩南先返。余與呂子經麥訂奎 Martinique 與聖羅細亞。St. Lucia 而至喬治市。Georgetown 英屬幾耶那之首都也。位泥汚之迪米

拉拉Demerara河口。全市建設完善。貿易繁昌。余等在此。獲新交頗多。因知內地種種消息。及探詢應備器物。與應取路綫。乃一般熟於叢林者。故作駭人之言。以爲余等所計畫之行程。如果在開透與羅拉麥間。殆難實行。其往也。須閱十二月。其返也。亦須十閱月。或更不能生還。亦意計中事。然十二月與十月。相差二月。而後此余等往來羅拉麥。適得八週。此數殆爲預兆乎。

七月八日。余等整裝出發。携一土僕。名藍哥Rangoo 取道迪米拉拉河。南行六十五英里。至微斯麥Wismar 乘火車。經沼海新濕平原。抵洛克斯東籃汀。Rockstonelanding 在阿司奎晉Essequiboo 河上。自此即入真正之內地矣。河上築茅屋。自叢林中游罷而歸者。可至此休養。其離文明世界。而入荒野之鄉者。亦可在此安度其最後之一宿。河水高出冰岸。茅屋之柱。乃浸入水中者。凡十英尺。余等第一次宿叢林。但聞鼉鼓聲抑揚高下。終夜不絕。魚鱷之屬。鼓動於屋下。窗下僕役。推窗理綸。輒有所獲。夜半月闇。一二小舟。搜得樹膠而歸。泊近岸旁。引吭作歌以鳴得意。此情此景。永不能忘。平明。群猴野啼。夢魂爲醒。猴聚族而來。浴於水濱。並取飲解渴。其中一頭。僅較獵犬稍大。而喉鉅。能發大聲。如動物園中餵食時美洲虎之吼

聲云

余等留此一日。有事於考察搜集。次晨。乘小舟出發。夜抵透麥透麥來。Tumatumari 距喬治市一百五十三英里。在樸泰洛 Potaro 河上。樸泰洛河。爲阿司奎琶河之支流。河上羣山重疊。與前此之茫茫平原。頓覺改觀。始見土人縱跡。土人爲數不多。大概散居腹部。河兩岸有經人力潔除之處。斷木零亂。叢類植物生其間。此時覺流光甚速。嗣改乘更小之舟。至樸泰洛藍痕汀。Potarolanding 登陸行七英里。涉足砂礫之路。攀登低林之山。達開格羅麥 Kangaruma 當派加透格 Pakatuk 河上。流甚湍急。後進是開透峽之透敢鐵 Tukeit 行。易以重大之船。土人與黑人共棹之。熱帶之地。氣候無常。忽而驕陽炙膚。忽而大雨浹骨。然土人黑人鼓槳拍水。冒雨陽直前。不以爲苦之。而槳與水相激。作聲如音樂。亦足娛也。舟行過阿麥透克。Amatuk 與華藍透克。Wanatuk 距華藍透克不遠。去喬治市一百九十英里强。河身極紆回曲折之致。至開透下峽。忽又成一直綫。兩岸高出河面一千英尺以上。水平如鏡。可鑑毛髮。即數英里外林木折屈之枝。亦無不反映於水內。如是者歷數日。抵透敢鐵。在瀑布下四英里。水程終止於此。於是悉以貨上陸。先在開格羅麥雇土人三。至是更遣其二。赴遠村招致苦

力。背負諸物。赴羅拉麥。此地無恩帝士之騾。可供驅使。卽有之亦不能代人工。負重行磽确窄狹之山徑。非苦力不辦也。

於時爲七月中。余自大瀑布之涯。率苦力一小部。負一切物與防水布。登高原設幕。呂子則留透敢鐵視事。余等先循水聲至峽邊。開透情態。無有遯形。風景雄偉。動人心目。難以言語形容。大罅之首。紅棕色峭壁之上。一片大水。直冲而出。長八百英尺。罅底深黑。水注其上。宛如一幅白幕。水達深處。發聲宏大。聞數里外。又水激石成霧，幽闇如雲。幻爲虹形。殊覺悅目。

此瀑布闊三百英尺。水漲時猶不止此。絕非尺幅之紙。所能圖其全態。而尤稱絕勝者。一切純出天然。不參人工。至研究其近旁地質。尤饒趣味。地面到處滿被石膠質。土壤甚少。雖有滋李盛雨。亦不足以資灌溉。岩石間有艸原。除普通艸外。有鉅大之濮洛米來台。Bromeliad 與繁榮之茅莕艸。立瀑布下。仰望峽景。亦一覽無遺。其址亂石矗立。或成銳角。瀑著其上。沫珠四濺。水幕後穴中。群雀既疲於一日間之飛翔。輒夜來宿此。

余等在開透所設幕。距瀑布約一英里左右。逼近上樸泰洛河。幕之製。簡單而特別。斷樹作架。以張防水布。是爲幕頂四面並無所避。椽之一端。支一樹之枒杈上。又一端則別以幹承

之。而附著於大樹。幕頂四邊。用小柱支柱。並就地上插小木椿。以索牽之。幕中不宜用榻。夜間臥土人織網牀中。懸諸樑上。蛇蠍之屬。常隱牀下枝葉間。蛇有毒。蠍長數英寸。可掬而得也。故旅居晨起。必試其靴。防有此種動物。乘夜潛伏其內也。網牀上必幕以稀布。牀邊留穴。人即從此匍匐而入。蓋常有無數虫豸蝙蝠。飛近擾人。蝙蝠雖不數覩。而好吮人血。不可不嚴密防屏也。幕旁通夜燃火炬。虎與山貓等畏火。庶免不速而至云。

余等在此既有日。土人與十一苦力俱至。精壯可用。以其居恆好游獵。故體魄雄偉。所食爲薯蕷。故精神飽滿也。皆赤體。男子僅緊腰布。老婦一人。亦僅束一巾。均屬卞立波 Carib 人。乃阿克華 Ackawoi 部落之一支。所謂派泰麻那 Patamona 者也。初見余等。若羞答答者。迨與晉接。始見其猶有童心。究如原人。諸人各有一教名。如喬司福 Joseph 阿爾培 Albert 或錯勃林 Chamberlain 類爲教士或商人所贈。至其土名。非有深交不肯輕易告人。恐客非善意。害以巫術也。語之由透敢鐵運貨上幕。皆欣然。第山路崎嶇。雖長不及五英里。而一日僅能運一件。貨載筐內。負諸肩。肩與筐間。墊以厚樹皮。貨之至幕。類在日中。至即煮米作飯。飽食既已。始呼嘯而下。待明晨再舉。一夕。余遣諸人悉下。獨留幕中。此最爲巨虎闖入。大獲光

願之好機會。去恭不數碼。因有大林。虎也。獏也。不難隨時而至。因睡燃處有火把。故亦無懼。一週後。運貨畢。呂子亦至。準備再進。余已先決意令呂子留守。余一人獨行。誠以霪雨累日。大好光陰。已耗去不少。果欲因循此預定之行程。必須從速進取。而多一伴侶。往往或因彼此爲疾病牽累。欲速不能。不如單行。較爲得計。於是將諸物分載平底木舟與獨木舟上。平底木舟。係余土人得自河上流廢居。獨木舟不過一片大樹之皮。貫以枝條。闊僅三四英寸。可載物百磅。更僱以二土人。呂子立岸上相送。與之偕者。有土人一。童子二。旣別則一灣之轉。而余等已置生命於不可知之數矣。一路前進。但見高林出霄漢。蔓延及於水濱。樹與樹間。葛藤滿繞。構成牆壁。槳聲過壁而返。餘音裊然。模泰洛河上流特湍急。苦駛三十英里。歷三晝夜。始抵把南保府。Chenoponwr 爲土人散居之域。上有一二小村。

自把南保府至羅拉麥。須向西步行。其徑與幾耶那小川。阿美仲河北支。成直角。共長一百餘英里。穿林越嶺。類無恒蹊。故路雖非遙。而艱險備甚。於是余等將行裝再加分析。增苦力爲爲二十五人。負以入把南保府與巴西邊境間之叢林。凡五日。行程殊難殫述。類皆不明出發。夜宿臨時幕中。時而天際陣雲密佈。雨脚如繩。林頂蒼密。雨積其上。成溜下注。及於蹣

跚行客之身。衣服盡濕。地質既堅。樹根不入。多盤錯於外。偶一不愼。足陷其中。如入陷漥。又有小而且毒之蠹勒拉 Laloria 與莽玉。（與毒蛇埒）其色深黑。與土無別。故土既須避雨。而黝黑中。又須細視足下。鉅根與毒蛇。可謂苦矣。過五百英尺以上之峭坡。則涉巨川。水深沒腰。或且及肩。後抵薩浮鐵克 Saveritik 近把泊 Chimepir 河。

一日。力作七時。僅行五英里。精神疲倦。衣履淋漓。感覺失其常度。余以爲此乃平生第一難受之遭遇。熱帶之叢林。無足爲異。余歷至樸來你雪亞 Polynesia 島。已備嘗此中況味。然沈滯情感。殆未有如此地之甚者。此時一若思想完全毀滅。而身體不過爲一種自動機械。此地人有言。迷林中一日夜而復出者。必遺其心智於身後。信不誣也。於是就透羅拉柏羅 Taurapru 胡恩 Wung 謀來滂 Murepang 歐立白羅 Uiparu 柯皮雜能 Kopinanng 諸水間築幕度宿。此諸河皆交錯成直角形。南從開麥那 Kamana 山來。北流入樸泰洛河。其在柯皮雜能。與由柯皮雜能至幾耶南之伊藍 Ireng 河沿岸。見一二土人之居處。並遇數種趣事。在一村。余嘗參與其饗宴。饗宴者。土人見白人至。出以相饗。示厚待者也。余等既至。先訪酋長之家。然後卸裝。以來意告主人。主人聞言。深致感喟。嗣主人發言。余等亦略與周旋。於是主人

出落。腰以泥椀。內盛胡椒汁。余等各出麵包。醮而吞之。食已。繼以尋常談話。歡情孔洽。

旣抵把泊河之端矣。於是出兩水如渠之林。而入伊薩河如雲之域。河亦爲阿美仲河北支、宜薩耶那與巴西之分界綫也。一日。後、抵河上薩浮鐵克三村。各處土人往來河中。都乘樹叢。余等雜、行列而坐、以觀余等舉動。余此時縱携有彈藥布疋、尙欲留待後用。未與交易。而若輩則進而贈余以食物與鹽。余乃不得不轉檢他物爲報、余在此又作一冒險之決斷。幸後・此未生惡果。可並誌之、蓋余等至此。預諸糧糈、以行簡過緩、已耗過半。計其所餘、即幸而行程順利、亦不足以供往來維拉麥時之用。余斯時有二念。或截入巴西。檢探草原、即此歸去。不復作游彼名山之想。或即以此僅足之食物、逕赴維拉麥。沿途再設法從土人處物色食料。本采第二策。留少數土人同行。餘則遣回把南保府。取留彼處糧糈、至薩浮鐵克、以備余等之返。於是共苦力十七人。乘獨木舟。取道伊薩河中。著足巴西土壤。此地在天然學家目光中。頗饒意趣。但登五百英尺之高原。過蔽天之叢林。需時足半日。其事亦甚苦。抵歐立迪克 Elidik 與阿把曼地浦 Arhimatipu 山間。則爲一大艸原。陽光照之。豁然開朗。久處沈悶之林中。忽焉抵此。胸襟爲之一快。樹木僅生穴洞邊。蓋以其地稍有積水也。餘則渺渺平陽。艸

亦稀少。惟近溝壑處。較爲繁榮。誠因此地之土。歷久作灰赤色。不能須臾盛水。艸無自生也。此時進行較速。行愈進。地勢愈高。達四千七百英尺。渡阿美伸域小支川。如開來雖 Kamang 與衛蘆 Wailang 河等。本達柯汀 Coting 河域東端高點。面維拉麥高地。亦在望矣。艸原之生活。與林中之生活。大相逕庭。天方曙。即須取火資食。將行裝分配於諸苦力。高地晨寒。行亦較速。原上野花燦爛。錯綜綺佈。其大如箕。著露未晞。臨風招展。作燦燦之光。白蟻處岩石間。築巢如阜。又有一種蟻。新築其屋。色如土。最爲苦力所歡迎。輒排闥而吞食其軟饀之居民。大蚱蜢亦爲印度土人所嗜。日漸升。熱愈甚。至日中。則或擇隱蔽處免休憩以避陽光。凡所止處。必有黑蠅千百成群。聚而吮人。薄暮火燃。始相率逃去。艸間有蛇。響蛇尤多。土人撥草取食。蛇乃冉冉出。無論植物。或動物上。或地質上。所見所聞。無不與深林相反背。有時邱壑川溪間。與雜樹亂生。則稍與林中相類。是爲艸海之林。幾耶那之蝶與植物。猶產其內。

余等既見維拉麥之第一日。先長行至一地。近柯汀河。地圖上作攀麥克 Parmak 實則已成邱墟。數百土人。早已他去。僅餘竹園。幼竹迎風盪漾。猶初次見白人也。吾人始望得茅屋。懸網牀於其梁。安度一宵。既不可得。則惟有竭跋涉十五英里之餘力。燃火把以設幕。事已。計

餘糧。則僅足供返至薩浮鐵克之所需。憂心孔急。次晨。知苦力中有一人。熟赴羅拉麥塗徑。其程較地圖家所列。短二日。於是大喜。亟渡柯汀河而再進。河南流。經平原。以赴勃藍哥 Branco，風景至美。嗣登一大側面之峪。近而爲徹鐵泊 Weitipu 山。自東南至羅拉麥。此山儼然其第一戍卒也。

八月中。抵羅拉麥。暮於歐克 Ekoi 小溪上。溪位徹鐵泊山西。然後更進至阿拉耙浦 Arlopo 河。爲奧立那瓜 Orinoco 河之上支。登高原。凡四千五百英尺。復蹣跚越其遠界。凝視陳於余等前之風景。則千五百英尺以下。爲一大廣原。蜿蜒訖於羅拉麥山麓之森林帶。相距僅數英里。此平頂之山。長九英里。闊三英里。余等所見。乃其南端。綷峙如天然之一大雉堞。其光面之壁。凡二千英尺。殊無斷裂之紋。高至八千六百英尺。瀑布如珠。蘊爲入海諸川之源。其東之水。入幾耶那諸河。南入阿美仲支流。西南則入奧立那瓜諸河之支。蓋南美北部諸距河。都導源於羅拉麥也。

吾人既至終點。則緣峪而下。赴開梅華汪 Kamaiwawong 當羅拉麥與阿克那 Arecuna 兩山間。巨壑之南。阿克那者。羅拉麥之姊妹山也。風景亦不弱。此地有阿克那族土人羣居焉。其

酋長極有能力。教名求姝。Jeremiah 余等到村之夜。其所遇之可述者。有兩事。一爲獵得大食蟻獸。時諸苦力方魚貫行。忽見前有獸。方行若石間。余乃執槍在手。匍匐而前。獸方食蟻。懵然未覺。余因復返槍於袋。出攝影器。先攝其影。然後出槍殪之。獸全長六英尺。六英寸。土名 Myrmacophaqf Tubata 其特點。即在僅以蟻爲食料。全體徧被㲯毛。堅而長作灰黑色。尾特修而蒙茸。憩臥時。如一堆死草。首細。出上及下。逐漸縮小。口亦窄。僅容其如杖之舌之出入。其食蟻。先以鈎形之前爪。毀其垤。蟻旣失所依據。則狼狽而逸。獸乃伸其蛇形之舌。疾捲而吞之。飼去開梅華汪。尚有一英里。忽大雨傾盆。不勝淋漓。於是不得不就山足九華 Kauwa 溪旁林中。急張幕以度宿。是夜。余在枕上。百感交集。旣幸已達目的。此行爲不虛。然苦力旣疲於精力。又窘於巴西之嚴寒。惟有明晨從開梅華汪之阿克那族。索取必要之糗糧。即行遄返。旋余又決欲一登羅拉麥嶺。並盡一日力。考察其地質。又一與土人往還。羅拉麥山嶺之景色。叟昂 Iocram im Thurn 君已記之詳矣。然彼之所述。不過流連風景之辭。余之所求。則在科學上之研究。自不可不一實地考察。不過即此決意。亦殊難實行耳。

詰朝。又晤種種事。先是苦力中有數人。於先一夜至村。告其酋以余等之至。酋大駭。並知二

過前。有美國教士。嘗死於是。其死狀殊不明。求媒則恐余之譴責。堅誡諸人勿以告余。平明。余偕苦力五人入村。無有前迎者。阿克那人均立屋旁。以觀其變。余問孰爲求媒居。舌人以無肯答者告。未幾。余見一最大之屋。即趨之。酋乃與其子皆現。凝立余等前。不命備餐。余不覺大奇。余稔知原人如嬰孩。欲與之狎。必先令之喜。於時衆作半圓形。環視余等。余乃進而與一一握手。握已。佯能忘情者。復與握手一番。衆皆大笑。然餐仍不至。余乃又發一奇想。余嘗從幾耶那土人。效爲懽宴之舞。至是。試作一二步。諸土人倏見一髯者。戴眼鏡。衣絨衣。作此怪態。彌復懽悅。爭相笑語。求媒亦爲解頤。始命進餐以饗客。一切待遇至渥。似此幸度一朝。未遘意外。且取得忘粉麵包。以供回程之用。余復出藥彈。魚鉤。針若布。以易藍弓矢吹槍。吹槍之製。即以竹管藏矢。矢從管口吹出。故名。矢之鏃。醮以毒質。甚烈。土人若干。又至余幕中。諦視尚有可以交易之物否。即向上行甚快。一夜。阿克那人中一人。病劇。余亦不知其故。或者其嘗竊近余合金蒼之瓶。致有此變。於是謠言四流。以爲余有心殺彼。爲先死之美教士復仇。即余手下之土人。亦有默認之意。猶幸次晨余等毀幕行時。彼猶未死耳。

余等回至攀麥克。酋長大衛。David 與其族中十二人。聞余等至。要爲交易。余以苦力已憊。

不堪再益以重。却之。酋大怒。拔刀欲刺。余乃不得不酌贈酋與其部下以禮物。時食物頗缺。幸獲一鹿。得以維持。再渡巴西界上之草原。過把南保府。樸桊洛河。卒得重睹開透溪聲。返至前驛時。呂子已依預定計畫先去。已而回治喬治市。蓋別已八週矣。從鈕男 J. Jonnan 之請。先以此行所歷。報告於喬治市科學會。

峇眼亞比利芭蚋遊記

海澄山人

（一） 史略之感嘆

蘇門答臘峇眼亞比 Began atri 2. 本荒蕪之區。開拓不過四十餘年。昔屬碩頂蘇丹所管。後屬荷蘭。而華僑翁君喻(亞二)之夜郎自大于此者。亦十數年。今則三色旗飄。碧眼虬鬚兒動。對於有色人種。喑嗚叱咤焉耳。嗚呼。吾先僑披荊斬棘。胼手胝足所手創之大好河山。坐令淪沒於不知不覺之境。其隱痛爲何如也。

（二） 華人與水產

埠建於鹿干河口。水量雖深。而潮流湍急。航海者苦之。華人之居本埠者約萬人。番人不過數百而已。華人業捕魚者最多。營商次之。捕魚以槽杯(福建土音)爲主。共約四五百槽。均

以修長之木料建豎而成。資本至少三四千盾。多則倍之。餘如大網蝦廊一百餘槽。絞仔七八十槽。鈎釣二十餘槽。出口貨以臭魚為大宗。月約七千餘件。有頂隻天隻豬魚之別。銷爪哇泔里汶 Cheribon 三寶壟 Smarang 吧城 Betawia 峇煎。(巫語稱 bletjian) 一千件。有一號二號之分。銷泗水 Loerabaia 泔里汶吧城。蝦米蝦糠共約一千担。沙魚肉數百担三板跳魚一萬尾。三牙大魚什魚等約一千五百担至二千担。則英荷各屬均銷之。若山頂 (指鹿干河流域而言) 之籐柴料椰干樹膠檳榔諸土產。亦由此裝入輪船運往新加坡爪哇棉蘭各埠發售。

(三) 交通行政之概况

交通以海道為主。陸路有開往山頂之議。然自荷官易人後。事遂廢弛。汽舟往來各埠者週約六艘。郵電局已設。某晨九時余散步大路中。忽見多人聚集一隅。聲音錯雜。怪而問之。始知商人之領批信也。行政官最高為君的力 Conroleur。又有惹沙 Djaksa 才得里 mauulri 雷珍蘭 Luitennont 甲長 wgkmeeltir 等。一日甲乙二華人有交涉事。竟直接拘往惹沙(巫官)處查問。致被種種為難。而不先往雷珍蘭處審問。余不解其原故。竊思僑居荷屬之華人。凡有

訴訟事件。必先向華僑長處經過。不直乃送交荷官。今乃不然。諺曰（該埠俗語）頭人不顧。百姓艱苦。余憶此語。不禁爲之三歎。

（四） 市街與天災

前年夏日。余曾一度該埠。覩其市況甚爲繁鬧。市場分爲三部。中央巴薩。爲商店之林。瓦式與亞鉛式之屋。計凡四百餘間。餘部則均屬茅舍草屋。爲漁房貨棧萃集地點。今則店屋盡成灰燼。事緣去年四五月間失愼。計焚去店屋貳百餘間。合商業上之損失。幾達三百萬盾。越後五十日。祝融娟虐。復被席捲七十餘間。損失亦八九十萬盾。聞起火時。荷官並未出而監督救火。迨火已半。仍忙碌自搬己物。亦不見一火龍車來。是時人衆雜沓。無賴黨徒及番人兵士等。則乘機攘奪。秩序大亂。故哀鴻遍野。無家可居者。觸目皆是。後來各埠慈善家寄來之番幣。又過十餘日才開始分發。近復遭水師橫行。船艄板柵破壞無數。槽秤亦倒去二百餘座。損失不下百餘萬盾。嗟夫。何華僑之弗幸也。

（五） 會社之興衰

民德閱書報社本與華商會社合辦。火災時同兆焚如。聞現在報社會社已相繼恢復。社址

位置頗稱適當。屋宇寬敞。整頓尚稱完備。聞係黃天降君之力居多。學校恢復籌辦處亦附設其中。近埠中僑衆。已公同議决徵收出入口貨捐。以備學校恢復之基金。其餘團體不下十餘。然對於社會上毫無裨益。且時時互鬨。發生種種不規則舉動。致爲當地政府所封禁。現在水陸稽查極嚴。聞亦因有成群結黨之野蠻社會人員。肆意劫財害命所致也。是又望當地政府嚴加查獲。以安商民。則華僑之感激靡既矣。

(六)　教育宜振興

總之。岑眼亞比元氣之損傷既如此。苟欲恢復從前狀況。恐非十數年後不爲功。而此間民智否塞。已達極端。倘不亟思挽救方法以拯救於將來。則以後華僑之慘苦。必十倍於今日也。岑眼亞比之僑衆同胞乎。教育一途之振興。可不加之意哉。

(七)利芭蚶之近況

利芭蚶 Panipahan 距岑眼比不遠。華人一千有四百。以捕魚爲業。故出口亦以乾魚爲多。每月不下貳千餘担。聞皆以帆船運入檳榔嶼 Penang 蔴六甲 Malacca 吉墈 Klang 亞沙漢埠 Ssohan 直民丁宜 Leling Tinggi 先達 P. Siantar 棉蘭 Medan 勿撈浮 Blauan 勿撈滙 Bedagai

新加坡及爪哇各埠。全埠商店大小不過二十餘間。營魚乾者因近來魚價大跌。故多虧本。有學校一所。學生五十餘。免費。教員三。校中精神形式兩稱完美。經費則藉貨捐及月捐。惟陳君遠瀛告我。謂有貨捐不照數交納者。未知確否。聞諸董事對於校務頗盡力維持。去年終已舉行國民科二次畢業式。埠中僅以甲必丹治理之。該甲長丘君克峻和藹可掬。愛護同胞。熱心公益。余往見之。殷勤招待。非似某雷珍蘭之傲物凌人可比也。

某日上午散步街中。忽見一少年警察。衣不束扣。手帶手表。指有金戒指數個。頭戴衣帽而歪斜。俄覺腹餓口渴。入飯店。見有盛鮑魚之空罐數個。余怪而問之曰。此乃劣貨。貴店何以有此。答謂係德興號辦來發售者。問他店售此否。曰無之。於此可見利芭蚶人士之心理。又屢聞人云。利芭蚶有黨二。員二三百人。勢力極大。該黨宗旨無論何事。皆以武力對待。不分親族。惟以同黨者爲最親愛。雖父母或親族之勸告改善。彼亦不顧。當地警察亦多入此會。故彼等敢藉勢凌人有如此者。未卜荷政府有何以善其後也。

附錄錫江報登載關於咨哏亞比利芭蚶風水災之調查報告原文於左。

去年古歷十月十八夜。利芭蚶狂風大作。海潮澡漲。波浪滔天。爲開埠(不過四十餘年)

以來所未曾有。計倒去茅屋四五間。(計全埠約一百五十間)板杯二十餘排。長橋三座。及損壞船艇多艘。尤甚者凡稍低之屋。多爲浪花滲濕。(全埠居海中)聞其損失總數約一萬盾。海中捕魚器(俗呼槽杯)倒去四十三座。每座資本至少一千盾。多則三千盾以千五百盾平均計之。亦損失六萬餘盾。其轄下頂角頭 Leiok palar 地方(由利芭蚶小路半小時可通華僑不及百人)諸椰園(約二十餘區。)海水亦大漲。園中水深沒脛。利芭蚶聯泰公司(主人丘克峻君)所經營之灰窯。損失尤巨。計約四五百盾。下角頭(在利芭蚶北方茅舍十數椽華僑不過五六十人均以捕魚爲業)茅舍亦倒去七八椽。而華豐號(主人丘克峻陳遠滋)損失。魚乾五六十担。及諸附屬品至少亦約一千貳百盾。雙安南 Soengei Saindam (地在峇眼亞比利芭蚶之中華僑不多業漁)王水賞君(該埠代理僑長)的板杯。亦被怒浪衝倒。聞今時峇眼亞比板杯損壞百餘座。大小船艇破碎者數十艘。中有多艘滿載魚乾。欲運出他埠者。亦都送往龍宮矣。計每船魚乾其值至少七八千盾。據海關主調查損失額數。至少八萬盾。海中板杯完全傾倒者二百餘座。衝壞一部分者更僕難數。按峇眼槽杯規模較別者爲巨。每座資本至少五千盾。多則

一萬盾。是此次之損失。當一百萬盾。不特此也。各種商業亦大受影響。尤以漁商爲甚。噫嘻。火災之瘡痍未了。風水之慘禍又來。何容眼華僑之多慘苦厄運也。容眼轄埠之井水港 Sinloi（山容眼往水程汽舟三小時華僑八百人業捕漁）七星（捕魚具之名稱）倒去四十餘座。此種七星上皆建茅舍以居人及曝魚棧魚。故傾倒時漁者墜海不下二三十人。失宗者數人。損失總數達十餘萬盾。其港口之臭礁芭地方。茅舍二十椽。被大水衝倒及破壞者幾半數。容眼對于岸之四角芭（小島也）高務等地方。棆杆板杆房屋之傾倒破壞者。損失亦頗不貲。又聞班哖 panch 轄之黎脾 Leidong 白沙坡等處之棆板板杆計倒去約百座。漁者失踪多名。損失須十萬盾云。是統計此次之損失。至少須二百餘萬盾。誠蘇門答臘空前之大水災也云云。

何牙利戰後之新形勢

泗陽王迺淡

依平利條約。何牙利之國境。應縮短其原有之範圍。其對於卡科斯路拔克亞國。退入三七五哩。羅馬居亞國。一八〇哩。約哥較拉比亞國。三四〇哩。奧大利國。一二五哩。統其現有之面積。爲三萬五千方哩。比之戰前。僅占百分之二七・八耳。其人口爲七百五十萬。較戰前

減少百分之三六。然戰前國民中馬加爾族約居其半。今則全部殆屬該族也。他種民族。零星散布。僅占一二三地方。其狀態極爲冷落。對達牛樸河之西。少數之多伊疵人。及佩庫斯地方之斯拉夫人是也。

該國舊都普雷斯樸爾克。（普拉奇斯拉巴）當達牛樸河之出口。乃一重要之都市。此次亦在陷失之中。於該都市油達亞族約增加百分之五至七。實占此國財政上產業上之主要位置也。

該國原爲農業國。而於戰後其內容更爲純粹。若巴奇克及巴那多地方之玉蜀黍。小麥。達牛樸之北小阿爾福爾多地方之大麥。甜菜。皆爲主要之產品也。又後者亦爲優良之牧場。今述該國之農產物。比之戰前其狀況如次。

名稱	減少量	名稱	減少量
裸麥	六二百分比	馬鈴薯	四一百分比
大麥	四七	甜菜	三七
小麥	四〇	葡萄酒	六一

玉蜀黍	二七	牧草	二九

對於牧畜上多拉希爾拔尼亞地方之羊。斯路拔克亞反盧退尼亞地方之牛與羊。並賚與大利亞境內之牧牛場。皆經損失。今其家畜比之戰前。有如次之減少。

	減少量		減少量
牛	三一百分比	豕	四四百分比
羊	二六	馬	四〇

當一八九〇年該國之生業中。農業居七一。工業居一二。至一九一〇年農業則爲六二。工業則爲一七。然至今日。主要之工業。殆已損失淨盡矣。一九一三年該國之礦產額。有二〇、五〇萬苦伊斯達爾。今日之產額。則僅占此五分之一。其所損失者。即爲北部之克梅爾及苦拉奇雷尼之礦山並馬拉馬路斯及多拉細爾拔尼亞之岩鹽礦山是也。惟石炭礦尚存在。然其戰前自國用石炭三分一即仰外國輸入。但利用水力。與天然瓦斯力補此缺乏之不少。

森林之損失亦頗巨。其現有者比之戰前。僅占百分之一七。此內六・五爲松柏科林木也。

其次工業都市之喪失。實爲其工業減退之主因。現有之工業。比之戰前。其減少率如次。即木棉工業爲四分一。麻工業爲二分一。羊毛工業爲十分一。製粉業爲五分三。製糖業爲五分二。煙草業爲二分一是也。

今其首府布達撲斯多。消耗品異常增加。即全國人口不滿八百萬。而此一府實占一百萬。此人口異常集中之現象。蓋由於國運衰退而然也。然比之奧大利亞首府維也納。其情勢猶稍良好云。

●雅浦島之狀況　摘錄

雅浦島在南太平洋。與美國之對外貿易。有重大關係。以其與代管問題及海電問題俱有關也。凡爾塞和約中規定太平洋赤道以北之德屬各島。悉歸日本代管。而接連南北太平洋之海電中心點雅浦島。亦在其內。前總統威爾遜氏因其與太平洋中之美國海電。關係重大。曾於和會中對於該島之處置。提出保留案。將此島作爲國際海電機關。同時即有一美國新聞紙特派一通信員往視察。報告該前島狀況。據云島中土人。以棕樹皮作冬衣。體質皆健全。前此未嘗有傳道士來島傳教。婦女以棕葉作裙御珠頸飾。裙長着地。在家則著

齊膝短裙。喜天然顏色。男子衣猶華麗。惟蔽體處甚少。髮極多。束爲角形。翹於右耳之上。角頂綴鳥羽一束。並木梳多枚。肩頭有珠串下垂。如初酋長。則其珠串之尖。必綴有野豕齒二。臂腿俱約棕葉之釧。土人工作甚勤懇。顧近年來頗遭厄運。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遇颶風全島爲蕪，既而又有一種熱帶盛行之植物病。椰膚皆染及。甚至於死。未幾。方思再種。而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二月間。又有颶風襲島。島中要要實業。即將椰果晒爲乾核。所產鮮菜及菜蔬甚夥。惟皆供土人之用。屋宇建造頗佳。村落亦頗潔淨。雅浦島並不爲一單獨島嶼。實爲四火山島所合成。四周有珊瑚島。伸至西北及西南。凡長十五英里。廣約四英里半。雅浦島並非土名。土人稱之爲伊伯島。地點在南部面積最巨。其他三島。則名都利麥泊與羅莽云。

歐游小記

熊遂

一　行程

吾國赴歐之途有三。最捷者爲西伯利亞鐵道。現因俄國政局混亂。不能通行。其次爲渡太平洋至美。再由美渡大西洋至英。第三即由滬至香港。由香港經南洋印度洋蘇尼士運河

地中海等處是也。余此次往來歐洲。均由第三途。所乘之船爲英國郵船得文薩 Devanha 其行程以倫敦爲起點。以橫濱爲終點。該船自橫濱抵滬因火夫逃散。停頓二日始行。上海至香港水程七百九十英里。快輪兩日半可到。得文薩船舊而小。(八千噸)每鐘行十英里。至福州海岸遇大風。停駛二天。行至香港前後已六日矣。香港至新加坡水程一千三百八十一英里。自港開行後。五日半始至。此段航程。純在熱帶。但風雨時行。天氣頗涼。比較香港之酷熱(陽歷七月終)頗有秋夏之別。新加坡開行二十鐘抵司徫咸埠港。Port Swettham 再行十餘鐘抵檳榔嶼。Penang 此段航程。經馬拉加海峽。兩岸相望。恍若長江。檳榔嶼至哥命波 Colombo 水程一千二百十四英里。航行六日始達。此段行程。横渡孟加拉海灣。間有大風。即所謂 Monsoon (印度洋之時令風) 是也。哥命波至孟買 Bombay 水程八百九十英里。航行三日有半。此段行程。沿印度西部海岸北行。風浪頗大。孟買至亞丁 Aden 水程一千六百八十英里。行六日有半。此段航程横渡亞剌伯海。風浪亦大。行近阿剌伯海岸。天氣頗熱。亞丁至蘇尼士 Suez 水程一千二百八英里。舟行五日。此段航程縱貫紅海。海水如油。天氣極熱。蘇尼士爲蘇尼士運河之南端。由此即入運河。河長八十七英里。行十五鐘始達

其北端瑟港。Port Said 天氣酷熱。令人難受。瑟港至馬賽 Marseilles 水程一千五百十四英里。行五日有半。此段航行。横渡地中海。天氣頗凉。大有秋氣。經過麥新拿 Messina 海峽之時。數見大魚躍出海面。饒樂趣。自滬至馬賽共計水程九千餘英里。航行四十餘日。較之西伯利亞鐵路自瞠乎其後。然乘風破浪。日行千里。非近時科學進步。曷克至此。

回國之船。爲法國郵船柯吉椰 Cordillere 其行程以馬賽爲起點。以横濱爲終點。經過地方。與英國郵船大致相同。惟出紅海之後。泊於亞丁相對之齊布丁 Jibeti 蓋一英屬。一法屬也。由齊布丁横渡亞剌伯海至哥侖波。不泊孟買。由哥侖波直至新加坡。不泊檳榔嶼與司偉威罕港。由新加坡北行至法屬交趾支那之西貢 Saigon 由西貢至港。此其相異之點也。

法船柯吉椰噸量與英船得文儻相近。設備亦無大異。惟英法民族不同。管理自不一致。英船員司均屬英籍。茶役則用印度人。法船員司亦屬法人。茶役則法人居半數。餘爲華人。厨役亦是華人。英船火食粗劣。重以印人之不潔。臭味逼人。酷熱之時。殊難下咽。法船火食精美。惟早餐異常簡畧。（作者曾兩渡太平洋所乘之船一爲滿洲 Momchuria 一爲亞細亞

皇后。Empress of Asia 飲食之美。較法船尤勝。）英船晚餐。須着晚餐服。否則頗招輕視。法船則極端自由。卽如此次同船之法前總理克里孟梭氏。Clemenceau （氏因法國社會黨反對。致總統落選。憤而遠颺。與其介弟及醫生一人。赴荷屬爪哇娛養。年已八十。貌甚矍鑠。此次自馬賽同船至新加坡）徒未見其一着禮服。其餘可想而知。英人異常驕傲。不分種族觀念甚重。卽非英籍之歐人。亦在輕視之列。法人和藹。頗能一視同仁。英人辦事。似較法人認真。例如每日船主檢驗艙位及每星期令搭客練習火警之事。英船奉行甚力。法人則隨便處之。

二　沿途地方

香港　此次赴歐之程。旣由滬向馬賽發航故首經香港。香港爲一小島。屏嶂聳立。自西歷一八四一年割讓于英。日趨繁盛。現爲英國東方商業之中心。大宗貿易。均操自外人。居民約六十萬人。不屬中國籍者祇一萬三四千人。最高敎育機關爲香港大學。有醫工文三科。房屋均依山麓建。拾級而上。晚間電燈齊放。恍若列星。極是奇觀。電車自山脚至巔。壁立而上。俯視港中。幾無大物。

新加坡 新加坡爲英屬海峽殖民地之一部。與馬來半島一海峽。當印度太平兩洋之要衝。世界巨埠之一也。居民約四十萬人。中國人居大多數。馬來人次之。印度人白人又次之。人種既多。語言甚雜。約有二十餘種。最有勢力者爲馬來語。福建廣東語次之。英語又次之。英人之于馬來語。猶之馬來人之于英語。不易通曉。兩方均賴中國人傳譯。此地大宗出產爲樹膠香物錫等項。華僑有資本者。多經營橡樹及輸入輸出貿易。無力者多充苦工。英屬華僑。比較荷屬華僑自由。唯現在英總督厲行干涉政策華僑學校註冊一事。即其見端。

檳榔嶼 檳榔嶼亦英屬海峽殖民地之一部。位於馬來半島之西。當馬拉加海峽之北端。人民物產與新加坡相似。島之勝境爲鶴山極樂寺。過檳之客。多往游焉。寺在鶴山之頂。左右羣山環抱。形勢與西山碧雲寺相彷彿。而寺內整齊潔淨過之。方丈名本忠。福建人氏。精明強幹。經營企業多種。有富翁之目。友人林君家資千萬。在檳城富豪中位列第三。原營米業。現英總督收歸國辦。改營橡皮。頗欲回國創辦實業。以政府無保護能力。現尚躊躇。

哥侖波 哥侖波位于錫南島之西岸。爲錫南巨港。原屬于葡。後屬于荷。西曆一七九五年。始入英人掌中。居民幾盡爲印度人。間有馬來人。西人甚少。中國人亦少。房屋矮小。到處

不潔。買賣多詐。出產以茶爲最。咖啡椰子次之。港有磯防風浪。蓋一人爲港也。近港之處。有維多利亞 Victoria 公園。花木極多。可代表熱帶之美麗植物。去公園里許有菩提廟。內有佛像三。一坐一立。一睡。睡者以寶石爲目。儼如活佛。佛堂四面。繪有天堂地獄等景。傍有一塔。即佛塔也。塔頂有月石 Moonstone 一塊。圓經近尺。附近有僧舍數椽。均小而矮。廟內藏有貝葉經多卷。途中與一粗工談話。問渠英政府待遇如何。答謂英政府甚惡。印人懷恨甚深。不久將有獨立舉動。歐戰以來。民族思想日盛。潮流所致。英人殊難高枕矣。

孟買　孟買爲印度之巨港。商業繁盛。過出哥侖波之上。大宗輸出品爲麥與棉。且與產棉之地接近。故棉業製造。亦甚發展。居民與哥侖波相似。惟英人略多。中國人則有八百左右。多係傭工。中國商店有二。經營綢緞事業。此地印人尤形不潔。以地爲床。以手爲箸。臭味逼人。電車無白人足跡。印度貨幣單位爲盧比。西曆一八九七年。採金滙兌本位制。定每盧比值英金一先令四片士。即英金一磅值十五盧比也。歐戰發生。銀價驟漲。印度幣制。屢瀕顛覆地位。直至去年二月改定英金一磅值十盧比。始克維持。

亞丁　亞丁爲火山的半島。位於亞拉伯之西南。現屬于英。地瘠不毛。各種日用之品。均

自外來。土人爲亞拉伯人。房屋矮小。穢汚不堪。此地雨澤甚稀。聞五六年始見雨一次。下雨之日。視爲國慶。各事停止。港後有水池十餘。均鑿山而成。工程甚大。船舶往來。均在此添煤。商業則純屬轉運性質。蓋港民消費力甚有限也。

雍港　雍港位於地中海岸。當蘇尼士運河之北端。爲歐亞交通之樞紐。港地甚小。街道寥寥。居民多屬埃及、亞剌伯、印度等種。土人工藝品甚少。市上貨物。非歐洲出品。即屬日貨銅質玩物。刻有埃及古蹟。旅客多以爲埃及出品。爭購以作紀念。及細辨之則日產。日人真不凡也。

齊布丁　齊布丁爲東非法屬索馬里南 Somaliland 之海港。與英屬亞丁遙遙相對。天氣異常乾熱。船面日光。勢同烈火。當午有西婦二人。因熱暈倒。居民多係埃及黑人亞剌伯人印度人等。抵港之時。有法人十餘來謁法前總理克里孟梭氏。幷有少年法婦贈花一抱。用三色綢帶束之。(法旗顏色)克氏演說此次東游宗旨。後乘一汽船赴岸。船上以綵旗點綴。旁近軍艦。均紮綵放炮。表示敬意。晚間回船時。炮聲復作。幷有黑人貴者三人伴送。三人衣服。似歐美大學畢業禮服。如我國僧人之袈裟。但顏色純青。有帽垂於後。衣服前後中段

有鏽花一團。酷似前清之補服。此種服式。想係土人尊重禮服。法人仍之。亦羈縻異種之一法也。

西貢　西貢爲法屬交趾支那 Cochin-China 之首都。梅江河口上行三十英里之巨港也。出產以米爲大宗。魚類次之。中國人數近十萬。有中國街數條。多屬不潔。而矮小鴉片烟館。觸目皆是。言之痛心。西貢習慣。每日十一時至午後二時爲休息時間。停止交易。天熱故也。

三　歐洲

馬賽　馬賽爲法國南岸巨埠。工商會集。略似上海。我國祇設名譽領事一人。照料來往要人。法國對於東方及沿地中海各國之貿易。均以此爲裝卸之地。故商業爲法國諸港之冠。工業以煉油製皂煉糖碾穀爲主。街市不潔。市民多呈喪汎氣象。歐戰結果。法爲勝國。人民當如何愉樂。乃社會狀況適相反者。蓋歐戰數年。法國元氣大傷。雖獲最後勝利。猶人大病初回。力氣大減也。

馬賽至巴黎　由巴黎里昂地中海 P.L.M. 鐵道十四鐘即至。火車速率甚大。設備尚優。

座分頭二三等。搭客異常擁擠。購票之外。須預定坐位。否則無坐可覓。鵠立而已。

巴黎　巴黎爲法國都城。當法國北部之中心。馬因河 Maine 會合色因河 Sine 之下。形利勢便。工商業均盛。法國以美術著名。其重要街道。均潔雅可愛。美麗建築甚夥。最著者爲若脫打姆禮拜堂。Cathedral of Notre Dame 與魯佛 Louvre 博物院。院內儲藏世界最美之油畫及雕象甚多。横亘色因河上之大橋有八。最著者爲亞歷山大第三 Alexander III 橋。此橋爲銅質。所費甚巨。巴黎人民。多異國人士。服御華美。不露戰後苦況。但飯館戲園電車等處之粗工。均係女人。麵包全係黑質。白糖稀貴。則戰後之窘狀也。

戰後窘狀。於經濟方面尤著。法爲金本位國。市上不第金幣絕跡。銀幣亦屬寥寥。所流行者純屬紙幣。與銅質輔幣。法國紙幣原以五佛郎爲最低額數。現在紙幣有一佛郎者。有半佛郎者。且此種小數紙幣。由各地發行。不能通行全國。極形不便。紙幣充斥。幣價自落。故法美匯兌平價。約五佛郎值美金一元。現（一九二〇年九月）需十八佛郎。法國與瑞士爲幣制同盟國。然法佛郎之值。不及瑞士三分之一。故法國銀佛郎偷運入瑞士者甚多。尤足奇者。購買貨物之零星尾數。均以郵票找還。法國人民出境。所帶貨幣及有價証劵。統計不

得逾五千佛郎。如逾此額。須得財部之特許。此限制富翁出境之法也。

巴黎人士不一。生活懸殊。戰後物價昂貴。生計甚艱。就普通而論。中上生活。每人月需四五百佛郎。各省費用較少。我國留法官費學生。某每月費八百佛郎。學膳宿費均在內。某法國公司副經理。月薪五百佛郎。其妻及二子均恃此爲生。二子尚須入學。異常窮苦。經理如是。其他工人可知。但法國朝野。頗予工人優待。例如對於有子女之工人。給以額外工資 extra Wage 及減價火車票。皆救濟之良法也。

華人之留法者約二萬餘。其中工人約二萬。餘爲學生。近年華法儉學會送出學生約二千。此項學生。以做工爲主。工餘求學。赴法青年。多以求學爲主。作工爲輔。故一到法國。頗形喪沮。且所作之工。純是粗工。非身體强壯者不易盡職。一班文弱青年。尤陷苦境。有志儉學者。第一。須能耐苦。第二。須備佛郎八千。(約華幣千元)作爲一年在法豫備法文及等候作工機會之用。較爲妥當。巴黎有中國飯館一二家。一爲中比合辦。房屋整潔。食品尚佳。外人亦多往焉。

瓦雅皇宮　瓦雅皇宮。在巴黎城之西南。火車半點鐘可達。宮爲法皇路意第十三 Louis

XIII 所創。至魯意第十四大加擴張。建築費五萬萬佛郎。及魯意腓立 Louis-Philippe 始改爲博物院。內藏油畫雕像甚多。壁上油畫。可爲法國史讀。魯意第十四與其后之床褥及御用馬車。均照舊保存。宮內鏡廳。Galerie des Glaces 極爲華麗。一九一九年之和約即簽於此焉。宮後有花園。規模宏大。四處植有叢林。建設雕像及噴水池。每逢星期日。巴黎市民多往鄉村游覽。鄉村人民則來瓦雅娛樂云。

巴黎至倫敦 由加來多佛 Calais-Dover 佛鐵道祇須八鐘。加來多佛。爲英法兩國距離最近之點。中隔多佛海峽。鐵道不通。須換渡船。約一小時即達多佛。此海峽多有風浪。船甚顛簸。

倫敦 倫敦爲英國巨埠。位於特姆司 Thames 河之下游。人口五百萬。世界之最大城市也。英政府在焉。世界各國。均有貿易關係。然以澳大利亞及印度之商務爲最重。製造事業亦盛。故倫敦空氣。遠不及巴黎之清新。大英博物院 British Museum 爲世界最著之收藏所。內容甚富。我國稀貴物品。如古瓷古代器具古書字畫等類頗多。大英美術院 National Gallery 內藏油畫極多。大英國會。立於特姆司河畔。前面鐘塔高入雲霄。令人望而生敬。與國會斜

對之美麗建築爲偉士明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 英國君主及有名人物。均葬埋其中。基上均有極美雕像。此外如倫敦塔橋。聖保羅 St. Paul 禮拜堂。柏金漢皇宮 Buckingham Palace 皆有名建築也。

倫敦生活較巴黎昂貴。倫敦社會亦多帶貴族色彩。歐戰以後。紙幣充斥。價物暴漲。工價隨之。然工價之提高。終不及物價騰漲之速。故一般工人所得工資。雖較戰前爲優。然以之購買物品。尚不及戰前所得之半。商人困於重稅。亦多難色。對於新立特利稅則。Excesess Profit Duty 頗有怨言。英倫紙幣。原由英倫銀行發行。最低額數爲五磅。現由財部發行一磅半磅紙幣。紙幣既多。金錢當然絕跡。但市上銀先令尚多。較之巴黎勝一籌耳。此項先令成色。原爲千分之九百二十五純銀。去年幣制條例。改爲千分之五百。其結果近於價值減半。英美匯兌平價。原爲每磅合美金四元八角六分。現值三元八角左右。其幣值低落之程度可知矣。

英倫銀行。爲英國金融中心。關係綦大。其建築形式。與尋常房屋不同。四面牆垣。均無窗戶。光線均由天窗輸入。房屋不甚宏大。惟極形堅固。正廳分發行部。及銀行部。發行部專管

紙幣發行銀行部則專營銀行業務。尚有國內公債部。外國公債部。銀行交易部。董事會議室。各處陳設均實而不華。儲藏現金及紙幣之室。均有二鎖。分二人執管。四處駐有銀行看守。着紅制服。營業似不甚忙。蓋該行爲銀行之銀行。事尚簡也。

其他歐洲各國。如意如比經濟狀況亦甚窘迫。意大利紙幣較戰前流通均數多五六倍。價値減半。比國受創甚深。幣價亦落。但內部恢復甚速。至中國方面。尤屬困難。奧國已瀕破產之境。德國以戰費賠款及領土減削之關係。負重力微。馬克價値。不及原値十分之一。加以俄國內部紛擾。平素仰其供給原料各國。大受影響。歐洲人民。多抱悲觀。非無故也。

此次往來歐洲。時間短促。所得甚少。各處情形。略具於上。尚有感想三端。述爲本篇結語。一爲智識征服。由中國至歐洲。途中各種民族。如馬來人印度人亞拉伯人埃及人等。其智識遠在征服者之下。可見立國大地。非有智識。不足自存。二爲民族主義發達。此種主義。原爲舊物。然不如現時之普遍。威爾遜氏民族自決之論一出。全球皆受影響。現時凡在異種勢力下之民族。如印度埃及等。均有革命運動。但此種主義能否實現。仍視智識程度爲轉移。三爲勞動問題。勞動風潮。瀰漫全球。而以歐洲爲最烈。罷工之事。日有數起。此種舉動。原

非新產。但以前罷工。不過要求加薪改良待遇等事。現在工黨要求屬於剷除資本制度。富有社會革命性質。實屬最困難之問題。一日不解決。世界恐一日不能安寧也。

●非洲大陸一夕談　（寒烟）

大卡 Dakar 為非洲大陸諸國殖民地最重要之都市。適居南美西歐兩大洲之中央。由南美巴西國北方都市大鵬南北顛城往大卡。其航程為六日。而自大卡往歐洲南方大都市利思木 Lisbon （葡國京城）其航程亦為六日。且其地位。在輿圖上。特伸首向大西洋。以與航綫相接觸。恍若於村舍鱗列中。獨出一酒旆。高張向道左。令行人之視線。莫不如電燈線之群集乎電桿也。他日西歐南美之交通。益見其緊。則大卡之見重於世者可想。

大卡在二十年前。僅為瀕海之一村落。其時重部要都市為瘦栗河下流入海處之聖露濟 St Louis 法屬非洲大陸瘦栗阜 Senegal 殖民地之首府也。由聖露濟西南行抵大卡之一隅。今有列車可通行旅。行程在兩小時以上。介乎兩城市面。尚有一大市集曰「羅屏」產花生油。為西部非洲大宗輸出品。羅屏聖露濟等處。均近海岸。因不當航綫之衝。遂不得不有大卡新城。起而代之。今法國屯軍大卡。以一將軍常駐統轄。雖其街市清淡。僅類歐美之一

學校村。town 面守備森嚴之象。固儼然一海上軍鎮也。予輩遠涉重洋。所歷國境過多。而所感受之困阻。亦復屢見不鮮。其他姑弗置論。即單就郵政一端。若得有心人。以其所涉歷。隨處留心。綜成一帙。亦足供吾邦人玩索。正不徒利便行旅而已。特各國文字不同。遠遊者通才不易得。此項專著。成之亦正不易。茲姑以法國之大卡言。按照法國郵章。凡遇掛號信件。須由寄信人自行請領妃紅色小單片。每件兩紙。甲紙填寫發信人姓名地址。乙紙填收信人姓名地址。然交由局員簽名。並有三聯式與郵票等大之號碼標紙。由局員分貼信面及兩小單片。貼後鈐年月日小圖章。甲單存局。乙單交發信人作爲掛號執據。此種手續。較我中國之鉛筆作狂草。打印了事者更爲繁瑣。若信件較多。或寄者填註方終。而郵局收掛號信時限已過。或僅爲寄信。而枉費極可寶貴之時間。記者此行。適中其弊。此爲盡人所不及料者。

至若車夫苦力等之蠻頑刁狡。行遍全球。恐當以我中國上海碼頭爲最甚。前在中國讀偵探小說及看描寫泰西黑暗社會之影戲。覺世途之險。歐美若視我華爲更甚者。實則正未盡然。蓋宗教思想與教育功能。究足範圍彼列強大半數之人心也。記者此行向非洲。頗以

爲蠻荒黑種人。非同北美任傭役諸黑人。或有足令吾儕戒懼之處。及抵彼岸恍然若失。蓋記者在渡船中。偶啓銀箧。中貯金磅盈握。誤爲黑人所見。頗覺岌岌不自安。疑其如上海之搖船板者。或轉瞬有意外之苛索。不意此輩亦然。於抵岸時。仍照例索價每人兩佛郎半而去。此等事記者雖偶涉疎虞。而我邦人後此之游大卡者。仍宜其千萬愼重。勿再有此荒率之舉。

登陸後雇馬車。每小時七佛郎。各御者索價。亦復無些微之增抑。在旅社晚餐後。於帳櫃前給侍者酒資。而此侍者亦黑人。立館主前反見瑟縮不安。途中遇黑人嘗對諸游客敬謹任引導。必至目的地而止。此均見殖民地黑人之馴良矣。黑人族類。非洲各地。每見隨地而殊。令以記者涉歷所得。度粟皇之黑人。與北美紐約等處黑人不同之點。尚有三端。一爲衣。一爲住。一爲瘦粟皇之語言與文字。

凡作世界之環游者。見北美之黑人。恆存厭惡之想。因其固有之特點。已無所見。若更覩塵垢之西帽。加破爛之洋服。而匍伏於煤烟瘴氣之窟室。鮮有不令人作三日嘔者。今黑人在非洲。所居仍古樸之草舍。所衣乃若寬袍大袖之朝鮮人。其女子服裝。又微類印度人。令人

耳目爲之一新。故其地郵片郵票。遍印此等圖像。而遊大卡者爭購之不逮也。大卡行用之法國紙幣。乃爲瘦栗皇法國殖民地銀行所發行。其票面兼印瘦栗皇文字。蓋非洲阿拉伯文殘印之一。旅客見之。亦足與黑人之象牙細工與手織品同爲遠航中所得非洲大陸之各物。

法人嘗註非洲大陸之無聊。亦幾如古人之謫戍窮邊絕塞。其地荒瘠。草木不甚繁滋。若乘輪舶經洋面遠眺大卡。不啻僅一緜亘若長蛇之淡栗色土阜。而不見有人家與樹木。又孰料此中已駐有大隊軍馬者。大卡之爲非洲雄關。正與西美金山海口之長林掩蔽。遠視若長城者。其道相反。其地居北緯十四度半。西經十九度半。北進近大沙漠。夏季異常炎熱。陽歷十一月以後。復足以雨滋致病。

同舟英人語予。若干年前。此間有『白哲人種塚墓』之號。誠足令英雄氣短。但白種人百折不回。不因履危蹈險而稍抑稱雄海上之心。今危境將漸成安土。而不毛之大卡。如古人所稱爲石田者。亦竟有新綠成行之蔭道。點綴乎城市間。人定勝天。於茲益信。予有大卡夜泊詩云。

近海徹颶起。清光淡處流。荒源綿大卡。夜月踏非洲。白塚銷英氣。紅芳冷素秋。樓船莽煙水。天際散群鷗。

非洲大陸之足令人短氣。不獨『白晳人種塚墓』之說而已。一切事物。亦無往不感秋容憔悴。當予在旅舍進晚餐時。羹饌垂盡。侍役以果碟至。則炙栗五枚。媽檬瓜半個。回餅兩大粒也。三物皆非洲產。炙栗殊美。媽檬瓜亦不甚惡。惟均帶『乾瘠』狀。非若歐美大陸果物之飽滿。予因歎非洲舊大陸元氣已盡。如誦白居易琵琶行將終篇時。覺潯陽江上之楓荻。更形蕭瑟也。其尤奇者。道旁芙蓉著花。紅色爛然。即之似將萎敗。海濱月影照水。其色異常幽邈。亦不復有大洋中望月之高曠與新大陸海濱步月時雄奇豪邁之感。此誠非深玩熟味。不能遽信物候之移人矣。

大卡無每日發行之報紙。其每星期發行一紙者有三種。一名電聞。一名法屬西非洲日覺報。一名藩對屏衛報。其材料之乾枯。亦與環境事物之索然寡興者相同。約略計之。常年不動之廣告。占去八分之五以上。長篇泛論占去四分之一。所謂新聞者。彷彿僅似我上海各大報後幅之輪船出入口日期表、與北京各報東西車站人物表。改作西文。拉雜充數而已。

此又海國之奇談也。

旅非洲各人士。所恃以消遣者。日間或傍晚。有類似北京中央公園半居巖下。半居巖外之露天茶座。但其所飲者大抵非茶。乃啤酒與汽水耳。昏暮而後。街燈大抵熒然如豆。不甚明朗。各廛肆各住戶亦莫不然。故街市收場甚早。頃刻寂然。各人士所恃以遣此良夜者。惟往各戲園坐長條椅倚板桌觀雜劇。其情狀絕似北京戲園看劉喜奎與張小仙。惟西人戲園售冰飲。無論水酒。索價極昂。不能如國之盌茶可暢飲耳。彼歐美列強。雖足自豪於天下。然其國中人士所以自處者。以予探詢所及。亦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感。若被指派赴荒洲絕島。一種侘傺無聊之狀。更甚非我北京酒食徵逐無往非樂之士大夫。所可同日而語。人情莫不習於鄉土。壯志止可振奮於一時。有時不能不因天時物候。而默換潛移也。獨我中國首都之北京。其社會情態乃與羈居荒洲絕島之輩。同一無聊賴。抑何自暴自棄之甚耶。豈我北京大融鑄移易青年氣質之熱力。亦若炎荒之火熾將令遍地成荒漠歟。

大卡之遊既畢。步月而歸。將及夜午。臨流小佇。涼風冉冉而至。覺處境又甚奇特。蓋其地彌望平蕪。無崇山高樹之勝。吾人對之。絕不感荒漠者。正以其對大西洋水。其吐納之奇觀。地

勢伸出海面。風勢所向。隨處流通。披豁胸襟。因足令人吐氣。而洋岸間隨處徵作一澼勢。令出口船均繞行向前。又大有容納一切之度。不徒足增月光之美而已。更得七絕一首如下。

數點明燈臨水次。一輪皓月鏡匳開。非洲西畔無林壑。惟見涼風弄影來。

說郛

江北匪患與交通問題答客問

壯學子身羈京國。心繫故園。每接家書。輒聞匪警。慨萑苻之不靖。念桑梓其何辜。繞室周行。排愁無術。雜展書報。藉開心顏。適得隴海路東段南北線爭議諸文。已陳芻狗。翻閱再三。不禁悠然遐想。愁然深悲。感土匪之鴟張。益痛交通之閉塞。有不速客者。貿貿然至。曰子何憂之深也。因告以故。

客曰。匪患與交通。二名詞絕不相聯屬。子說毋乃不倫。

曰惡是何言。個中實有相通之消息之關係焉。客試坐。吾語若。土匪者初究畏人畏官畏兵者也。大率產生於僻塞之區。蓋其地與世隔絕。除少數土著外。遠人罕至。官吏憚往。彼乃得人棄我取。從容嘯聚於其間。故語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未聞四通八達。熙來攘往之場。若輩得公然盤聚爲良善害也。江北自徐州迤東至清江浦。在昔固入京通衢也。冠蓋輪蹏。絡繹不絕。而一綫清渠。歲運天庾正供。舳艫銜接。常綿亙百里。其時闤闠。絕少匪患。固由海寓昌平。年豐民阜。然自別有故矣。迨輪船鐵道通行。形勢頓變。益以時難年荒。及其他種種原

因。而荊榛荒蔑。豺狼滋生。遂演成今日一土匪俱樂部矣。

客曰。土匪之盛。已知一部份因交通阻閡所致矣。而僅一隴海路南綫。可以貫穿宿泗淮漣諸縣無遺。爲交通槖鑰者。又奈何舍之而用北線。江北士夫。毋乃甘老匪鄉乎。

曰客何知。此當時最大爭點。淮人與海人因久久相持。淮人意見卒未詳容納耳。當夫海灌終點未決定時。海州資本家某某等多人。覬覦開港臨洪口。大事收買該處地皮。爲將來主人翁。(聞幾成包攬每畝價不過十餘元。刻已漲至三百元。且有加無已) 一面即運動北線。民國五年舊國會復行召集。兩屬議員常爭持於衆院。揚屬議員出而調解之。海屬議員卒屈於理論。撤回原案。改途從政府及工程司測量員方面進行。嗣淮屬在鄉士紳又公呈政府。在京新國會議員亦開會京師。共謀挽救。惜個中乏大有力之人物。其次接近政府可稍稍爲力者。又個人職務孔多。官事大忙。謂無與乃公事而漠然置之。未幾政變復起。新國會停。南線無過問之人。而海人遂得達初志而唱凱旋矣。茲路原非淮海人誰何私產。試平心就鐵路本身比較南北線利弊。前說具存。不難評判也。已矣復何言。

客曰。決用北線之故。略聞命矣。即使改用南線。其克消弭匪患之說又安在。

曰此尋常之理。始猶可喻也。蓋借大鉅工。需用人夫小工必夥。無非就地召雇。彼不得已而爲匪者。且將棄匪作工。而匪之來源少。且工程之地。人夫蝟集。益以護工軍隊。（此層原非規定。在而江北作工。則視爲必要。）匪將望而退避。則工程所施之方。即匪逃避之境矣。此猶就築時言之。一旦路成。本地土產。輸出既易。外方金錢。收入亦多。且南北溝通。文化流注。人民生計智識。同時增高。誰復擲生命爲匪者。即少數凶頑。不知悛改。而上海而徐州。下而清江浦。及中間宿泗四縣。衛駐軍隊。又有沿路保路軍警。兵力厚而運送靈。掩擊甚易。匪將何以立足乎。此非交通便利減少匪患之證乎。

惜哉其決用北線也。今徐州迤東。業已開始興築。臨洪口亦已籌辦商埠。鑄鐵九州。成此大錯。行見莽莽數百里平原沃壤。風氣日塞。民生日弊。而匪風亦愈不可遏矣。所懼者駱馬之中。洪澤之畔。西楚霸王遺俗。淮陰市上少年。好勇敢亂之性。猶有存者。叢集既多。將產魁桀。涓涓不已。必成江河。一旦中原有風塵之警。草澤之雄。立起而攘臂號召。則被害將不止江北一隅也。明末流寇。近世白狼。可爲寒心。迴時追悔今日養癰之故。其何及矣。

客曰。成事不說。來日大難。不可不急謀補救。報載有人提議興築通徐鐵路。其關係可得聞

乎。

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果爾正復大佳。蓋既築此路。北段必徑襲隴海南線。別無他途。言工程則沿用舊日驛道官隄。廣廣長衢。既鈔收買民田。復省橋梁諸費。言繁盛則城市街接。土產油餅花生。魚鹽雜糧。沿路可上。惟至清江浦須繞而東南行。不過仍沿運河東隄。又有舊勘瓜清綫可循。折而向通之點。大概自邵伯埭東行沿裏河岸。入泰縣。穿如皋。中除兩縣治外。如仙女鎮姜堰海安。亦皆繁盛鎮市。商務素佳。此路成則長淮南北。聯貫一氣。血脈流通。裏下河與區域產之魚鹽米。不獨可以坐銷。而上溯中原。既可與西北諸省相往來。下之通滬一水。出海極便。更可與沿海諸埠相周旋。局面宏濶。貿易發達。視隴海有過之無不及也。其裨益固不止消弭匪患也。

客曰。如所云則路綫所在。皆運河裏河汽車所通。不已便利乎。

曰客知其一未知其二也。無論小輪速率俄抗。去火車遠甚。而運河本身。向以抑蓄運漕。裏運且役之灌漑。故竭全國之力而治之。歲修經費極少在八十萬以上。漕船。猶時患擱淺自漕運廢而經費低減且至八萬元。上游魯境微山諸湖。向為運河水櫃。亦日漸淤墊墾種。冬

春水涸。淺處幾欲揚塵。帆船且不可行。所謂通輪者。清江浦以下。每歲不過八九個月。以上不過伏秋時一二月耳。預料結果。此河必不免陵谷滄桑之例。隨微山諸湖而淤塡。今雖設局大舉修濬。而疑不易集。事難爲繼。六年以來。成效安在。正所謂天然淘汰。末如之何也。客曰。運河將廢。無補交通。固然。然瓜清清徐汽車之說甚盛。不亦以代通徐鐵路乎。

曰是亦不可同日語也。火車價廉而儎貨多。汽車祇搭客及隨身輕件已耳。且其價甚昂。此途尙乏貴客大商重要人物往來。以中下平民小商估大多數。此輩誰肯出鉅資乘汽車耶。瓜清線或可持支片時。清徐則必無幸理。徒耗血本。何能與吾輩所期望所計議有利無弊有勝無敗之通徐鐵路比乎。

特是議甫提倡於今日。事不知發端於何時。將來能否必辦。辦之能否必成。又在不可知之數。口渴而遙望林梅。腹飢而垂涎畫餅。亦無聊時之極思耳。論議未終。巡報適至。而江北匪耗。愈咄咄逼人矣。因相與太息閔默久之而罷。

●江北運河之施工計畫　　摘錄

江北運河設籌濬局二年。設督辦工程局又九閱月。所有籌備事務。完全竣事。至今以後。在

運河本身。爲實施工程時期。在沂沭兩河。尙在籌備時期。前開評議會。議决第一年施工計劃。計需九十八萬元。現存之欵。止四十二萬五千元。不敷尙巨。會議結會。以爲運河工程。不獨有關民田。實爲江北商業交通之最大利器。此次浚運經費。自不能專使貧民擔負。前經部定之貨厘二成。亟須實行。已與商界人士。從長協議矣。欲知施工計劃。不可不先說明運河之概況。記者常往來於運河最盛。深知該河關係交通之重要與其難治之狀況。略舉大概如次。

交通之重要。該河自蘇魯各界之黃林莊。南至瓜州入江。計長約七百里。貫江北徐。淮揚之中心。其運帶交通者。於淮揚則有張福河。以達於長淮。有鹽河以達於海州。於邵北則有裏河以達有上下。運鹽河以包舉江北淮揚徐海通之五屬二十餘縣。運河不治。則此二十餘縣之交通阻。故地方人士。衆治之心。與貴難當局之心而幷急。

難治之狀況。運河純係人工鑿成。本身無水源。專恃他水以爲源。在中運河（自黃林莊至於淮陰）則以汶水爲源而蓄之。此爲微山湖。在裏運河（自淮至於瓜州）則以淮爲源。而蓄之者爲洪澤湖。前清漕運時代。每歲以百萬國帑經營之。漕罷以後。久不施治。所有閘

壩。失其吐納之效用。微湖淤涸。汶水源枯。而中運塞。洪澤暢宣。淮水無存。而河裏運塞。水無來源。雖神禹不治。此一難也。治運河者。不獨須蓄。而且須洩。然水大而洩。水小而蓄。猶易事也。運河則反是。冬春淮泗來源極少之時。即爲下游農田須水之時。洩之惟恐不多。夏秋淮泗來源極多之時。即爲下游農田患水之時。蓄之惟恐不至。即水大而反不宜於洩。水小而反不宜於蓄也。此二難也。

以此之故。前運河局職在疏濬時。對於運河利病。及救治方法。業已詳加實測。逐細調查。得其要領矣。其治標方法。則修治歸海各壩。以資蓄洩。修治高郵西堤石工。以固東堤。濬深高郵界首運河。並配平其他河底。使湖水倒灌。以利交通。故數年以來。盛漲時無開壩之危險。而盛涸時尙有一線之水。可通帆船。此則數年來補苴之功。不可沒也。

惟是欲使界首河可以通航。必須展寬河身。非挖泥機船所能辦。必須建築壩堵水。以人工挑濬。有此數難。(一)水大時商船可以航行外湖。不易攔河築壩。(二)水小時可以攔河築壩挑濬。然其工程必須二三個月不能通行商船。(三)可以築壩之時期。在十一十二月。然其商船生意正旺。深感交通不便。正二月商船較少。而春水將生。壩工易潰。(四)築壩堵水。

以及地方駁岸工程。非四十萬元不辦。無此現欵。不敢着手。以此數難。是以前運河局籌之數年。有志未逮。必至今日始能提議及此也。

以地勢高下論。高郵水無論如何。不能倒灌至界首以上。則欲救濟淮寶運河之交通。必須開其水源。(一)在整理中運河閘埧。使泗沂之水有所蓄而源源接濟。(二)在早諸三河埧。使洪澤河儲水由張福河源源入運。(三)在配於淮寶間之河底。使商船不至擱淺。此項經費亦須十萬元。此大略也。

按治運之說。喧嚷已久。自民國三年設籌濬運河工程局。迄今已八年矣。當時擬分三年。籌欵百萬大舉。撥淮揚徐海二分畝捐為經費。收數寥寥。補其不足。各縣又挪借紛紛。據民國七年調查。支欵已二十萬。僅存挖泥機船數隻。是徵欵雖籌而運不易治已。今雖由中央特任督辦專員。其效亦可概見。此文歷舉其故娓娓陳述。足與上篇答客問論運河一段相印證。故連類及之。非謂運不當治。知其實不可能耳。他日導淮大計苟若成。枝節之謀。不難順便解決矣。

編者誌

京西畫眉山溫泉療養院記序

閩侯林傳甲撰

中國居溫帶之中。而中央首都。適在全國之中。無漠北苦寒。鮮南酷暑。是以歷代建都之久逾七百年者。無逾此也。孔子之道中道也。亦溫和之道也。子貢論夫子溫良恭儉讓。以溫爲五德之首。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聖人容貌之藹乎可親者也。四時代行而以春爲歲首者。以其溫暖也。余少賤負笈。不憚遠遊。南行不避煙瘴。北行不避冰霜。初不敢求安居以自暇逸。然當馬瘏僕痡之後。手足不仁。亦以生入關中爲樂。然後知京師爲溫煖最宜之地。西山爽氣。泉水清冽足以避暑避囂。比年纂大中華地理志。已馳驅十五省。刊行十二冊。京兆志西山章。猪眉山。附紀黑龍潭西八里許之溫泉。溫度低於湯山。周圍土壤。皆出自鹹。粗舉大端。別於湯山行宮之熱泉。及昌平之煖泉而已。余聞西郊父老言。茲泉附近山環如屏者。皆猪眉山。若顯龍山則附近一邱。是以從其大者雅者。高陽李石曾先生。於此建療養院。徵文於余。余自憾不精於地質學。然喜浴溫泉。吾國溫泉極多。在省城者五。湯門且以名其門。俗呼官湯。官吏紳商多休沐於此。城中有湯巷。東門外有湯浴里。水部門外王莊皆有溫泉。而崇賢里則數十步。輒迸一泉。或在河口。此余在籍時游眺之場。周遊各省域皆無此樂地也。古之溫泉。每因文人名士而益顯。如江蘇江浦。安徽和縣。皆有香泉。浴

之愈疥。溫氣中含有香气。相傳均爲梁昭明太子所浴。是以兩泉皆別名太子泉。而野山之溫泉。則含有硃砂。熱可燖雞。河南之溫縣。因溫泉得名。著於春秋之時。湯陰之湯水。亦含有微溫。山東曲阜縣。東南十里。亦有溫泉。雖大寒時亦可浴。山西孝義縣西有溫泉鎮。即唐之溫泉縣。江西龍南縣西南。熱水湖。又名湯湖。土人用此熱牲。爲溫泉之最大者。宜春之定光。溫泉。能熟雞卵。水中猶有游魚。又可見天地生物之不測。湖北應城湯池港。硫气沸騰。可資灌漑。爲溫泉之最長者。直隸赤城寶濟鄉。有暖湯七十二眼。爲溫泉之最繁者。大抵凡大山脈所經，火山餘燼。必有溫泉。不勝枚舉。雖塞北人跡所不到之地。如黑龍江墨爾根東南。烏德鄰鄂模。即爲有清乾隆時地震所成。今名五大蓮池。屬龍鎮縣。爲膏腴地。呼倫貝爾索岳山脈中。亦有溫泉。蒙古人亦知浴之可愈疥。則崇拜之爲聖泉焉。再觀內地溫泉所在。無不有廟宇。前人但知靈異而未深考其火山之來脈。知自然之利用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志地理。於無益之寺觀。則力加刪汰。於有益之水泉。則力爲表揚。猶自惜綿力之薄也。然余成地理志以後。必有礦廠工廠學校醫院繼起。或過於秉筆時所希冀。大中華地大物博。豈有盡藏。管蠡所窺。貢獻於國民者。已瘁我心力也。李石曾先生在歐洲。發明國產大豆。功在世

界。余耳其名而未及一謁。蓋奔走四方。萍蹤無定也。今先生惠書獎勵。賜讀溫泉小記。傳甲曷敢已於言哉。雖然先生爲高陽世族。文正之子。能以實業化成鄉俗。增光國際。成績昭著。無待揚榷。傳甲爲閩侯世族。去先生南北數千里。然昨日先生書至。老妻因始祝宗梁。輒太息曰。昔先曾祖姑于歸高陽李氏。先祖與文正公爲表兄弟。家君則文正之表姪也。中國諸大族。互締婚姻。如絲蘿附喬木。親戚故舊。有相得益彰者。傳甲在寒微時。不敢妄爲攀附。比年官味淡然。敎育實業。差足以自立。久慕石曾姻長。席世家之門蔭。不入仕途。學貫中西。悉歸實用。歆羨久之。茲院成。其療養之功。嘉惠無窮。不比近日園公遊藝。專爲娛樂之地。而不盡適於衛生也。石曾姻長既引余爲同志。余益慄乎大中華神聖之華冑。當卓然自立。其少賤不顯者。亦當如茲泉自保其清潔溫和。不患在深山而人不知也。抑余更有感者。先曾祖妣曾氏。亦閩侯世族。君子之澤。延及五世。表姪曾毓雋。嘗訪我於黑龍江。執禮甚恭。余再入都。毓雋附權勢致通顯。余知其必敗。作表兄曾伯厚七十壽序正言以諷之。不數月而曾果敗。茲泉即毓雋所租之別墅。以彼高華之才。豈不知山林之樂。如果早於見幾。至今日爲西山富老可也。然權利之途。勢如騎虎。毓雋之別墅。但知有私家。石曾姻長之療病院。則博愛

為仁。天下為公矣。余萊筆所至。雖疏族遠親。亦如兄弟視四海無異一家。今大中華地理志。尙待進行。一息尙存。此志不懈。天將加我數年。以卒此業乎。覺病後之精神。尙可從通儒碩學之後一發海內之寶藏也。

附溫泉小記

北京西北山中人所共知之溫泉。惟在湯山者。其在顯龍山北石窩村(慣稱溫泉村)之廟中者。「名不彰著。」早如明碑所云。是故求諸記載。亦多不詳。其地在宛平縣屬。然順天府志宛平縣志。均未及之。惟昌平州志云。「溫泉一在湯峪山下去州治西南三十二里許。」當係指此泉而言。大中華京兆地理志述西山聚眉山。言及「黑龍潭西八里許有溫泉。溫度低于湯山。周圍土壤皆出白鹹。」亦指此泉。湯峪山地人今無言之者。聚眉山則有之。但距溫泉尙遠。最近者。實本地人所稱之顯龍山。惟不知是否湯谿山聚眉山為該處之總稱。或古名。以待質諸專家。此泉考証。今所得諸史策者。不過如此而已。

廟中之碑有四。一成于乾隆間。一成于光緒間。皆頌揚靈異。而不及于事實。又有二碑皆殘壞。其一已無一字。其一倒於地。日久下墜。為泥土所掩。本年春。李石曾君組織療養院時掘

出之。碑文已殘失過半。然能略審其大意如下。「…正德壬申谷公及兩太監張鋹李銀赴妙峯山過此。谷公倡議。捐款爲池。張亦贊成。李爲經理。不數旬工竣。防以門鑰。召道居之。以司開閉。其澡浴之屋分左右。別內外貴賤。立碑之日爲七月中元。…」

今廟中共有四池。總泉大池在院中。左右室中各一。當爲男女分用。第四池在廟之東院。據云當日隔於壁外。以供多數人之澡浴者。所謂別貴賤者是也。據碑記所載三小浴池。當爲正德壬申所造。至總池是否成於同時。尚不可知。然以石質及構造之形式考之。似出一手。本年三月十七十九兩日。療養院濬理總池。工匠百人。出磚石瓦礫雜物尺許。但亦無可攷證。

此廟爲何時建築。亦無可考。碑記所云「召道居之」似前無道士居其中者。然云「不數旬而成」必專言池而非言廟。猶不足據爲廟史。石碑無字者。當在此碑之前。以及此碑之前部。均當記載較詳。惜均殘失。兩碑當日搨本徧求於鄰近村鄉以及廠肆。皆不可得。別求他種間接之考據。此廟似建於明。顯龍山有石塘。開於洪武間。山頂有刻石。據鄉人觀察廟石。似與石塘之質同。由此可假定爲明廟一說也。廟中道士及今傳十一代。每代道士一人或

數人不等。此十一代起於正德王王中。抑繼前共爲十一代。則無可攷。然以十一代之年數人數推之。當爲明廟此又一說也。

廟中所存鐘鼎鑪磬多件。鐘樓之大鐘及一磬。鑄於順治間。鐘文謂前鐘已朽。列助欵鑄鐘之村名人名。由此可見當時各村與此廟之關係。鼎有鑄於乾隆間者。鑪有鑄於崇禎間者。僅識年代而已。

據聞廟中原存名人書畫多件。今已失落。僅存康熙帝及成親王所書「溫泉」兩字之匾額。（道謂雕木巨椅亦康熙之遺物。溶理大池時出順志康熙銅錢數枚。彼時當爲此廟最勝之時也）今由療養院廣徵名人書畫。以補其遺。

民國九年。廟之西偏長租於前交通部總長曾毓雋。戰後經步軍統領封禁。是年冬應孫慕韓張岱杉二公之請。撥給療養院。據院之醫務主任法國貝熙業醫士云。此泉含有炭氣。除可治療皮膚諸証又宜於心臟病。尤可寶貴云云。天然療養之法。遠倡於希臘。近勝於歐西。今之礦泉治療。其數不可勝計。在吾國則猶萌芽之時。雖然溫泉療疾。亟見古書。臨潼碑記溫泉頌云。「溫泉者乃自然之經方。天地之元醫。」正天然療養之意也。

◉蒙疆戰事談

姜梅塢述

蒙古爲北部屏藩。其民逐水草移居。而不土著。體質强健。性情粗暴。長於騎射。好爲戰鬥。故昔時山戎獫狁。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每爲中國患。成吉思汗。以輕騎健兒。威跨歐亞。雄視一世。爲東洋史上第一偉人。近則其人强健不如其先。知識則依然未開。特以毗連俄境。常爲俄人煽惑。以背叛中央。故吾人未可輕易視之。對其地之經營開拓。宜主急進。對其人民待遇。宜以寬猛相濟。斯爲得矣。客歲至庫倫。調查商業。略識其地情形。此次戰事。多所目見。並特錄其戰事概況。及地勢風俗情形。並附臆說。分不下兩篇。上篇在未失敗以前所述。下篇則述其失敗以後事耳。

◉上　篇　本篇係未失敗以前所述

京報記載庫事。或略而不詳。或詳而失實。誠以遼隔數千里。交通不便。欲得真相。確非易事。鄙人春間出塞。調查商務。此次戰事。身歷其境。日後結果。雖難妄斷。然自戰事發生以至近日。各種情形。略有見聞。特錄其事實。並附以臆說。都凡十一節。(一)起因。(二)探敵。(三)作戰。(四)攻守。(五)維序。(六)招募。(七)接佛。(八)犒勞。(九)迎使。(十)剽掠。(十一)(論

略。）留心邊事者。庶幾採擇焉。

（一）起因　此次庫亂。原因複雜。大抵蒙人知識簡單。利祿縈心。從前自治之際。建設政府。分配部院。所有職員。皆蒙人爲之。捐稅款項。皆蒙人收之。一經撤治內附。公署職務。惟少數明理之蒙人。仍舊辦理。一切捐款。皆歸公署徵收。於是遊食無賴之徒。生計因之艱難。況哲佛濫頒官爵。雖婦人小子亦有王公貝子貝勒之位。紅藍頂石頂帶。偏於境內。或有爵無土。或有土無產。名爲王公。實則流氓。既無恆產。奚有恆心。故當皖直戰時。中央無暇北顧。駐庫公署。更改官制。正當新舊交替之際。遂有少數王公喇嘛。乘機煽惑。要求哲佛。開御前會議。希圖獨立。當時公署。派人探查。將略帶嫌疑之恭賴王。哈巴圖爾王等。帶署看視。尋於陰歷七月晦夕十一時。佛宮（哲布尊丹巴所駐廣教寺俗名）附近忽有人鳴砲放槍。約二十分鐘之久。一時居民惶惑。以爲獨立。詢之則曰誦經鳴砲。向屬慣例。遂亦不加深究。但人言嘖嘖。咸謂獨立預備。并已有王公聯喇嘛出引俄人。以每人四千之酬金。攻破庫倫云云。由今視之。其言或亦可信。

（二）探敵　陽歷九月初。聞車臣汗旗。有招募蒙兵之說。公署派白君雲峯往查。并令解散。

自君去兩月未返。至九月杪有俄國潰兵一百十三人。乘馬荷槍。潛入庫境。行至東營子。被防軍察獲。解除武裝暫行看守。並檢出炸彈馬刀等件。後以其馬匹價變賣。所得資皆作爲彼等旅費。押逆出恰克圖。（亦名甲他城。自庫倫至其地。華里九百二十。設十二軍台。或八百里者誤。）十月二十一日。有商人自東路來庫報告。離庫三台地有俄兵二三千。向庫進行。所過商店。勒索物件。稍明理者。或出金錢若干。聞後隊尚有二千云云。當時未知詳情。代使蔡君鍰。邀混成旅旅長褚君其祥。騎兵團長高君在田。共商對付之策。閱二日。聞俄人消息於離庫百里地。公署派軍事委員陳君峻嶺。外交僉事何君增達。秘書甯君榮錦。蒙人公爵車德齡四人。前往探訪。車行八十里。勢難前進。閱二日未回。哲佛遂派喇嘛二人來署。要求派員。同往詰問。公署即派外交主任王君祖培前去。至一喇嘛廟詢諸該廟喇嘛。則云俄人離不遠。公等稍前。即能望見。後車稍進。則俄人開放排槍。向車射擊。一時汽車上彈落如雨。一彈由車壁穿過。射中司機者右脇。車人相顧失色。王君即命駛回。司機者。謂已中彈。幸車機靈活。旋轉返奔。其後敵騎追擊。紛至迭來。汽車飛馳。得返回署。視司機者之右脇。則其衣袋帶有現銀三元。彈中銀元爲銀元所阻。銀元已壞。而僅得不傷。其不死亦云幸矣。察其

情形。確係盜匪。旅長褚君。爲慎重起見。特派蒙差賫書詰問。當由蒙差轉來復函。略謂庫倫商人爲何組織商團。顯係欺侮蒙人。駐庫軍隊。爲何援助紅黨。該黨無異盜賊。如能覺悟。解散商團。與我携手。合攻紅黨。則貴旅長及公署職員位置。均可仍舊。否則以兵力相見云云。褚君自接到復函後。觀其辭意矛盾。即與團長高君。布置防線。決計作戰矣。

(三)作戰　防軍聞俄人逼近庫境。於是二十五混成旅騎四團。分防庫倫東境山上。小毛頭沁。大毛頭沁各處。十月二十五夜半。聞俄人擬來犯。我軍互相報告。東營子無線電局。距其駐兵處甚近。局員即潛伏山溝。時有騎四團一營。先一日派出剿賊。適逢大股匪人。即整列備戰。內一新兵。未諳戰法。誤爲潰散。奔回團部。向其團長報告。謂俄匪逼近。我軍爲所擊散。團長高君。聞此惡耗。即派隊迎擊。至東營子山麓。則匪已逾山而來。當時有匪人大砲二尊。運入山內。一時炮聲隆隆。火光沖天。余等住宿公寓洋樓。離戰線不過七八里。房舍爲之震動。幸匪人砲彈皆落東南闊汗山一帶。以事緊急。遂赴公署。忽聞槍聲自南而來。子彈飛越頂上。初以爲內應。派兵探查。見一俄人獨行河套間。遂帶署審究。供稱本國內亂。上月來庫避難。以嫌疑被押於南河套第六連。聞前方砲聲甚烈。欲求公署保護。並無放槍云云。公

署工人夫役。多有久旅俄境者。受俄人虐待。恨之切骨。聞捕俄犯來署。無不欲一擊罷爲快。至午刻得報告。知所聞炮聲。均係匪人所放。騎四團連長馬君。率隊衝鋒。擊斃匪人無算。奪來大炮二尊。子彈二三百枚。炮機未損。均可利用。而馬君以奮勇不顧。竟致陣亡。嗚呼。惜哉。馬君久列戎行。嘗謂人曰。余生平遇戰爭緊急。每以衝鋒一衝。制勝敵人。其危險姑不待言。如能奮身不顧。一鼓作氣。無不所向披靡。然以衝鋒敗敵。恐亦以衝鋒喪身耳。噫。馬君知其險而故爲之。其視死如歸。可謂勇矣。吾謂庫倫防線之大。當時兵力之薄。匪人出其全力。以猛攻。微馬君吾庫生靈其塗炭矣。

案庫倫蒙古語城圈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所駐之剌麻木柵如城故名。背圖理異域錄。名枯爾布里度地方。又熊之鎬後出塞錄云。至圖拉必喇（河之稱）逾一嶺。往北數十里。即苦另山。山上有番僧奉大佛寺。及諸商賈所謂枯爾苦另。皆即庫倫初名。庫倫又由元史太祖本紀古闌音轉。其地爲喀爾喀四路蒙古八十六旂適中之處。猶匈奴之龍庭。突厥回乾之建牙地也。

（四）攻守　俄人自攻東營子失炮挫敗之後。仍繼續猛進兩日。見我軍防禦築嚴。遂竄向

北方攻擊。盤踞於庫倫北山之陰烏里雅蘇台溝及後廟溝一帶。所有槍炮子彈。皆儲於前後廟。（後廟本名慶甯寺。土人呼寺爲廟。猶西藏呼寺爲昭。）該廟離庫倫北山約十餘里。夜運子彈至戰線。黎明則攻擊，是戰夜休。殊苦防衛。至二十八日。復來猛攻。又經挫折。俄人欲退。蒙人之在匪隊者。均懇乞堅持。向之跪求。俄人不獲已。復繼續攻擊。十一月三日攻擊最烈。北方阿坦噶賽嶺爲匪所占。上架大炮。可射庫倫四面。一時炮彈落於東西營子。（東西營子亦稱東西庫倫）公署左右者。不知凡幾。哲佛住第一公寓。雖瞽目不見。然炮聲振耳。心怯膽寒。時遣蒙人至署訪問。并請設法阻止。但炮彈均係匪人所放。除擊退匪賊。絕無他法。旅長褚君。見前敵危岌。置大令於山下。令軍士往前迎擊。當死勿退。違者槍決。時一新兵畏怯退奔。而塗鮮血。參謀某君。詢之。則曰中彈。驗之知係假托。遂槍斃示衆。後以營長楊君掌砲。向匪山射擊。其先四砲。一無效力。其後兩砲均中匪砲。匪力不支，携砲向東北竄逃。尋由高團派兩營向後地追剿。以疏通北路。而聯恰克圖。由察哈爾援軍派張營向東出發。巡行於毛頭沁。通明林之路。以保張庫交通。褚旅則仍守庫防。其初各蒙民居戶。均懸綴紅監白三色小旗。人謂其歡迎匪人。慶賀獨立。及俄匪敗退，則小旗不知去向。當三日下午砲

聲停息之際。聞有日本江副大尉欲出任調停云。

(五)維序　庫倫防軍。爲一混成旅。一騎兵團。行政機關。爲一公署。其巡警承審二局。向隸於公署。戰事發生。旅長褚君。團長高君。調度有方。軍有紀律。市面秩序。則巡監張君書銘負責維持。各商號雖未啟戶。然交易仍未罷。公署爲行政總樞。一動一靜。尤關大局。由總務廳司理李君增堯。竭力維持。秩序井然。李君出身行伍。熟諳軍務。兼任副官長。與副官陳君峻嶺。編組工程隊。協助衛隊。担任偵查。各工人久旅邊塞。均能騎射。荷槍乘馬。出入戰線。傳送消息。厥功尤偉。僉事李君家盛。於炮聲猛烈之際。計算款項綜核出入。處若泰然。機要主任王君兆黎。以電線斷絕。赴京乞師。冒險出庫。氣亦勇壯。其餘各職員。亦奮勉從公。不分晝夜云。

(六)招募　庫倫原有混成旅騎兵團。以數營撥駐恰克圖等處。至戰事發生。防兵不過千人。於是旅團各添募新兵。高團三百餘人。派赴前敵。頗勇敢。能死戰。且熟於槍法。所發無不中的。一時庫地車人馬夫及小本營業者。皆棄業從戎。軍心爲一振。聞以兵單匪悍之故。陣亡者十之六七。殊可憫也。

（七）接佛　此次庫亂。說者皆謂與哲佛有關。但哲佛性情溫良。即上次獨立時。蒙民欲虐漢人。賴活佛之力。得免浩刧。然王公喇嘛。良莠不齊。秘謀招兵。奔走勾引。莫不假活佛之名。以號召蒙人。故戰事之起。即有主張迎接哲佛來署以杜流弊者。當時猶預不決。及猛戰二日。庫倫栅內。子彈雨下。公署職員力主迎佛以便保護。代使粲君。偕兵衛廳司理楊君與奇。帶隊前赴佛宮。粲君係內蒙人。爵輔國公。向佛跪請。略云俄匪猖獗。庫地不靖。子彈橫飛。危險萬分。公署附近。有公寓。可作行宮。俾資保護。佛初不允。請之再三。始乘汽車來第一公寓樓上居住。隨員為御前侍衛一人。喇嘛二人。一切供應。均由署備。每日除膳食外。並需牛乳烟酒菜品。第一公寓係洋樓。設備完美。哲佛到寓。要求蒙古包。以其慣居也。其婦女佛。因病仍在佛宮。佛有汽車及機關槍連珠槍大炮等甚夥。由公署借用。一以新兵增添。軍械缺乏。二亦足以妨弊也。一日女佛召商人送貨入宮。以戰爭近況詢商人。商人答稱俄匪已退。女佛曰。果退乎。商人曰。果退。問之再三。貨物一無所購。說者謂其有用意也。自佛來署。庫倫蒙人。遙向公署跪拜。時軍隊缺乏馬匹糧草。佛下令飭供。則各盟旗送來馬匹牛羊草料不可勝用。其威信有如此者。（哲布尊丹巴在蒙之勢力。幾如達賴剌嘛之在拉薩）佛在公署。其

御前王公喇嘛。如那王加翰僧等六七人。每日至署爲佛辦公。如下 諭禁止蒙人招兵、餉供馬匹糧草諸事。晨入晚出。劇行忙碌。時哲佛囑公署。向匪議和。訂以條件。擬派俄商務委員某。持書赴匪營商議。俄委員要求二十萬。作生命保金。佛議以公署商家佛共担其款。如無生命危險。則免出金。議將行。以軍士職員各方反對作罷。

（九）犒勞　此次戰役。我軍扼守山濤。櫛風沐雪。晝夜勿息。其辛苦勤勞。誠足令人欽佩。公署庶務司理李君坍塘。邀集全署職員。捐薪犒勞。其仍守前線者。則分送愛國香烟。俾其顧名思義。喚起精神。其受傷在醫院者。則每名給以四元十元不等。一時將士。莫不感激。逮俄匪敗退。公署出二萬金。活佛出一萬金。日本居留民會。亦送一千元之犒金云。

（十）迎使　陳使自任命之後。因對中央有所接洽。未得啟程。及戰訊緊急。單身出塞。行至明林。公署派職員李君仁懷。陳君峻嶺。及霍君三人。即邊迎接。其毛頭沁一路。爲平日汽車必經之道。自戰事發生之後。匪人出沒其間。遂改由汗山西南繞行。陳使則偕副官二王君。秘書張君。及李君等仍由毛頭入沁入庫。抵庫後即於當晚十時。各王公及文武職員。在署歡迎。翌日慰勞軍士。接見職員。第三日召集各軍官。開軍事會議討論方策云。

(十一)剽掠　漢人之在庫倫者。約十萬。其財產在外蒙境內者。約計三萬萬。其蒙人之戶口財產。更不知凡幾。俄匪性情殘忍。舉動野蠻。凡庫倫居民出外貿遷畜牧者。無不被其殺戮。金礦小工八九十人。悉被槍斃。並有挖心剝皮之舉。慘不可聞。後爲我軍擊退。奔竄庫倫附近。以搶掠爲事。庫倫糧食。全賴後地種植。今年夏。秋雨水適宜。麥穗頗秀。正可收穫之際。爲匪盤踞。農人不敢往收。被其毀燒者甚多。有商號天德厚。向在後地種麥。並設有磨坊一處。一日與他店。同由後地裝運麥粉豆料等糧食二百餘牛車來庫。途遇匪人。僅劫其牛。而遺其麥豆。閱二日。由騎四團。派兵赴該地。而車仍在。始將糧食運回。援庫祭軍。至明林乏糧。公署裝運麥粉二萬十六斤接濟。至毛頭沁遇匪被劫。當由在庫祭軍營長張君士品率隊追擊。匪散其麥粉。而逃竄。一時來告被劫者。絡繹不絕。

(十二)論略　予曩年在庫倫。聞之蒙人曰。庫倫二百餘年無戰事。居民未有聞砲聲者。此次之戰事。非特爲蒙人向所未見。抑亦夢想不到。其言信然。考庫倫兵事。元太祖微時爲同姓蔑兒乞部人所困。避難不兒罕山。蔑兒乞人。繞山三匝。搜之不獲。見元秘史。不兒罕山。即今汗山。山出長城三千里。嶺上有明太宗勒銘紀功碑。則永樂十二年。親征瓦剌馬哈木。追

至土剌河也。土剌河。即今圖拉河。亦即元丞相伯顏北征叛王所至之脫喇河。禿兀剌河。河東有庫倫。亦名昭莫多。清康熙三十五年。西路大將爭費揚古。提督歐化行。大敗準噶爾。噶爾丹處自康治三十五年。準噶爾部衆不能越阿爾泰山而東牧。漠北安謐。已二百餘年矣。元年親俄獨立。客歲撤治來歸。均未有戰爭之舉。此次之亂。實出於少數王公喇嘛之鼓動。其意謂前次獨立。舉如反掌。駐庫防軍。不值一擊。遂勾引俄人。希冀自治。以圖目前之爵祿。不計將來之利害。蓋其人民知識未開。懶惰成性。故易於引誘。好爲妄動。予嘗謂政府欲立外蒙屏藩。亟宜竭力進行。毋稍疏忽。如徒設公署。派少數防兵。以因循塞責。非特不能保守領土。鞏固國家。恐亦空耗兵力。虛擲金錢耳。

至訂條約。議優待。或籠絡或羈縻。乃腐敗政府之下策。非共和時代之政治也。觀庫倫戰事。將屆三月。匪人出沒無常。交通時或斷絕。誠以土地廣大。防線過長。雖派援軍。增厚兵力。如欲肅清。恐非旦夕之事。倘得酌派飛機。協助探測。當可事半功倍。但經此次戰後。蒙人雖覺畏懼。然其仇視漢人之心。亦必加甚。欲爲長治久安之計。莫若開其知識。裕其生計。如此。雖無防兵。亂亦不作矣。故教育實業。爲治蒙之急務。而猶以便利交通爲其先導也。茲以管見

所及。略述一二。或足以供善後之採擇。其一曰。獎勵入學。以興教育。注重漢文。以便同化。蒙人崇信黃教。主張靈魂不滅。輪迴因果之說。其民除習蒙文經典以外。別無其他學問。故其人愚暗懶惰。風俗敗壞。雖交際禮節。略存古風。近亦漸漸退步矣。即以騎射而論。向爲胡人擅長之技。觀今年七月庫倫騎射賽跤大會。皆平庸無足可稱。至衛生之不講。性情之淫亂。猶爲罕見。視其赴醫院診治者。大半皆花柳梅毒。生育既難。戶口漸少。吾恐其有絕種之患也。然蒙人仍不知所以挽救。現在庫倫全境。祇一小學校。學生則不見一人。如欲振興教育。惟有以利誘主義。獎勵入學。凡子弟入學者。其學膳費用。皆由公備。並如明制。歲時賜布帛文綺。襲巾衣靴。令節賞節錢。有司給魚肉之類。(蒙人最喜受人賞物。如賞賜不及者。無異大辱) 其有中學程度者。令其遊學京師。學校教科。則以漢文爲主。如英國人以納氏文法教印度。專編簡易之漢文法。以教之。其能誦習漢文書籍者。則援漢代士通一經得被選舉之制。厚給廩餼。蒙人見此優待。未有不願入學者。如此則蒙人識漢文。並能漢語。其本地文字。漸漸淘汰。以期漢蒙人文言一致。則其知識亦漸與漢人相等。感情自然融洽。吏治當亦易易矣。其二曰推廣墾牧。移民殖邊。提倡林礦。開拓利源。夫外蒙地大民稀。貨棄於地。逐水

革轉居。而不土著。生植之地。盡未墾。山澤之利。盡未出。若能移內地之窮民。給以旅費。護送出塞。一夫授地百畝。使其掘井造屋。建設村落。則蒙古土地逐漸開墾。其利無窮。如張家口至庫倫。及庫倫附近一帶。未有不可種植者。至瓜茄萊菔葱韭蒜各種菜蔬。以及麥小米之類。尤其宜者也。其麥之收成。常在一與七之比例。昔清康熙五十四年。屯田圖拉及鄂爾坤河。（圖拉河發源庫倫東北向南流。又折西流。又向北會鄂爾坤河。）以裕軍食。雍正六年。收穫青稞麥粒二千八百四十石有奇。七年收穫大小麥糜子。七千五百五十石有奇。九年至一萬六百三十石有奇。可見其地均宜屯田。倘漢人以種植之術教蒙人。蒙人以畜牧之法教漢人。化無用之荒土。爲肥沃之良田。民盡歸農。不致遊食。漢蒙人民、混合一處。攜二之心自不生矣。

蒙古鑛產之富。盡人知之。鹽金之類。徧地皆是。路過二嶺。滿地白屑。不下數百里。夏秋浮漲。任人採食。不須製造。烏梁海之岩鹽。形如水晶。色兼紅黃。燒而食之。功能清火。阿爾泰以金得名。其產之富。更不待言。即如圖拉河上流之砂金。土人取砂淘洗。足以度日。庫倫附近之森林。廣袤數百里。汗山爲哲佛禁林。即元秘史所云。王罕卓帳之土元剌河邊黑林子。迄今

猶如東省窩稽松木之茂盛。實內地罕見。庫倫全境。燃料用松木。造屋建柵。亦用松木。其松木每根長六七尺。直徑尺餘者。價僅二角。至秋冬最貴不過七八角。皆可爲鐵道枕木之用。採取有人工。有捐費。而獲利仍厚者。蓋因木皆無主。無償取得也。此皆天產之物。取之不盡。用之無窮。若能移民提倡。講以培植之法。則林礦之利。不特足以裕邊。亦且可以富國矣。其三曰。推廣台站。以便交通。既利商運。亦資防守。蒙古民智之不開化。實業之不發達。防守之不容易。無不以交通不便。爲其原因。今其商業。仍多物物交換。借貸利率。則在七八分以上。（如英美各文明國。交通便利。借貸利率甚微。至銀行活期存款。則大半不給利息。）經商者非漢人即俄僑。未見有蒙人者。亦未始不阻於交通也。現閣議緩辦張恰鐵路。則目前之交通。惟有賴汽車之運轉。但張庫汽車。輛數不多。運價昂貴。一人乘車。須百五十元左右。行旅不易。於此可見。予謂宜擴充交通部車處。由部添購車輛。減少運價。自張家口至庫倫。約二千三百餘里。現有大小車站十處。但此車站距離約三百里。或四百里不等。僅足備汽車之停息。行旅者未必皆能出重價。乘坐汽車。須於此二千三百餘里之汽車道。每距百里。設一台站。置一兵營。建一貨棧。駐騎兵一連。則往來行人。一日一站。朝發暮達。雖負載徒步。亦

足行旅於張庫之間。無事則令沿站兵士。出而耕植。有事則彼此聯絡。應接甚易。可進可守。既利商運。復便防護。實於邊防有莫大利益也。噫。內地有人滿之虞。蒙疆則徧地荒蕪。倘移民以殖邊。不特可以開拓土地。而亦足以融洽民情。政府歲費有限。國家利益無窮。現時鎮撫使公署編制。以教育、實業、交通、台站、諸大端。包括於內務一司。不啻以外蒙行政全權委諸該司。而主其事者。其亦知責任之綦重乎。

● 下編　本篇係失敗以後所述

鄙人對於蒙事得失。留心考查。近則土地相繼失陷。風雲變幻。瞬息千里。茲特參酌異同。錄其當時失敗情形。并附以蒙地風俗地勢。及逃難者之苦況。援蒙之議論。都凡八節。與關心邊事者。共研究焉。

匪入汗山　庫倫四面環山。南為汗山。山顛高峻。松木甚茂。為活佛禁林。平日絕無人跡。惟西南一路。可通山南。并可由東南以通毛頭沁。其山口約七十有二處。其山陰即庫倫。山北麓為圖拉河所經過。其山為元太祖微時避蔑兒乞部人難處。圖拉河源出肯特山西麓。經咕莫多。折而西北。沿汗山北麓而西行。活佛宮殿三處。均在庫倫西南隅。當汗山之麓。圖拉

河畔。由汗山西南。可繞道出庫倫。北過圖拉河。通西營子。圖拉河上有木橋。長里許。名謂活佛大橋。夏秋之際。綠樹成陰。長流掩映。風景既佳。形勢亦險要。佛宮有洋房漢屋。蒙古包。甚華麗。有衛隊。并有槍械。記者在庫倫時。聞一商人云。活佛有槍彈。藏房間地窟內。上設一鐵床。我軍隊曾向之借槍械。隨查其地窟。終以秘密。未得發現。佛宮駐漢兵一連。佛宮之東約三里許。如河套。亦駐漢兵一連。戰事發生時。旅長褚君。即召佛來署保護。及十二月中旬。陳使派軍隊軍樂。送佛回宮。至二月一日。遂有匪人自汗山之陽。潛入汗山。山內本派有偵探。以其地大樹密。不易察覺。昔元太祖藏此山。蔑兒乞人繞之三匝。搜之不獲。故守庫者。於此山尤為注意。蓋匪人一登此山。居高臨下。形勢險要。現於各山口均派有兵士二三十不等。以為扼守。但匪黨踰山。高揭我國五色國旗。由山下來。約四百餘人。進行徐徐。庫內人民。以為前方軍隊。取道他去。或且疑援軍新到。不悉路徑。跋山而來。未有疑及匪隊者。防軍亦不敢開槍。各自散避。該匪隊即進圍佛宮。守宮之漢兵。悉被槍殺。匪黨遂分其半數。護佛南去。守山口之兵士。各日各負其責。彼此不相接應。匪過一口。即斃其口之守兵。沿途殺掠。以至七十餘處守兵。無一存者。而佛則安居匪營。大召蒙匪。匪隊益加擴大。其留佛宮之半數匪

隊。我軍以小炮環攻。以形勢不敵。死者甚衆。而匪則仍居宮內。公署大門。適面汗山。原設大炮二尊。機關槍二架。此時見佛宮危急。汗山發現匪人。欲開砲射擊。子彈存儲軍械庫。同時毛頭沁亦危急。發彈怱迫。倉皇失措。竟不得炮彈。以機關槍射擊。自一日至二日。戰爭一晝夜之久。而庫倫秩序已亂矣。

失毛頭沁　庫倫東出二十里。爲小毛頭沁。再出二十里爲大毛頭沁。地當汗山之東端。爲拉圖河經流。有大橋長二三里。名俄國大橋。前係俄人所建。因以爲名。地勢崎嶇。多水泉。山多灌木。錯雜叢生。非復如汗山松木之茂盛。由明林入庫者。必經其地。（由汗山西南。繞至明林。多二百里。）實庫倫東路之咽喉也。此次俄黨來庫。自車臣汗直達其地。潛伏林內。我則搜勦不易。彼可乘我不備。據山水之便利。斷庫明之交通。故俄匪於去年九十月。屢次攻庫。迭經敗北。而於毛頭沁一地。仍戀戀不捨。即無大隊來攻。亦必潛伏少數匪徒。出沒無常。刦掠時聞。勢如人患喉症。足致死命。由南而踰汗山。足擊庫倫之面。由北而潛入後廟溝。可拊庫倫之背。去年十月始攻毛頭沁。挫折而北。以烏里亞蘇台溝後廟溝。爲根據地。後復擾後地。燬我糧源。分我兵力。竄犇駝騾蓋。（即托羅蓋。在庫南二百里地）以阻南路交通。絕我

援軍。而其重要地點。則在毛頭沁。故該地駐有褚旅翟營一營。掘濠架砲。晝夜防衛。不意二月一日。當佛寓危急之時。突來匪黨千餘人。將該營完全包圍。一時機關鎗齊發。全營覆沒。而營長翟君。胸腹中彈二處。旅長褚君聞報。即派一營援助。至則翟營已沒。又爲匪人猛撲。死傷殆盡。於是毛頭沁完全失守。匪人進逼東營子。褚旅長又竭力抵禦。匪黨不敢前進。高闕兵士甚勇壯。去年敗匪于毛頭沁。咸梟首者。此次調駐後地。聞警。派兵一營入援。該營于三日早四五鐘。尚未至東營子。正當褚旅烈戰之際。該營即折回不進。竄抵公署後身。至褚旅之舊旅部地方。爲闕兵所阻。謂前方正戰叫。勝負未分。如等何可無故退却。該營不顧。即向西庫倫樹塘迤後地而去。沿途放鎗。於是蒙人住戶及僑居俄人。亦開鎗相應。喇嘛圖喇嘛均持梃出擊。凡遇淡人。無一倖免、由是殺機大開。鎗聲四起。軍械庫焚燒。外交司署（即前財計廳）爲砲彈擊燬。褚旅內外受敵。又無援救。死傷二三千之衆。於是秩序大亂。褚旅雖未退出。然存者無幾。庫倫已非吾所有矣。營長翟君。兵敗鎗傷之後。送入醫院。胸背流血。不省人事。然一息猶存。尚能言語。人有視其傷者。則曰我係軍人。死屬應當。其慘狀不忍卒睹。噫。武將不惜死。其翟君之謂乎。

焚燒書簿　庫倫金融頗流通。境內有中國邊業兩銀行。公私通用。皆以兩行紙幣為主。俄國羌帖。市價低落不便應用。非特中國人不用。即俄人亦未有用之者。中國邊業兩行。在庫倫不兌現。而所發紙幣。可至張家口兌現。其副幣有一角二角五角等票。角以下則用四眼銅元。十枚為一角。十角為一元。皆以十進。幣制劃一。故市面流通。除銅元外。無有現欵。其紙幣信用甚著。不特行之庫倫。行之恰克圖。科布多。烏梁海。烏里雅蘇台。等處。即俄屬西伯里亞一帶。俄人受授。亦有用之者。故西北金融之勢力。全在兩行掌握之中。邊行設于西營子。中行設于東營子。又設分所於西營子。自匪人攻入毛頭沁。與褚旅交戰於東營子時。東營子秩序大亂。中國銀行行員。將行內書簿。并未發行之紙幣。付之一炬。乘汽車及駝馬向西營子逃避。匪人在後追蹤。駝馬驅散。汽車疾馳。得免于難。旋亦向北赴恰克圖去矣。該兩行儲現欵不多。紙幣又經焚燒。其損失當不至過巨云。

岡塘演說　李君增堯。字笠岑。天津人。出身行伍。夙在熱河毅軍。曆陸軍上校銜。前為鎮邊使署司理。現作鎮撫使署兵站處處長。辦事老練。前編工程隊。維持秩序。成績卓著。此次匪人東入東營子。抵二里半灘。南入汗山。直撲公署。庫倫已完全陷落。兵士紛紛向西北退却。

李君見大勢已去。佩刀帶鎗。隻身乘馬。行至庫倫西隅。離公署十里地之崗塘。該地爲庫倫西出赴恰克圖所經之路。駐有褚旅兵一連。以資扼守。李君在崗塘，向退却之兵士。開誠布公。以大義相勸勉。職員中有過此者，李君則謂之曰。吾輩不可脫身逃避。須向各兵士演說。使其奮勉。以挽此狂瀾。雖處急岌之秋。仍侃侃而談。從容自若。士氣爲之稍振。若非平日自修得力。臨事奚能有此。

漢人逃難　蒙人智識簡單。性情悍桀。民國元年。勾引俄人。圖謀獨立。驅逐官吏。虐待漢人。倂有主張逐漢人於汗山。付之一炬。以實行其一網打盡之毒手者。賴活佛之否決始罷。其凶惡路人皆知。自獨立之後。見漢人即加鞭撲。大有以奴隸等視之概。至八年撤治內歸。政府加意整頓。行政司法之權。均歸鎮邊公署。開拓蒙地事業。啓發蒙人智識。於是虐待漢人之行動亦稍減。然圖治未久。感情未甚融洽。觀其視漢人之心。無異昔時漢人之視西人。及九年夏秋。官制改革。蒙人有會議謀叛之消息。漢人之旅外蒙者。莫不驚慌。恐昔時拳匪仇西人之惡劇。將演於外蒙矣。迨十月。引俄匪來攻。慘殺漢人。絕無人道。如小工商賈之被殺戮。芻蕘畜牧者之被鎗斃。甚至挖心剝皮。種種野蠻。慘不忍聞。故旅居庫倫者。目接情形。無

不相率而謀自衛。如協助糧餉。出外偵探。運送軍需。犒勞將士。商店每舖日出饅首百斤。車人馬夫。棄業從戎。諸如此類。無非藉資保全。以免塗炭。不意匪黨乘其疲乏。出其不備。自二月一日。潛入汗山。掠去活佛。同時又攻入毛頭沁。若若進逼。至三日。俄匪入庫。我軍尚未完全退出。喇嘛圈內喇嘛。蠢蠢蠕動。僑居俄人。及境內蒙民。或荷鎗射擊。或持梃敲撲。一時庫倫境內。鎗聲齊發。血肉橫飛。殺機大開。而旅庫漢人觀禍患已至。惟持百死一生之心。冒險出走。其東則東營子。方在激戰。南則汗山。佛宮爲匪所據。北則後廟。亦在匪手。惟西出樹塘。過西大梁卡倫。爲通恰克圖大道。由西大梁西北。行至恰克圖之間。廣袤數百里。可種植。以在庫倫之北。總稱後地。駐有高闕三四百人。輕騎隊陳若峻嶺一營。爲向日保守糧道者。其地既有官軍保護。復有糧食可覓。此去三百里爲莽哈台。有電報局。過莽哈台六百里。則恰克圖矣。於是一般可憐之漢人。均紛紛向北逃避。或汽車。或馬車。乘馬者有之。騎駱駝者亦有之。徒步者則十居八九。以致十室九空。遺物於地。無拾之者。出西大梁。在西北道上之難民。前後相繼。約百里之長。二萬餘人之多。其地雪厚數尺。寒風刺人。老弱者跋踄過勞。以致精力疲竭。氣塞汗流。甚有倒臥雪中。或懸木自縊者。有手足凍僵者。有結伴同行者。則互相

扶持。常以一壯者扶一弱者。二稍壯者扶一弱者。老幼者負載以行。飢渴則食以雪。其情形之狼狽可憐。大如戲劇中演南天門之概。及至弃哈台附近。難民分兩路以去。向北者赴恰克圖。向西南者由烏里亞蘇台通綏遠一道。輸大靑山而至包頭。其赴恰克圖者本有十二站。去年俄蒙匪在後地搶掠之後。台站已毀。一月杪。恰克圖民政員路邦道到庫。陳述修復台站。路君奉命出理其事。北發不數日。而庫倫已陷。台站尙未修復。路君乘馬車。途遇逃難者。始知其事。各難民晝夜奔馳。其馬力速者。六七日抵恰。稍弱者十餘日始到。徒步者不能計程。陳使趁汽車。三日出庫。四日到恰。而十餘日到恰者。皆疲於奔走。面無人色云。

騎牛出境　漢人旅庫倫者。約十萬。均係男子。女子不過數十人。而以山西人民爲最衆。因北省經商者。首推晉人。漢人在庫倫。無非商賈及工人。商工兩界之低等職務者。月入薪工不豐。乘以庫倫生活程度之高。甲於全國。當然不能攜眷同去。至大商號之經理。入款雖富。大半更番輪值。或二年一回內地。故攜眷者亦絕少。至軍政界職員。則攜眷者更無聞矣。此數十之漢婦女。大都以妓女居多。從前汽車未通。由西大同。綏遠包頭。察哈爾張北一帶妓女。或乘馬車。或乘駝轎。赴庫營業。去年夏間。籌邊公署以殖民主義。關於婦女出塞者。汽車

特別減價。始有南方妓女至庫。商務亦從此發達。妓女整理營業諸規則。一照內地成例。非復如蒙古可可之制矣。先是可可如內地私娼。蒙語可可。姑娘之義也。去年十月。戰事發生。商業蕭條。而娼妓幾致息業。各妓女亦避居他商店。或居戶。此次失守。匪人大起殺戮。賃雇車輛。大非易事。即覓馬匹。亦屬難得。況內地婦女。素性孱弱。乘馬亦甚難能。當緊急時。見一南方妓女。乘一黃牛。由西庫倫出闊塘而去。牛雖能負重。特行路遲緩。該妓女心急欲速。牛則徐徐而行。若加以鞭。則蹶跳不行。其情狀之難堪。殊難形容。又某君長於騎術。竟偕其素識之妓女。合乘一馬以去。現某君與該妓早已至恰。而騎牛者不知去向。觀此亦知當時漢人之苦況。不獨泛記趣聞事也。

難民南歸　庫倫失守。除少數難民向綏遠逃歸外。大半由恰克圖逃避。故到恰克難民不可勝計。恰克圖當清雍正時。設為中俄互市之處。漢名謂買賣城。地當中俄交界中立界碑。界碑之北。即恰克圖前後營子。多俄國人。漢人在此經商。約二三千人。以欄柵為城。有東南西北四門。面積甚少。周圍不過二四里。現民政員公署。即前佐理員衙門。房屋狹小。庫倫公署職員到恰。皆席地而睡。擁擠不堪。其餘難民。無處投宿。均露天度日。糧食亦缺。難民由西

伯利亞鐵道歸國。須遠東政府發護照購車票。所過地方。必須其長官簽字。然後放行。鐵路車站。在上烏金斯克。由恰克圖旱道至上烏金斯克。約六百里。須六七日可到。至烏金斯克須經其檢查。然後准入。聞檢查時。至危險船品。當然禁止。卽銀錢紙幣。亦被其搜去。其地有漢人朱相模者。旅俄三十餘年。現任俄官署繙譯。而其在俄勢力則甚大。遠東政府未成立以前。伊本主張共產。爲社會主義之驀魁。曾組織大同會。以實行其主義。與商會竭力反對。現遠東政府成立。大同會亦散。又新組一共利黨。而其心意。仍不忘社會主義。對於此次逃難之漢人。表面雖許援助。其內容則多所作難。俄地方官。對於難民護照簽字。悉承朱之意志。聞此次歸國之難民。曾集五百金餽朱。朱稍不爲難。後朱被人告發。始入獄。近來遠東政府新發行之羌帖票。三萬六千。祇値吾國現銀一圓。近日以防疫關係。烏金斯克火車隔五日一開。赤塔隔二日一開。由烏金斯克一日至赤塔。由赤塔二日至滿洲里。由滿洲里過海拉爾至哈爾濱。又須二日。由哈爾濱至長春奉天。以達天津北京。先後共須八日。此次難民在烏金斯克赤塔候車數日。均須出錢購票。至滿洲里中東路以及京奉路。均免費。現留寓烏金斯克者甚多云。

援蒙議論　庫倫失陷繼之以明林烏得。再繼之以恰克圖。邊事不可問矣。而議者皆曰守備無方。致失領土。咎有應得。吾則曰當去年駐蒙官署改組。蒙人卽有何議之舉。旅蒙者。莫不蹙額相告。引爲危懼。陳使奉命。以經濟之故。留京多日。遲遲赴庫。以代拆代行之權。委諸桑寶。及俄黨深入庫境。告急之電。日以數起。京中各報。亦時有記載。當局非不見也。俄黨攻庫十餘日。大小戰爭十餘次。兵士陣亡數千人。商家塡欵數十萬。庫倫之危險。千鈞一髮。乞援乞餉。力竭聲嘶。當局非不聞也。庫倫爲外蒙都會。庫倫一失。則全蒙搖動。其亂事萌芽於去年七八月。實現於九十月。失守於今年二月三日。明烏相繼陷落。今則恰克圖亦不保。先後計算。有八九月之久。而當局依然無若何舉動。竟知之而不爲。爲之而不力。一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以致邊陲北虜之患。重見於今日。其過豈不重在當局哉。將謂邊荒無足取歟。則外蒙爲北部屏藩。庫倫實外蒙機樞。有脣齒相依之勢。失庫倫則棄外蒙。無外蒙則北部失屏藩。影響所及。足以搖動京師。奚可輕易棄之。將謂蒙匪無足輕重歟。則活佛雖瞽目。其王公喇嘛俄黨。從謀者大有人在。蒙人智識雖愚。其强健善鬥。勝於漢人。前戰事發生。褚高力主迎佛。卽使我軍敗績。亦必挾佛退去。以抵制蒙俄。此最諳蒙情。實戰界上之善策也。及活

佛釋放。蒙民果出其忠主之心。制梃韃撻。樂於効死。我軍不敢攖其鋒。此其服從效忠之心。亦優於漢人。況元代入主中華。威振歐亞者。寧與人以輕視哉。鄙人前述庫倫戰事。曾言如欲肅清。恐非旦夕之事。亦慮匪黨狡悍。當局保救不力。以引起國人之注意耳。後言庫倫防線之大。我軍單薄。匪人出沒無常。交通時或斷絕。若派飛機。協助探測。則事半功倍。蓋以外蒙地大。飛機汽車。實戰事上必須之件。甚得軍事當局加意預備也。況匪黨生長漠北。慣於寒苦。我軍出自關內。積習暖活。故其在庫防守者。日夜冒雪。每致手足麻木。不克舉鎗。向的射擊。無有把握。實戰事上無窮之苦痛。至援軍向北進發。雪厚數尺。步履惟艱。雖以馬隊。徐徐而去。日行不遠五六十里。自張家口北發至滂江。約十日。由滂江至烏得。又約十日。由烏得至叨林。又須十餘日。僕僕風雪之中。行此數十日之路程。而兵士疲勞已極。尚堪戰鬥乎。故援者力疲。守者氣衰。匪黨則挾活佛。聲勢重振。攻庫則庫倫破。擊叨則叨林失。圍恰則恰克圖下。我有瓦解之象。彼成破竹之勢。守備者。紛紛北退。進援者。僕僕南回。北退者。由庫倫而後地。由後地而恰克圖。至恰克圖非潰散爲流遁。即解裝至烏金斯克。聽人遣送。南回者由叨林而烏得。而滂江。至滂江已無戰鬥能力。考其失敗情形。實非匪黨之猛烈。確係歷時

過久。彼逸我勞。總之則由當局不迅速籌策耳。倘集大隊汽車。運載援兵。限日到庫。則不數日。而大軍集庫倫左右。守者見有後援。胆壯氣振。援者便於出發。聲勢勇張。既免跋涉疲勞之害。而得振作士氣之利。再加以飛機。蒙地曠漠。自上察下。絲毫不爽。匪東則向東。匪西則西向。免分兵散力之弊。致匪無藏身之地。如此則俄黨胆寒。蒙匪心怯。我則耀武揚威。彼必鼠竄鳥散。雖不擊賊。而賊自退。何至有今日之失敗哉。孰知京城中多備汽車。終日徵逐。以作娛樂之具。學校設航空。逢典慶祝。則出而飛翔。以作觀覽之品。各軍官招募兵士。以爲自衛之計。以種種有用之作。投諸無用之地。欲地不側。何異緣木求魚哉。人以援軍不戰自退。多所疑慮。而援軍當局。謂無險可守。此亦誠然。如叨林烏得等處。除叨林附近。略有小山。餘均一片平坦。駐兵數營。實不足以資戰守。況天寒地雪。食糧既乏。飲水亦少。燃料惟賴牛糞。無怪伐電桿以焚燒。但滂江地勢。亦與烏得相似。若在不設法。勢必由滂江退至加布施。與化城而後已。嗟乎。豈許久光陰。仍無辦法。致兵士僕僕北去。僕僕南回。是誠古今所罕見也。今則時已危急。勢將奈何。惟有速圖恢復矣。恢復之道惟何。曰絕源。曰進攻而已。查去年俄黨。自東北入蒙。以車臣汗爲根據地。由車臣汗西向攻庫。其糧餉儲於車臣汗。餉械亦由東

北運來。以其有絕大後援。故鎗砲子彈。取之不盡。用之無窮。且聞活佛向某國借欵。以昭莫多金鑛作抵。倘於東北中東路一帶。嚴爲防堵。以斷其接濟。則源自絕、源絕。則處置較易。且蒙人平日無有存儲。一經戰事發生。兵士增加。畜牧者減少。外則交通阻塞。貨物不入。內則消耗之路廣。而生殖之力縮。卽欲自保。恐亦難以維持。此絕源之不可不注意也。進攻則分三路。曰西南。曰東南。曰東北。西南又分兩路。一由綏遠之歸綏包頭出兵。踰大青山。向土謝圖汗三音諾顏汗交界北進。以攻庫倫之西。復分兵西向。以入烏里亞蘇台。此路惟大青山一段、崎嶇難行。餘皆平坦。可行汽車。一由新疆出阿爾泰直抵科布多。以保西蒙。東南由張北派大隊汽車。出興化城。而至滂江二嶺。烏得。乎爾烏蘇。叨林、駝騾蓋。毛頭泌。以達庫倫。按站接近。着着進逼。東北由黑龍江之海拉爾滿洲里出兵。直抵車臣汗之克魯倫一帶。以搗其巢穴。並由滿洲里分兵。假道赤塔經烏金斯克。以攻恰克圖。而拊其背。其綏遠新疆黑龍江之軍隊。久戍邊疆。耐寒善騎。可用馬隊。張北出發之軍隊。載以汽車。若用步兵。特外蒙地大。須以騎兵爲宜。況蒙地馬群頗多。得馬亦易。以東南路爲中堅。東北西南爲兩翼。取包攻之勢。加之以飛機。空中探察。則邊事尚可有爲。否則不堪設想矣。吾國人於山東。於福建。諸

問題。則大聲疾呼。力爭挽救。而於外蒙。則置之不顧。豈以魯閩之地。優於外蒙。而以外蒙爲無足重輕歟。不然。何其寂然無聞也。噫。

按右文係姜君投贈本會者。上篇曾披露於都中益世報。下篇則未。此文姜君撰於今年春。以今际昔。情勢又略有變更矣。然其述失陷情形及擾亂狀況。則固可資考證也。

編者識

●錫蘭島詳誌

雷伯倫

錫蘭島者。英國印度洋殖民地之一也。地在印度之東南。在北緯五度五十五分與九度五十一分及東經七十九度四十一分與八十一度五十四分之間。天氣溫和。地多肥沃。由南而北最長處有二百七十一英里。東西最長處一百三十七英里。面積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一英方里。錫蘭島雖近印度。然政治上則與印度並無關係。其島之長官。乃英國政府所派遣者。任職以六年爲期。頗似共和國之總統。爲長官有行政與立法之機關各一以輔之。全島之政治。除每六年英政府換一長官外。則其屬自由云。錫蘭島大概情形若此。今將其詳細地理風土分述之如左。

(甲)地理。

(一)海岸之形勢。

古希臘羅馬即知有錫蘭島。但最近數百年來世人始詳知島之情形。於中古之世。歐洲人多將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三島混亂。且有信其為一島三名者。蓋以昔時航海不便故也。錫蘭西北岸有無數洲嶼石塊及淺灘。島與印度之間有海峽二。一名瑪那(Manar Passage)。一名波木奔(Pamben Passage)瑪那峽只小舟能通行。惟波木奔峽中可通大舟。島之西、南二岸。地甚低。沿岸皆椰子樹。叢生茂盛。天然美麗可親。又有小潟甚多。本地小舟可用為港口。惟島之東岸無椰子樹。且危險而不可近、大舟欲於其地靠岸。難保無虞。因近岸有大石數塊。水手一不留意。則舟船必遭沉沒之災云。

(二)山河。

島中大小山嶽甚多。最美麗者為亞當峯(Adam's Peak)。峯之周圍小山亦夥。如衆星之於北辰然。航海者多以此峯為陸標云。島之南方多山。約佔地四千二百一十二英方里。山脈皆由東南向北行。孤獨之山峯則甚寥寥。其最著者為米新推(Mihintale)及

西哥離 (Sigiri) 二山。亞當峯在海面上七千三百五十三英尺。昔人皆以此爲島中最高峯。此峯乃宗教家之聖地。當有巡禮之人至其地禮拜。峯之頂上有大石一塊。石上有穴。波羅門敎徒信此穴乃希瓦，(Siva 即該敎所信神中之一) 之足跡。佛敎人則信之爲釋迦牟尼之足跡。回敎人則信之爲亞當 (Adam 即回敎與基督敎所信爲世人原祖者) 之足跡。葡萄牙之基督敎徒則又信之爲其敎古聖聖多瑪斯 (St. Thomas) 之足跡，足跡上築有美麗之室一間以護之。山之腰有廟。廟中僧人即看守此足跡者也。其實島中之山高於亞當峯者有三。一曰彼德汝他拉嘎拉 (Pedrotalagala)。高八千二百九十六英尺。一曰凱瑞嘎波他 (Kirigalpotta)。高七千八百三十六英尺。一曰頭他皮拉堪打 (Totapola Kanda)。高七千七百四十六英尺。即此最高山頂上。亦有青草。山谷中嘗有偉大之樹林。惟現皆伐倒而植茶及咖啡矣。島中平原之高者。有女瓦拉以利亞平原 (Nu Mara Eliya)。在海面上六千二百英尺。養病之人多居於此云。

錫蘭雖四圍皆海。而河道甚少。有之水亦甚淺。騎馬可涉。河之最大者爲瑪哈維里干嘎河 (Maha Waliganga) 長二百零六英里。澆灌全島土地六分之一。河之海口在東岸

純扣錫里（Trincomalee）。此外又有河十二條。但無一長逾九十英里者。以外尚有小河甚多。則皆長數里之溝渠而已。

（三）鑛產及出產

鑛產有寶石與鉛。出口品中以此二者爲大宗。與錫蘭通商之國爲英、美、荷蘭、比利時、日本、西班牙、澳斯大利亞、義大利等。鉛與寶石之外。島上又出鐵礦甚多。島上土產以茶爲大宗。每年運出口者亦不少。島上土地肥瘠不一。其磽瘠不可耕種之地有三百五十餘萬英畝。可耕種之地占一千四百萬英畝。北方土地肥沃。出五穀烟棉花及茶蔬等。東西南三方近海之地多沙。不適農業。僅沿海岸之地稍可耕種。出肉桂椰子甚多。島中心地之高處出白米。山谷中多出茶及咖啡。

（乙）人民

（一）種族及言語

錫蘭島上人口雖尚不逾五百萬。而人民之種族言語則甚複雜。人民百分之七十爲新哈利斯人（Sinhalese）用新哈利斯語。其餘百分之三十有操歐洲言語者。又有堯

米人(Tamils)。操塔米語。歐洲言語多葡萄牙語之變像。毫無文學之價値。新哈利斯人有古詩數首。古史數冊。則古代文學之遺蹟也。以外又有維達人(Veddhs)。羅底亞人(Rodiyas)皆獨操巳言云。

(二)宗教

島人以信佛敎者爲最多。約占二三百萬人。信基督敎者約四五十萬。信回敎者約三十萬。以外又有信印度敎者八十餘萬。塔米人多信印度敎。新哈利斯人多信佛敎。簡言之。錫蘭島乃一佛敎地。且其所信之佛敎甚屬純粹。並未有他敎之混合。及如他處敎徒之腐衍云。

(三)教育

佛敎印度敎及基督敎之敎士。多設學校敎育兒童者。政府亦立有工業大學及農業學校各一。以外又有實業學校及感化院多處。政府亦略與以經濟之協助。然至今其人民之識字者尚不及半云。

(丙)大城古蹟

札夫那 (Jaffna) 乃北省之首都也。在第北岸之珊瑚島上。有五角形之衛城。乃荷蘭人建以守城者。城中椰子樹棕樹甚多。房屋稀少。皆有遊廊。屋頂皆平坦。城之四郊有椰子樹棕樹七百萬餘株。城中人民與鄰近居民亦時相通商。惟泊船所水甚淺。不宜大船。於交通貿易上不無妨碍也。

安那拉札卜拉 (Anarajapura) 在島之北方。乃錫蘭島二千三百年前之皇城也。現已成微小之村落。村中人民只一千。村內外土皆紅色。蓋古代宮殿磚瓦之粉屑也。四郊叢林草地之中。古墓石像及破亂不成形之古蹟甚多。八世紀時。安那拉札卜拉漸敗。波蘭那拉 (Pollonaru) 繼起爲島之首都。至今尚有高塔皇宮廟祠石像之遺蹟存焉。此二古城工程之浩大。不讓伊及金字塔。安那拉札卜拉最大高塔之磚。足敷由巴黎至英倫各海（約一百英里）築一厚三英尺高十英尺之牆而有餘。波蘭那拉之西有西哥離 (Sigiri) 堡壘。築於懸巖之上。登此巖之階。乃由原來之石鑿成者。專制時代帝王之勞民傷財。於此可見一斑矣。

可倫坡 (Colombo) 在島之西南岸。乃行政之機關所也。城分二區。一區盡本地黑人居之。

一區皆政府人員及外國商人居之。街道兩旁。皆有樹木。樹以槿爲最多。花紅黑色。燦爛秀麗。天然美景也。可倫坡地甚低。土質亦不肥沃。穢水停滯。殊非都市氣象。昔城之周圍皆肉桂樹。歸政府所有。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政府棄此權利。人民今多伐之而植棕樹矣。

堪德(Kandy)在島之中心。嘗繼波蘭那拉而爲首都。今尚繁盛。政府人員。夏季多避暑於此。堪德地甚高。約在海面上一千七百英尺城中房屋。頂皆用瓦。頗似中國之舊式瓦房云。城外有棕竹及各種果樹甚多。此間地高而氣清勝可倫坡多矣。

◉印度通訊

許丹

許丹君自印度第三次寄某君書云。丹抵印已有多日。印工前以英美日問題。頗形恐慌。但現已平息。惟罷工罷課風潮。隨地皆是。其社會不安之現狀。幾無異於中國也。至印度現今佛法情形。實有爲在國內所意想不及者。請就其最研求佛法之人士言之。約可分爲二派。一爲寺院派。錫蘭納何者處之人士屬之。法護居士(達摩波羅)即此著名者。其於佛法之眞象。及眞實佛教之傳播。皆派之不經意。惟一意推廣其本宗。如新建之法王精舍。中除錫

蘭僧外。未留一他處僧。而法護居士。平時言論。除錫蘭佛教外。則多所排斥。此皆甚可笑者也。法護居士。自云下月即歸錫蘭。聞居士每歸錫蘭。必留數年。居士既去。其大菩提社。不知如何繼續。故居士雖屢邀丹往大菩提社居住。而凡與居士處有年者。皆勸丹却之。以居士之與人交。每始親而終疏。以居士既自不在印。則丹獨居大菩提社。無主而有客。亦甚非宜。且飲食用人等費用。皆視他處爲鉅。故丹決意不往也。一爲學者派。則歐美日本之人士多屬之。其致力在乎經本教宗之存亡同異。與夫藝術之遺留與意義。其於修證法門。則多存而不論。惟此派中如荷蘭之凱倫君等。其偶有發明。皆甚爲精鑿。且決非篤守故常之他國佛教徒所能幾及者。欲尋求佛法之真。其初走必應追隨此派人士之後。惟追隨此派人士之後而言學。勢又非多得資助不可。以求一師問一字。必須多金爲贄。置備一書。常須百金。聞凱倫君之著印度佛教略論一書。所費幾及中人之產。其情形可以概見矣。惟此兩派人士。實皆爲他國人。而印度人絕鮮。如法護居士在印宣傳佛教。幾及四十年。而印度人士之從而信佛者。竟無一人。此其故因在於常情多賤近而貴遠。亦在於佛教所用之文字。至今猶甚爲印人所輕視。大抵皆以爲無一覽之價值。不獨發起真信者難得。即求一願研求佛

典者皆絕無僅有。如以丹意中所有之研求大乘法法相。即廣與傳播之方法。欲求其實行。嘗與慧師再三計議。惟有望中國多遣佛教徒來印而後可。必有多人。而後可自成一團體。起居行事。一切均可自爲主張。不必強從他人。即以求學而言。如丹自請一師授藏文。一師授梵文。所費須華銀五六十元。若再多數人學習。幾所費不必更增。如二人租屋二間。須華銀二十元。如二人則不過加租房一間而已足。又欲言求學。非稍備書籍不可。如購一字典。即須數十元。若得多人。或亦多可彼此通用。丹到此雖無多日。然經濟上之困難。已甚感受。未知此後更如何也。至慧師在此。其情形與他人又略異。一以慧師能忍艱苦。如日一餐。行數十里之類。又以慧師在此十載。一切習慣。已多與土人同化。故生存較易。然以大學之津貼言之。則實甚不敷用也。昨日慧師已往仰光募化。或可略有所獲。以支持數月耳。

按書中所稱慧師者。即萬慧師。俗姓名爲謝希員。爲謝無量君之弟。在印度有十餘年之久。志趣堅定。學問精深。現上海時事新報函請爲印度特別通訊員。

第四次來書云。自丹初至印土。及循歷聖地。所有見聞。皆先後函陳。尚有前諸書中所未及者。今一一條列如左。

(一)伽爾喀達之博物館圖書館與大學　伽爾喀達地濱海。爲英人入印度最先經營之地。後即以爲首都。於其處建大學及圖書館博物館等。規模皆頗宏鉅。近年始遷都於德隴。在伽爾喀達之博物館。名印度博物館。所藏如藝術品及動植物標本與工商出品等諸類皆備。其圖書館名帝國圖書館。所藏頗爲繁富。而有關印度研究之書籍尤備。如波斯文阿剌伯文之珍帙多有。爲中文及西藏文之書籍。亦具若干種。所訂閱覽規則中。有數項似甚善。如凡印度諸圖書館博物館中所藏書籍。有關於印度研究者。皆彙編爲一目。讀者如有所須。可告本館爲之轉借。及凡收藏書籍。除孤本寫本外。皆可借出。定期收還。皆甚便於閱覽者也。至伽爾喀達大學。經營亦頗久。惟以時方有罷課風潮。故未往觀。詢聞其教授中西藏日本人皆有。獨無支那人。其校長頗以爲憾。故嘗禮請慧師担任講座。惟慧師亦以故未往也。

(二)中印東印有關歷史學藝諸地古物古蹟之保存　丹之循歷聖地也。初至伽耶城。其地有大菩提寺等諸建築。雕刻皆極精麗。欄楯有阿育王時造者。歐人之言印度美術者。每取材於此。丹之往也。猶於殿楹柱礎之間。見有西人槧筆摹繪也。去伽耶城。即至帕特那。其

地有博物館。初意欲入城一覽。後因同行之一人。前曾至城中。因事與警吏忤。慮或生阻。乃捨之而去。至王舍城。觀新舊城遺址。復至那爛陀村。即唐時那爛陀寺之所在處也。印度古物調查局。依大唐西域記。及玄奘三藏傳所記日僧數千人。舉行發掘。遂盡得其殿庭池舍之遺址。堂構牆砌。皆多未壞。可入其中步行尋跡。所獲古物。如勝軍王印等。及寺中所供奉佛菩薩像。並諸種用具極夥。已建一博物館以藏庋之。精麗繁博。可謂極藝術之大觀。又足供史家之參證矣。去此即至波羅奈城。城在恒河側。居民猶多。崇印度故俗。沿河側皆神祠。自諸地來祀神者。踵相接。死人皆於河側架木焚之。他國人之過者。莫不為之掩鼻。惟老師宿學。斯城猶多有之。即近世印度與歐西文化交通以後。所發生合東西人士。而組織以研求玄學之學會。重要會所。亦多在於此。距此三十里許。有地名薩那特。即古之鹿野苑也。有諸君名蹟。如釋種迦佛塔法輪塔阿育王石柱等。今皆經防護。不聽吏損毀。古物調查局。又於斯舉行發掘。凡歷數載。所獲極夥。因建薩那特博物館。其發掘所得佛像。及他種調刻。既富且精。凡古沘那糊多及事古諸時代所造者皆備。言印度美術者。使不得此多數發現之古物。幾無以立說。其發掘之功。今猶未竟。即其已發現者。標誌登錄。尚不過十之六七。然斯

自己甚重於學林。為談藝者所必考矣。去此即至伽西亞。為佛入滅之處。有佛涅槃像甚鉅。又之藍毗尼園。園在尼波羅國境。為佛降生處。其地亦有佛像。及阿育王石柱。惟稍損毀。且未加防護。凡諸名績之在英領印度境內者。大抵皆與廢繼絕。防護周至。嚴定罰則。以禁人侵毀。又特建場舍。置吏卒以守之。一一處皆建木器書其沿革。以告來觀者。至在尼波羅國境者。則一任其蕪損。庶政之廢興。於茲亦見其一端也。去此即之古舍衛國。觀祇園精舍遺址。亦多有發之掘跡。英人得印度後。其於保存古蹟。搜求舊物。致力甚鉅。故至今日印度古代之文字學術。尚多可于地理金石之中求其實證。雖印人之不滿意於英人之所為者。即於此亦多所訾議以為是乃以利祿誘國中有志之士。使不用其心於政治而盡力於稽古。英人之加意於此。或亦有政治之作用。惟自其對於世界學問藝術之所貢獻而言之。則其功固甚偉。未可遽沒之也。至其立制則甚周備。大要為特置一古物調查局於首都。而區分全國為中北等數區域。區置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主任多以歐人之於考古學有所發明撰述者任之。（各國人皆有。不專為英人）副主任則多為印人之與其地域相習。又多識古文舊籍者。於其區內則考之載籍。而施行發掘。有所得即為之保存。所得甚多者。則於其地

建博物館。其區內之古跡古物。有今爲私人團體掌管者。則爲之登記而確定其防護之責。治事處所。多附設於古跡所在地之建築中。至施行發掘之時。諸人皆處於營幕。以資監理。又所獲古物。皆分類延聘專家考訂。著爲專書。以餉學者。其關於調查搜集保存古物之設施。精衞宏偉有如此者。前遮那爛陀莎那特二博物館。所藏雖富。大抵爲有關佛教之藝術品。如辣克勞拉荷爾瑪都拉諸博物館。則所藏雖亦以佛教藝術品爲一重要之部分。而其關於他種藝術者亦多有焉。惟以同行之人。日人因事急欲返東印。故未能同覽也。

(三)英人在印教育上之設施。與夫印度人士研求學術之精神。　丹之至印土也。於其教育之現況。亦極有意觀察。惟自丹初至以迄於今。諸地學校。自大學以降。其生徒多以爭自主。昌言與政府脫離關係。此倡彼應。此息彼繼。主持教育者。勢窮理詘。二者俱窮。奔馳策畫。日無甯晷。故丹之所至。雖亦時與其教育界中人物相見。而參觀訪問之事。竟未之能及。惟以見聞所及。與夫得之教育界中人士所談論者。關於印土學人研求學術之精神。與夫政府對於教育之設施。若得若失。有可論列者。請先言其得者。印土人之言學也。多能富於深邃廣遠之精神。所研究純粹科學也。不獨能稍識前人所已及者。且能時有發明。爲學林所

推重。如今在英法諸國講演之波瑟爵士(Sir J.G.Bose)其所推闡植物神經感應。與動物之神經感應作用。初無差異之理。及所創製量度植物神經感應器。論者皆宜以爲至精。又嘗聞之此間大學歐西諸教授云。印度生徒肄習文學。及數理諸科。其成績迥非他國人所能及。即丹在舟車之中。每有同行者。來與丹共語。觀其智識範圍之廣。實有難望之於吾國普通人士者。此其所得者也。至其所失。則在重文而輕實。務遠而忽近。人民之習尚既然。政府亦未爲矯正。其尤可異者。則爲此土諸大學。多僅設文理科。而缺工科。關於工業之學校程度。皆至普通工業而止。即此教授普通工業之學校。爲數亦極尠。來學者復不衆。國中承學之士於文學及純粹科學著稱者甚衆。而以應用之工學工業爲名者。則寂然無聞焉。此又不獨其學人爲然。即普通人民。亦罕有以工事爲重者。故工作大抵窳劣不堪。生計日爲他國人所侵奪。而社會人民。迄今爲未思所以改途易轍。即農事亦極惰廢。丹嘗行其林野。見除西人所經營者外。田圃大抵荒棄。而啼飢乞食者。幾於塞道。又普通教育。亦至不發達。入學兒童。爲數甚少。丹嘗聞之。論者或以爲咎在政府。或以爲在於人民。以丹之意窺之。如普通教育不發達。則政府難辭其咎。如人民之張皇幽渺。忽棄近功。則隨時隨事。皆可見之、又

爲得謂其過盡在於政府。夫以印度人民之繁奇穎特。實爲世界所僅見。但以不好工作。忽視近圖。遂至顛連困悴。無以存活。印度今雖盛言復國。然以丹之意度之。復國之事。成尙易見。惟如其社會人民。仍如昔日之重文輕實。鶩遠忽近。而不知改途易轍。則國雖復。竊恐其無以立也。此又不獨印度爲然。卽緬甸之亡。亦由人民之怠於工作。至西藏之文學宗教其價値亦絕高。惟人民亦甚怠惰。故不久將爲印緬之續。又人民既惰廢。則生計必艱。生計既艱。則尋常持躬治事之道德。必難謹守。故印度人民有極高遠難及之道德者。時或見之。至庸言庸行。則大抵視爲無足輕重。而疏略已甚。如以吾國人民之相較。以大多數言之似尙爲能勤於工作。而知爲切近之圖者。故今日吾國雖兵革不休。百度幾廢。竊謂南省可以圖存之道。惟實不在政治之改良與否。但使政府人民父兄長幼。朝夕相警。以勤修工作。保持德義。務令舉國中無一人惰而苟者。則政治不必改良而自良。國勢不必期振興而自興。若舍此別謀。竊恐未獲而求。適得其所惡也。

(四)新嘉坡檳榔嶼仰光及伽威喀達諸地華工之現狀　新嘉坡檳榔嶼及伽爾喀達諸地僑處華人。爲數皆衆。但所謂豪商巨賈。實不過千百中之一二。大多數則爲勞瘁已甚之

工人丹。在新嘉坡諸地。嘗一登岸。見華工多人。貧瘠之狀。蓋幾於無人理。實驚歎而不能已。其在印者亦如之。蓋其人在國內。大抵貧苦已甚。無以自存。而冒昧外出。冀有所遇於異日可從事之工作。一無備豫。一無揀擇。又絕鮮爲之代謀。或加以保護者。故即幸獲工作。亦多極艱瘁。而報酬至薄者。他種待遇。更無可言。又此類華工。大抵皆無教育者。其於公私道德。實皆未之前聞。故即幸劇苦經年。而稍有所獲。亦多喪於博遊。而未能儲積。種種不道德之行爲。既因之而起。人亦遂得有所藉口。而施種種之凌侮。至因貧餓而轉死溝壑者。蓋多有之。狀殊可憫。雖以今日本國之地多未闢。工亦未興。尙不必大言移殖。然如近時之水旱兵凶。連年不解。人民之轉徙流亡。爲勢所不能免。且國外諸地。又實有華人可以力作圖存之處。則移殖之事。在今日政府人民。似皆宜稍加之意。即使未能遽收其效。亦足引起國人對於移殖之注意。而期異日之成功。且使政府人民。略不加意。而歲聽若干人。或爲人招致。或自行轉徙。流至國外。終至轉死溝壑。是實爲棄吾民也。至其道似可由政府及社會中關心民瘼者。合力組織一移殖協會。由會中分遣熟習國外諸地情況。及於工商業有專門研究者。先至國外諸地。精密調查。華人可以從事之工作。必先確知能容華工之數目。與其工作

之性質。而後由會中預定計畫。在國內諸地。招致志願前往之人。假以路費。導以程途。使之得達。能自行領受工作。或由會中先與僱工者。議定合同。代為招致。在出發之前。當由會中酌定期限。派員為之講授。關於預備從事之工作一種。或數種所必須之知識技能。與夫普通道德。要旨。到達以後。領受工作。及居處飲食一切待遇。皆宜由會為指導磋議。前所假路費。即分期由工資內扣還。如有疾病。及其他不得已之事。故皆由會為之設法救濟。以免其陷困厄之境。如能有如此之組織與備預。則工作能力。自可增加。而資本家之待遇。亦必優於昔日矣。至於會務之進行。驟觀之。似必需款甚巨。實則有一定之組織與計畫。事事皆總集而行之。但須力戒浮糜。亦必得甚巨之金額。始克興辦者。又如代人招工。或代議多數人工作合同之時。亦可酌取用費。以資補助。惟宜力戒包攬招工之惡習。專圖經手人之利益。而不問工人之疾苦則所以利人者。適足以病人耳。且即令所費悉取給公家。或私人捐助。若以移殖多數人民。所獲之利益。而比較所費。其贏虧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此項事業。必始以宗教慈善之精神行之。而後其推行也。可盡利而無弊。斯則在臨其事者之戒慎如何耳。至升初意。本欲久留印土。惟前在國中時。預計在印諸項用費。乃以前時得之友朋書問

中。與見之諸書所記者爲準。及至印以後。始知戰後生活程度。視前增至數倍。又在印既欲有所研討。勢必多與其地之著名學者往還。而後能成其學。既難以閉戶靜修。則雖欲赴若自勵而無由。至諸國著名學者及重要圖籍。又多在東印。而東印如伽爾喀達之大埠。用費尤巨。預定之數。實不能維持生存。追論其有所研討。若必欲乞助國中。既慮不能應時而至。亦恐多爲諸善友之累。籌思至再。惟有即行回國。而以探究徼秘助宣正法之大業。俟之後賢。想亦必有其人或團體奮袂而興。乘願西遊。以圓滿此一大事因緣也。

●大人國長人國小人國皆在今美洲說

丁錫田

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郭璞注云。晉永嘉二年有鶖鳥集於始安縣南廿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長尺有半。以箭計之。其人身應長丈五六尺也。又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波大海外。見一國里皆長丈餘。博物志云。大人國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三才圖會云。長人國國人長三四丈。昔明州人泛海値大風。不知舟所之。稍息乃在島下。登岸伐薪。忽一長人。其行如飛。明州人急走至船。長人追之。舟人用弩射之而退。

案大人郎長人。今名巴塔哥尼亞。各書名稱特稍異耳。山海經所云東海。卽今太平洋。大荒卽今美洲。大言似指今巴西山脈。山脈濱大西洋。東望無際。故云日月所出。波谷卽今安達斯山脈。安達斯多火山。噴口陷落高低相去甚遠。登高望之如海揚波。故云波谷。又諸書局載始安。今廣西桂林。倭卽日本。明州今寧波諸地。皆近南太平洋。巴塔哥尼亞其人平均六尺四寸。居於阿根廷國。準之方位。與古所云適合。是卽長人大人之國無疑。又博物志云云。會稽四萬六千里。以今海道計之。容有不合，然在古時帆船航海。測量未精。不足怪也。

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小人國名靖人。郭璞註云。東北極有人長寸。殆謂大小人也。續博物志謂小人曰巨靈。三才圖會云。東方有小人國。名曰竫。長九寸。

案東海大荒亦指太平洋與美洲。靖人、巨靈、竫、則譯名不同耳。郭璞云在東北極。三才圖會云在東方。今北美洲衣斯扣莫人爲世界身體最短之民族。居於加拿他北方一帶。自我國視之。適爲東北極也。

本會紀事

敬啟者本會編輯一職去歲暑假後係蕭君作賓與姚君存吾分任歲杪蕭君以病去職本年第一期至第三期暨由姚君一手編訂姚君服務教育部難久兼顧（北韓）不揣於三月杪濫竽斯職從第四期起編輯職務由（北韓）担負所有手續一仍前例仍隨時商同姚君辦理自維譾陋地學智識尤極薄弱綆短汲深無任悚懼尚希
海內外鴻碩錫以教言匡其弗逮尤盼
勿吝金玉時惠錦製爲地誌光正不獨（北韓）拜禱無旣爾中國地學會編輯吳其韓固生啓

會員題名

王崧先生一 米 江蘇淮安

本會啟事一

本會迭承同誌諸君惠寄佳稿不勝感謝因限於篇幅未能同時一一登載至用歉仄此後當次第刊出仍乞隨時賜教爲幸

本會啟事二

本會所在地爲北京後門外方磚廠下洼子十八號嗣後各處賜寄函件請直交該處爲盼

本會啟事三

會員諸君暨定閱本雜誌諸君公鑒刻下本會經費異常拮据諸君中有欠會費或雜誌費者務請即日寄下否則將停寄雜誌勿嗔爲幸

北京中國地學會謹啓

地學雜誌

第十二年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再版

編輯者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印刷者　引得校印所　平西成府槐樹街三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北平北海團城　電話東局三七九三號

定價　大洋四角

郵費　二分半

注意　匯款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現按九五折算只收一二五分三種